

## 目 录

- 編者的話..... ( I )
- 英国鴉片販子策划鴉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严中平輯譯 ( 1 )
-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耿 毅述 ( 89 )
- 張广建电稿..... 苏蕙輯 ( 107 )
- 《辛亥光复蓬萊記事》补正..... 陈修夫 ( 133 )

### 圖 片

英国在广州設立的販賣鴉片机关——东印度公司

辛亥革命北伐軍在煙台登岸

## 編者的話

本期發表的資料，屬於鴉片戰爭的一篇，辛亥革命的三篇。

《英國鴉片販子策劃鴉片戰爭的幕後活動》一稿，系從英國現存檔案中選譯出來的，內中只有少數幾件是根據公開出版物所載的文件。這些資料揭露了英國侵略者如何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內幕，也可以看出以巴麥尊為首的英國大資產階級，形形色色，都早已預謀了血腥的戰爭。自從1839年林則徐決心禁煙，一羣鴉片販子便認為向中國挑釁的時機已到，從此加緊活動，煽起戰爭。檔案中1839年4月3日《義律致巴麥尊函件》就代表鴉片販子的意圖，建議英政府“立刻用武力佔領舟山島，嚴密封鎖廣州、寧波兩港，以及從海口直到運河口的揚子江江面”，並提出“經過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以壓迫清廷，達到懲辦林鄧、割地賠款的目的。其後威廉查甸、拉本德、斯密斯、克勞復等接連上書巴麥尊，提出了更為具體的侵略計劃，凡對中國進攻策略、軍艦種數、水手數目、五口通商的要求等等，在1839年是早經籌劃，已達到成熟階段。英國統治者就是根據這一羣鴉片販子的獻策，而草擬了侵略中國的藍圖，因而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英國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正處於迅速發展時期，對外瘋狂的進行掠奪，地大物博的中國，正是它的對象之一。

鴉片戰爭就是英國對外掠奪政策的必然結果，而鴉片販子正是戰爭的推動者，這是歷史事實。因此鴉片戰爭是英國侵略，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戰爭，不容任何懷疑。帝國主義的歷史書中為了掩飾侵略的本質，說什麼“鴉片不過是一個偶然事件”（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譯本頁285），說什麼鴉片戰爭的原因是“東方不問在外交或商務方面都拒絕以平等條件對待西方，而西方却堅持有權要受到這樣的待遇。”（卜芳濟：《中國史綱要》頁134）這樣說來，彷彿是英國為了爭取“平等”才發動戰爭。中國的買辦洋奴也附和這種胡說，如蔣匪廷黻在一本叫《中國近代史》的小冊子中，就露骨的宣揚這種謬論，顛倒黑白說“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這羣傢伙

們，到底做賊心虛，不敢公开原始材料，即使公布一点，也要删节歪曲。本刊發表的这批档案，証据确鑿，对一切歪曲历史真相的謬論，正可加以駁斥，也对研究鴉片战争史者提供了新的資料。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叙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活动，这些資料反映了革命党人与广西官僚士紳的妥协关系，广西在湖南和云南起义的影响下，始由諮議局宣布与清廷脱离关系，由于革命不彻底，不过是旧官僚剪掉辮子，巡撫改称都督，布政使改称副都督而已。陆荣廷也由清提督一变而为民国副都督，他拥有地方武力，排斥革命，民軍不得不以“北伐”为名撤出广西，从此陆荣廷逐漸取得了兩广軍閥头子的地位，这也是辛亥革命中的一个类型。

本刊于1956年1期曾刊登《山东假独立資料》，揭露了袁世凱、孙宝琦等破坏革命的罪行；于1957年4期又刊登《辛亥光复蓬萊記事》，介紹蓬萊起义的始末；本期又發表《張广建电稿》和《辛亥光复蓬萊記事补正》兩文，繼續前二篇，可做山东辛亥革命的补充資料。

### 本刊徵求下列資料

1. 辛亥革命到1949年，各种革命的报纸杂志。
2. 有关“五四运动”的原始文件、回忆录及書刊。
3. 有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各时期的革命文献（包括档案、回忆录、調查記、人物傳記等）。
4. 有关北洋軍閥、国民党新軍閥的派系斗争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結的各种資料。

# 英国鴉片販子策划鴉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輯譯

## 輯譯說明

下面輯录一些有关鴉片战争的資料。主要的資料来源有如下几种：

一、劍橋大学圖書館藏怡和洋行档案 这里所輯的怡和文件，原件都是散叶的，按信件的性質、發信地址和發信年代分类裝在紙盒里，所以有“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等等。

二、倫敦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藏英国外交部档案 这里所选文件的分类号码 F. O. 17, 意指外交部档案第十七类，是有关中英关系的一类，包括外交部和英国其他政府机构之間、和英国駐华使节之間、和各种工商团体或私人之間的一切往来文件。这些文件的原件已裝訂成册，按時間先后排列，如 F. O. 17/31, 意即第十七类的第 31 卷。

三、不列顛博物院手稿部藏私人文件 这里选用了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中的几封通信，發信人奧克蘭勳爵当时任印度总督，收信人霍布浩斯爵士当时任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后来封为布勞頓男爵，所以他的通信文件称为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

四、公开出版物 有几个文件是从公开出版品上轉录来的，但出版品也是从档案上录来的，它們的真实性絕無疑問。

个别的外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曾經分別利用过怡和与外交部档案的某些部份。但是他們唯恐暴露历史真相，对于这里所录的文件，不是故意隱秘，就是断章取义，極力歪曲。如今我們不厭其煩地把它全文發表出来，揭露英国侵略者發动第一次鴉片战争的內幕，不管怎样狡猾的敌人，对于这样自己招認的供詞，总是沒法抵賴的。

文件的次序是按倫敦的發出日期和收到日期編排的，这样就能反映以倫敦外交部为中心的活动情况。我們所选的第一个文件是 1839 年 8 月 5 日到达外交部的那封义律致巴麦尊的报告。这是关于林則徐通令鴉片販子限期繳烟的最早一次报告。就在这同一天，广州的鴉片販子也把这个消息傳到了倫敦。所以，只隔一天，倫敦和鴉片利益有关的那些下院議員、銀行家、商人、鴉片走私船

的退休船長等等便策划于密室，積極进行掀动战争的幕后活动了。

从1839年8月7日到同年9月底，是倫敦鴉片販子們策划侵略战争的第一阶段，活动的中心目标是挑起战争，其結果就是10月1日那次內閣會議的决定——發动侵略战争。这个决定，經巴麦尊于10月18日以第15号秘密訓令通知了义律，指示义律早作战争准备。

10月这一个月，是倫敦鴉片販子們策划侵略战争的第二阶段，活动的中心目标是侵略战争的政略和战略方案，其結果，集中表现在11月2日拉本德、斯密斯、克劳复三人致巴麦尊的私人信件上。隔了一天，即11月4日，巴麦尊便根据这封信上所說的方案草成第16号秘密訓令，送交叉律。不过在計劃中，远征軍是要到1840年4月才集中新嘉坡的，所以第16号訓令还不曾指示更詳細的行动步驟。到了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才把全盤計劃，告知两个全权代表——义律和懿律。至此，鴉片販子們的幕后策划便具体化为英国对华进行侵略战争的行动綱領了。

巴麦尊对华政策的这个齷齪的根源，可用1840年1月28日倫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委员会提交全体大会的报告書和1842年4月28日巴麦尊致斯密斯的私人信件証明，毫無疑問。在国际战争史上，我們还很少看到一个国家的外交大臣根据这样齷齪人物的情报、意圖来决定对外和战大計的；揭露战争起源的文献，也很少能有这样丰富的秘密文件，可以說明得这样确切的。

美国派到中国海关上进行过多年侵略活动的馬士(H. B. Morse)，早就見到过巴麦尊1840年2月20日的訓令了。他把这一天巴麦尊的第一号訓令作了一些不很重要的删节，收为他《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的附录二，把这号訓令的第二号附件，即巴麦尊致大清皇帝欽命大臣書收为附录一，而把这号訓令的第一号附件，即巴麦尊致英国海軍部公函，和第三号附件，即条約草案，却故意略去不录。关于馬士收录的前两个文件，讀者可查中譯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馬士故意略去的后两个文件，今全文譯載于后。

这里應該附帶說明，鴉片販子們醞釀侵略战争的計劃，蓄謀已久。1832年他們並曾为了这个目的，特派胡夏米(H. H. Lindsay)和郭士力(K. Gützlaff)乘阿美斯特号(Amherst)对中国沿海情况作了一次偵察，这就是清政府文件上所說的胡夏米船事件。从此以后，在鴉片販子中間，不断地根据多年的偵察結果和胡夏米所得的情报，醞釀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驟，甚至連需要多少兵力，应用何种艦只，也都計劃到了。在短短的兩三年內，他們已作出一份相当成熟的方案，于1835年7月24日由胡夏米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巴麦尊献策。可以設想，从1839年8月7日倫敦那羣幕后策动者第一次会見巴麦尊的时候起，一系列陰謀

活动中，这羣陰謀家，所献的計策也無非和胡夏米献策类似的内容。在这期間，进行幕后活动的活躍人物，虽有斯密斯、拉本德、克劳复等等十来个，但幕后的幕后，实以大鴉片販子威廉·查甸为核心。当时查甸之为鴉片販子，就在倫敦也已臭名昭彰，所以他是不便多出面的。他的情报、要求、作战方案等等常通过斯密斯、拉本德、克劳复傳到外交部。这一点，我們也是有直接証件可查的，那就是1839年10月26、27兩日威廉·查甸致巴麦尊的私人信件。不过11月2日拉本德、斯密斯和克劳复三人致巴麦尊的信件說得更加明确系統罢了。

我們輯录的这些文件，足够說明第一次鴉片战争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掀动起来的。簡單說，基本上就是鴉片販子为了强迫中国接受鴉片毒藥掀起的。特别是印度总督奧克蘭写給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的那几封信，充分表达了当时英国侵略者对鴉片問題的卑污意圖。当然，英国資產阶级的其他人物，特别是棉、毛紡織資本家也是积极进行策划活动的。这一方面，齐思和等所編《鴉片战争》第二册已譯載了一些文件，我們也已另編一些資料，發表在《經濟研究》1955年第一期上。这里需要补充說明的是，所謂紡織資本家常常也就是鴉片販子，而归根結底，英国一切对中、印貿易有利害关系的人物，不論他們是否直接从事鴉片走私，他們的利益都是和鴉片走私分不开的。这一点，只消分析当时中、英、印三角貿易的情况就很明白了。

除上述問題外，有兩個文件，特別值得提請讀者注意。一是1839年5月30日义律从澳門發給外交次官拔克浩斯的报告。这个报告承認5月24日怡和洋行鴉片走私船赫鳩里号在司令官巴里的指揮之下，曾經开炮轟击清政府水师船艦，並命中一艘水师船；而巴里却正是由义律任命去指揮全部走私船队的一个官員。这就是說，早在5月24日，那羣侵略者就已經在英国官員的指揮之下公开挑衅了。当时义律还没有得到大队英軍的支援，所以，沒有繼續进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动。关于这次罪行，义律这个怯弱的窃賊对清軍不敢直認不諱，提出什么庆祝女王生日作詭辯；对巴麦尊，也不敢直言無隱，却違反常规，向外交次官拔克浩斯做了报告。

另一文件是亞当·艾姆斯里1839年9月3日至6日的日記。这份日記生动地描述了这几天英軍在义律指揮之下首先向九龙清軍开炮挑衅的經過。就連这个傢伙也不得不承認清軍“打得頑強而相当准确”，而侵略者則吓得“癱瘓了”，“說不出話来”！可見九龙之役，清軍是很英勇的。

以上兩個文件足够証明鴉片战争的炮火首先是由英国侵略者揭幕的，战争的罪責当然必須由英国侵略者去負担。

\*

\*

\*

列宁教导我們研究国际战争史的正确道路，不在分析战争的外交史，而在对交战国“統治階級所处客观地位的分析”。（《帝国主义論》，法德文版序言）本着这个原則，我們为了揭露英国資產階級發動鴉片战争的階級本質，就应该分析产业革命以来英国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地位和他們对中国与印度的經濟联系。我們这里所提供的資料，沒有企圖对这种“客观地位”作全面的介紹。不过，这里所出現的人物，是可以当作处于英国資產階級“客观地位”上的、集中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为了帮助讀者更易掌握这些人物的階級本質，我們再选出几个角色，根据手头資料，簡略介紹如下：

（一）巴麦尊 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一个爱尔兰貴族。在爱尔兰拥有大地产，可是同时在威尔士(Wales)和孔威尔(Cornwall)也投資于工矿业<sup>①</sup>，在倫敦又从事股票投机，可以說，是一个資產階級化土地貴族的典型人物。

从1807年到1865年这五十八年間，巴麦尊先后做过海軍部委員、軍政大臣、內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首相，几乎毫不間断地掌握政权，成为英国資產階級宦海里的一个不倒翁。这期間，英国統治階級內部的势力对比，有过鉅大的变动，巴麦尊官运亨通，当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原来在1807年至1828年間，巴麦尊一直投靠托利党，並当了近十年的軍政大臣，到了选举改革法前夜的1830年，他看到新兴的“工厂貴族”(馬克思語)和忿怒的中等階級与工人階級来势兇猛，以土地貴族为中心的托利党，前途暗淡，于是便使出股票投机家的看家本領，断然急轉，叛入輝格党。

巴麦尊一經叛入輝格党，立刻就成为輝格党內閣第一流的要人，当上他久已想望的外交大臣，这件事情很有点蹊蹺。1853年馬克思在他写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对这高貴的子爵二十年来的經歷，經過严密的考察”以后，达到了一个結論，“即巴麦尊数十年来是出卖給俄国了。<sup>②</sup>”这个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放火侵略的瘋狗，長期亲俄，也很稀奇。

到了二十世紀，人們發現了列文夫人(Princess Lieven)的大批信札、日記、回忆录等等文件，我們才有直接証据揭开这个謎底。原来当时沙皇駐倫敦公使列文亲王(Prince Lieven)的老婆列文夫人，是一个和英国兩党高級領導人物長期保持亲密联系而又極有手段和魔力的怪物。据她的日記所說，巴麦尊这时不

① 魏布斯特，《巴麦尊的外交政策》1830—1841(Sir Charles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1830—1841, London, 1951) 卷1, 頁11, 18.

② 李季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卷1, 頁581.

断地跟着她城乡奔波“多次听我的话”，“大力支持我们的东方政策”，“为了报答的原故”，她就在和巴麦尊并不相熟的葛雷勳爵（Lord Grey）面前“帮了他一点点儿小忙”<sup>①</sup>，于是巴麦尊就成为葛雷內閣的外交大臣了<sup>②</sup>。

当然，资产阶级統治寡头的个人作用，必須在他本阶级的利益范围之内实现，所以，后来巴麦尊也还是和列文鬧翻了。不过这也正应上馬克思对他的診斷，“誰要是把他当作朋友，肯定地就有毁灭的危險”<sup>③</sup>。

在1830—1865年这三十多年里，巴麦尊一手包办英国的对外政策。这个时代，正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世界工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海軍，可以說是無敵艦隊。这就是巴麦尊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础。如果說巴麦尊的外交还有所亲的话，除一度亲俄之外，別無所亲；如果說他的外交还有原則的话，除去售貨商人的原則之外，那就只有海盜的原則。1807年9月，英国艦隊突然炮轟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並捕捉丹麦商船。在下院辯論中，巴麦尊未尝不承認当时英丹兩國正处于完全和平的状态，但是他仍然認為这种海盜暴行是完全正当的。据他說，因为丹麦可能对英国采取敌对态度云云。——这个时候，巴麦尊是以海軍部委員的身份出来做辯护的。到了他掌握外交大权以后，截至1855年2月为止，馬克思做过这样的概括：“再沒有別的不列顛外交大臣（像巴麦尊这样）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去这样行动的了：封鎖（荷蘭的）斯刻尔特河（Schelt）、（西班牙的）退加斯河（Tagus）、（葡萄牙的）杜罗河（Douro）；封鎖墨西哥和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远征那不勒斯，远征太平洋，远征波斯灣；为了建立“自由”而和西班牙作战，为了推銷鴉片而和中国作战；北美边界之爭，阿富汗之战，聖·若安（St. Jeand’Acre）的轟炸；为西非（奴隶船的）搜查权而爭斗，甚至拼到太平洋上去；所有这一切，还要更伴以大堆的威吓性照会、成捆的議定書和許多外交抗議書，才算齐全。”<sup>④</sup>在馬克思写下这一段概括話的时候，殊难逆料一年以后，巴麦尊还是为了推銷鴉片而再度和中国作战！——所不同的是，1840年發动第一次鴉片战争时，巴麦尊官居迈尔本內閣的外交大臣，1856年發动第二次鴉片战争，則升为首相罢了。

① 譚伯萊編，《列文夫人未經發表的日記与政治簡記》（Harold Temperley, The unpublished Diary and Political sketch of Princess Lieven, London, 1925）頁167—168。

② 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否認列文日記的可靠性，如魏布斯特，見前引巴麦尊的外交政策，卷1，頁13。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国》（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On Britain, Moscow, 1953）頁396。

④ 《論英国》，頁394註。



对于外国人民,巴麦尊是一个海盗;对于英国人民,巴麦尊是一个魔王。这一切,馬克思曾經專門为他費过不少的笔墨,刻画过極其生动的臉譜<sup>①</sup>,这里我們就不再多說了。但是有一句巴麦尊自己的話,必須附記下来:人們已經屢次看过巴麦尊在會議里激昂慷慨地發表演說,無所不用其極地詆譏中国人民,可是,請看他私下里是怎样說的罢,他說“中国人是地球上唯一最不好战争的民族”!<sup>②</sup>

(二) 罗素 我們这里的約翰·罗素伯爵(Earl of John Russell 1792—1878),正是馬克思所說在“光荣革命”以后,大規模盜掠国有地与教会财产,靠“圈地”起家的一个显赫貴族貝得复公爵(Duke of Bedford)的后代<sup>③</sup>。十九世紀英国著名政論家柏克(E. Burke)說,罗素所霸佔的地产、森林、塞堡和乡村宅第之多,令人“十分难以相信”。在十九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里,罗素窃据英国內閣的职位达二十多年,成为当时英国寡头政治上首要的寡头之一。因而,他的双手是沾滿了中国人民的鮮血的。試看在1839年發动第一次鴉片战争的迈尔本內閣里,他先是內政大臣,后来就担任了軍政大臣与殖民大臣,第一批英国侵华艦队就是由他亲手裝配起来的。1847年大恐慌以后,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中国市場,傾銷英国的过剩产品,不断地制造糾紛,寻找借口,这期間,罗素先后担任过首相(1846—1852)、外交大臣(1852)、樞密大臣(1854)、殖民大臣(1855),到了1859年第二次鴉片战争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他又担任了巴麦尊內閣的外交大臣,訓令英軍侵略头子額尔金(Lord Elgin)进兵白河,攻入北京,强迫清朝政府訂下了城下之盟的北京条約。

罗素多年地窃据要津,好像是有什么本事似的;又由于1831年的选举改革法是由他提出来的,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山雀”,好像又頗激进。其实他乃是憑出身、憑社会关系、憑奸詐手段鑽营官位的典型,是英国貴族寡头中的侏儒。按馬克思的分析,他的真实才能不在别的,只在他具有把世界大事縮得無限微小而又把小事吹得無边龐大的本領。然而这个“平凡的天才”却是善于裝腔作态的。为了侵吞公款裝填自己的荷包,罗素不断地鑽营官位;为了鑽营官位,他發明一套理論,認為不列顛人自从“光荣革命”以来就欠下了像他这样天生的貴族寡头

① 參看馬克思著,伊琳諾編,《巴麦尊子爵的生平故事》(Eleanor Marx, ed,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London, 1899).

② 見1851年10月口日巴麦尊致罗素勳爵私人信件,載古西編,罗素勳爵后期函件集(G. P. Gooch,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40—1878, London, 1928)卷1,頁270.

③ 馬克思,《資本論》卷1,頁915.

的恩情，所以應該向他效忠<sup>①</sup>。这套理論当然不够贏得职位，于是他就利用机会裝模作样，耍起手腕来。馬克思說“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着卑鄙的目的所作的一系列的小手段”；他打小算盤，“經常地狐疑躊躇，經常地东閃西躲；或則大踏步前进一番，丢尽面皮而退，或則驕橫一陣，但却龟縮得很聰敏；大言不慚地写下包票，丧尽廉恥地去实践諾言；假如沒有別的法术可施了，他就咽嗚涕泣，以企动人憐憫。”罗素“整个地生活在虛伪的姿态里：議會改革的虛伪姿态，宗教自由的虛伪姿态，自由貿易的虛伪姿态”，“整个他这个人乃是一副虛伪的姿态，他的全部生命乃是一个彌天大謊”；他甚至于“真心誠意地相信虛伪的姿态就頗能弄假成真，竟至于裝模作样，不仅扮做不列顛的政治家，並且也扮起詩人、思想家与历史学家来了”；“世界史上大約再不会出现別的像他这样渺小得偉大的人物了。”<sup>②</sup>

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罗素有一句話可以概括一切，据他說，根据他的經驗，“再沒有比我們的海軍艦長更好的外交家了”！<sup>③</sup>

(三) 巴林和拜茲 1839年10月1日那次决定对华作战的内閣會議上，提出了由誰来賠償鴉片販子所受損失問題的是巴林。这个巴林，就是弗蘭昔斯·桐希尔·巴林爵士 (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ing)。当时他是財政大臣，同时又是巴林兄弟公司 (Baring Brothers & Co.) 的大老板。

弗蘭昔斯·桐希尔·巴林爵士是英国資產階級首腦人物的另一类典型。

巴林家族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后半去。这个家族不像罗素家族那样靠大規模盜掠国有地和教会財產發家致富，而是靠另一种原始积累方式——承銷國債起家的。在1793—1816年間，英国資產階級政府借拿破崙战争的机会發行过九亿一千一百万鎊的國債，实收現金只有五亿九千万鎊，其余的三亿二千一百万鎊都以折扣和利息的方式流入承銷人的荷包里去了。此中最大的承銷人就是巴林兄弟公司。1813年巴林兄弟公司和拜因公司 (Barnes & Co.) 兩家一次就承銷了二千八百万鎊；1815年又和斯密斯·派茵·斯密斯公司 (Smith, Payne & Smith Co.) 兩家，一次承銷了三千万鎊。就是憑这种办法，

① 伍德瓦德，《改革时代》(E. L. Woodward, *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 Oxford), 1946)頁95。

② 參看馬克思，《約翰·罗素勳爵》，1855年7月25日作第一篇，同年8月1日作第二篇，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国》，頁426—445。

③ 泰勒，《泰勒自傳摘抄》(Henry Taylor, *Extract of so Much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Henry Taylor a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s of Charles Elliot in China in 1839—41*, Privately Printed in 1874)頁191。

巴林兄弟公司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極口称讚的，“〔倫敦〕城的台柱”，“欧洲第一号商人”，“商人之王”。揭穿来講，無非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产兒。可以設想，他們是很喜欢战争的。

值得注意的是，巴林發家史上，一样地充滿了鴉片的毒霧。巴林家族的乔治·巴林 (George Baring) 曾于 1811 年在广州和一个以葡萄牙人名义常駐中国的苏格兰人大衛森 (W. S. Davidson)，合夥開設一家走私公司，即巴林公司。我們的資料里說，1839 年 8 月 7 日集会的那几个“和对华貿易有关的人”中，有一个巴林兄弟公司的拜茲 (Joshua Bates)。此人本是麻薩諸薩州的一个穷学徒，但是由于到广州做了十二年 (1818—1830) 的生意——当然主要是鴉片“生意”，便腰纏万貫，先开一个公司和巴林兄弟公司竞争；后来，在 1828 年，又妥协加入了巴林兄弟公司<sup>①</sup>。入夥后，拜茲並担任經理，拥有四分之一的利潤分配权。由此可知，这时巴林兄弟公司的資本，大約总有四分之一来自拜茲的鴉片利潤。

不仅如此，巴林兄弟公司乃是一个世界性公司。它的分支机构和关系公司遍佈欧洲大陆、美洲、印度和中国。它的營業政策是不讓任何一家公司在国际商業和金融上能站在它的前头。在广州，它和英商中仅次于怡和洋行的鴉片販子宝順洋行 (Dent & Co.) 及美商中头号鴉片販子旗昌洋行 (Russell & Co.) 密切合作，大量投資于茶叶和票據生意。这种联系已使巴林兄弟公司和鴉片走私分不开。而 1835 年它又特別买了一艘發尔康号 (Falcon) 开到中国来，大家知道，这又是在中国走私鴉片的一条著名的快艇！<sup>②</sup>

对中国，早在 1793 年，巴林兄弟公司的創建人弗蘭西士·巴林爵士 (Sir Francis Baring) 就以东印度公司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致書兩广总督，企圖假借增进貿易的幌子扩大侵略了<sup>③</sup>。到了 1839 年，作为財政大臣而和鴉片走私有那么多血緣联系的弗蘭昔斯·柯希尔·巴林爵士，难道会在內閣會議上，提

① 英国《藍皮書》，下院东印度公司問題特別委员会第一次报告書，作証答詞，1830 (B. P. P. First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30, Evidence) 頁 164, 204, 208; 又上院东印度公司問題特別委员会报告書，1830 (B. P. P. 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30, Evidence) 頁 545—546, 637, 570.

② 昔德《美国貿易与金融上的巴林公司》(Ralph W. Hidy, The House of Baring in American Trade and Fin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頁 26—27, 41—42, 52—54, 104, 190—192.

③ 史当东，《大不列顛国王大使出使中国皇帝的可靠記錄》(Sir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orm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1799, Philadelphia) 頁 23—24.

出什么見得了人的主張來嗎？

(四)威廉·查甸、詹姆斯·馬地臣、約翰·阿拜·斯密斯 威廉·查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蘇格蘭頓弗里郡(Dumfrireshire)人。1802年首次來到遠東，1803—14年間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華貿易商船上當過外科醫生。這個職務使他有機會了解到在澳門與廣州什麼生意最能發財致富。大概憑公司商船允許船員以小量艙位自行販運貨物的機會，查甸頗賺得一點意外之財。到了1818年，他就和倫敦老南海公司(Old South Sea House)的托馬斯·魏丁(Thomas Weeding)和孟買的一個巴希人(Parsee)弗拉姆季·考瓦斯季(Framjee Cowasjee)合伙，買了一條商船薩拉號(Sarah)，自己做起生意來了。托馬斯·魏丁是倫敦的一個頗不算小的富豪，“至少有財產十萬鎊”，後來始終是查甸在倫敦的重要代理人之一，曾經替他向巴麥尊進行過政治活動。考瓦斯季是孟買的一個鴉片鉅頭。他們的薩拉號則是中國沿海一條著名的鴉片走私船。

1819年，查甸完全脫離東印度公司，留在孟買做生意。這期間，查甸經營對華貿易的主要業務是販賣鴉片。在中國方面的業務是委託給一個從十八世紀末葉就常駐在廣州和澳門活動的荷林瓦斯·莫克尼亞克(Hollingworth Magniac)代為經營的。到了1827年，查甸便加入了這個老牌的鴉片販子所開設的莫克尼亞克公司，和這個家族更緊密地糾結在一起了。這一結合，後來在政治上也是有作用的。

詹姆斯·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蘇格蘭色得蘭郡(Sutherlandshire)人。從愛丁堡大學畢業後，曾到倫敦學過生意，1813年至加爾各答他叔父開的馬金淘西公司(Mackintosh & Co.)做買賣。1818年，馬地臣首次來到廣東，從這以後，一直到1841年這二十三年里，除去兩次暫時離去外，始終都常駐在澳門和廣州干走私鴉片的勾當。

馬地臣和查甸的直接結伙是1828年的事情。這一年，馬地臣也加入了莫克尼亞克公司，和查甸同為這個公司的重要股東。二十年代初葉以後，正是鴉片走私從黃埔退到伶仃，並在沿海迅速擴張的時期。不用說，查甸和馬地臣的荷包也是迅速膨脹的。所以，到了1832年，他們兩人便別創局面，另掛一塊招牌，這就是後來一直侵略中國百有餘年的著名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兩年以後，莫克尼亞克公司的荷林瓦斯·莫克尼亞克也在倫敦另開一個門面，叫做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Magniac Smith & Co.)，這個公司的所謂斯密斯就是我們文件里所說的約翰·阿拜·斯密斯，奧斯瓦爾德·斯密斯和湯瑪斯·斯密斯三兄弟。

倫敦的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和廣州的怡和洋行不僅同出一源，互為代

理人，而且有直接的血緣联系，因为自从 1835 年起，怡和的詹姆斯·馬地臣也正是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因此，这两个公司的利益是分不开的。1837 年，英美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机，倫敦許多商業金融鉅头都蒙受很大的損失，唯独怡和洋行賴有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的大力支援，得免于难。由此可知这两家业务关系的亲密。

鴉片販子从中国人民身上吮吸了多少鮮血，並依靠这套資本，回国去登上政治舞台，也有一些跡象可說。

荷林瓦斯·莫克尼亞克从中国回去以后，正是靠他在中国走私鴉片所賺得的大量資金，买下了貝得复郡(Bedfordshire)的大片地产，繼貝得复公爵(Duke of Bedford)之后而为奥克来獵場(Oakley Hounds)的主人，过起公爵一般的以獵狐取乐的优遊生活。同时，又拿出大量資本，創辦了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这家公司乃倫敦經營对外貿易与金融業最称显赫的鉅头之一。可見他从中国帶回去的荷包是很可觀的。而斯密斯兄弟中的約翰·阿拜·斯密斯却又是倫敦資產階級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躍的人物。他非但是下院輝格党一个有力集团的首腦，並且还是巴麦尊的“亲密朋友”。明白这一切，我們对于 1839 年秋冬兩季查甸、斯密斯、巴麦尊这些名字怎样会捧在一起，以及巴麦尊怎样为鴉片販子的利益而發动侵略战争，也就不难得其底細了。

查甸是 1839 年正月看到禁煙問題严重化而溜回国去的。据說这时他拥有价值一百万鎊的財產。由于他發的財大，早在回国以前，就已在英国臭名远揚，成为商人冒險家景仰崇拜的一个英雄人物了。1836 年利物浦所造的一艘最新式快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然，也正是由于他發的財大，所以在 1841 年也就輕而易举地当上苏格蘭阿希布頓(Ashburton)的下院議員。不过查甸的政治生命並不長久，到 1843 年的 2 月便物故了。

馬地臣很早就热中于政治活动。这是一个蓄謀、鼓吹、並積極策划大規模侵略中国的兇犯。早在 1823 年，馬地臣就已經向中国沿海做过四百英里的長途偵察旅行了。1827 年，他又在澳門創辦广州記錄报(Canton Register)，这是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創辦的第一家報紙，不断地公开鼓吹侵略。1834 年英国駐华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物故以后，馬地臣特別伴送这个侵略头目的未亡人返回倫敦，並經過她的介紹面見外交大臣威灵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当他發現威灵吞还無意于立刻动手时，便向曼切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的工商界去掀动，並撰写《对华貿易現狀及其前途》(Present Pos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hina Trade)一个宣傳性小册子，公开向英国資產階級尽情地詆譭中国人民，狂喊动武。

馬地臣是在 1841 年溜回英国去的。他究竟从鸦片走私上赚了多少钱回国，还没有人知道，所可知者，他在回国以后的第二年就把苏格兰西海岸的整个路易士島(Island of Lewis)給买下了。另外，仅仅为了开垦这个島，他又花了三十二万九千英鎊！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里，金鎊就是一切。馬地臣从 1843 到 1862 年这十九年里，一直坐在英国下院席位上当英国“民主”政治的“代表”，成为巴麦尊独裁政治的一个有力支柱。不仅如此，他还在 1846 年被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封为爵士；而五年后，則又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所以，馬地臣儼然又是大不列顛联合王国的第一流“科学家”呀！<sup>①</sup>

(五)拉本德和莫克維卡 在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中，以资本家集团的代表身份，不断地和外交部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拉本德。拉本德(G. G. de H. Larpent)是倫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的主席，一个輝格党下院議員。倫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是东印度公司以次，英国远东利益羣最大的、也最有力的組織。这个协会是 1836 年成立的，一开头，就聚集了一百零九家和印度或中国貿易有关的大公司，包括进出口貿易、航运、金融等等各界的鉅头，例如巴林兄弟公司就是这个协会的組成分子。出席协会的各公司代表中，有不少下院議員，例如副主席哈斯堤(Archibald Hastie)就是一个<sup>②</sup>。因此，这个协会不仅在經濟上拥有極其雄厚的势力，而且在政治上也不乏自己的發言人。他們的活動說明他們乃是英国资产阶级中積極要求侵略远东的典型团体。

倫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積極进行对印度和中国的侵略活动，經常和政府有关各部，特别是外交部，保持联系，書面地或口头地供給

① 以上所述，主要系根据下列各項資料綜合而成，为避免煩瑣，不一一註明出处。資料来源是：

1. 斯圖亞特，怡和公司，1832—1932 (James Steurt, Jardine, Matheson & Co. 1832—1932, Privately Printed, Hong Kong, 1934).
2. 格林堡，不列顛貿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42,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1951).
3. 勒柏克，鴉片快艇(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
4. 萊特，二十世紀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条約口岸印象記(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5. 英国藍皮書，下院东印度公司問題特別委员会第一次報告書，作証答詞，1830 (B. P. P. First 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of House of Commons on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830, Evidence)

② 倫敦印度中国协会第一次報告書，1836.

情报，提出意見，鞭策英国資產階級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加紧侵略远东。今天我們还可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看到这个协会送交外交部的許多备忘录和情报。拉本德个人写給巴麦尊的信件和要求会見的便条，更是数見不鮮。

根据当时中、英、印三角貿易关系去判断，倫敦的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組織和鴉片走私的联系，無論如何是分不开的。在文献里，我們發現1838年这个协会竟向印度事务部提出交涉要求減低鴉片稅<sup>①</sup>，大約当时在倫敦投資于鴉片生意的人，並不隱晦这行买卖，所以托利党人干脆就把拉本德等人叫做“鴉片販子”，“鴉片世家”(Opium gentry)<sup>②</sup>。从怡和洋行的档案里，我們發現拉本德在广州有一个关系公司，叫做拜尔公司(Bell & Co.)；哈斯提則又自己販运鴉片，委托怡和洋行代为銷售<sup>③</sup>。由此可見，这个协会的主席与副主席，虽然身在倫敦，却也真正是兩個鴉片販子。

莫克維卡(John MacVicar)是战争前夕，在幕后进行鼓动的另一个資本家集團的代表人物。他是曼徹斯特商会的主席。曼徹斯特商会是英国棉紡織中心曼徹斯特的制造家、銀行家、进出口商以及其他工商界人物的一个团体。这是鞭策英国資產階級政府对远东实行積極侵略政策的又一羣强盜。他們在經濟势力上虽不如倫敦的印度中国协会，但是由于棉紡織業不断地出現周期性危机，侵入印度和中国市場的要求特別迫不及待，所以他們叫喊得也特別兇，特別露骨。

在十九世紀英国政治史上，有所謂曼徹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掛着“自由貿易”的招牌，實質上就是对外要求打击弱小，推銷棉紗布；对内要求廢止谷物法，降低工資。人們只要記起曼徹斯特那些紡織資本家怎样殘酷地剝削兒童和妇女，就可以理解他們对外国人民的心腸。

在远东問題上，曼徹斯特那羣資本家在1814年前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貿易的壟断权而大事叫嚷过一陣。在1834年前为了打破同一公司对中国貿易的壟断权又叫嚷过一陣<sup>④</sup>。到了东印度公司廢止对华貿易專利以后，他們多次地为侵略中国而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請願書；到了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他們又为进一步侵略中国而年年不断地向政府提交备忘录、請願書<sup>⑤</sup>。莫克維卡

① 倫敦印度中国协会第三次报告書，1838。

② 1841年4月15日文汉致皮尔爵士函(F. R. Bonham to Sir Robert Peel)，見不列顛博物院手稿部藏皮尔文件(Peel Papers)，編号ADD. MSS. 40492。

③ 1835年7月2日《哈斯提致怡和洋行函》，倫敦發，見怡和档案，倫敦通信1835年4月至12月盒。

④ 雷得复，曼徹斯特商人与对外貿易(Arthur Redford, Manchester Merchants and Foreign Trade, 1794—1858,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34)，頁111—125。

⑤ 严中平，中国棉紡織史稿，頁62—66。

就是这样一羣資本家的一个头目，在1839年秋和1840年初也几次地上書巴麥尊、面見巴麥尊。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怡和档案里也發現一些信件，足以証明莫克維卡原来也是一个鴉片販子。怡和洋行有一个正头部，專門运銷国内紡織品。它在曼徹斯特的“机密代理人”正是这里的莫克維卡<sup>①</sup>。另一方面，莫克維卡經營茶叶进口的生意，也常用委托怡和洋行給他代銷鴉片的办法筹集販茶資金。例如1835年7月初，莫克維卡一次就运送土耳其煙五十箱給怡和，估計可賣得兩万五千鎊，用以採买茶叶<sup>②</sup>。到了1838年，莫克維卡大約感到这种假手于人的办法很不过癮，所以就自己动手，在广州开了一个莫克維卡公司，根本自己做起鴉片走私的勾当来了。这是英国資產階級和鴉片走私怎样發生血緣联系的又一个例証，——可是，誰又会想到，身在紡織業中心曼徹斯特的一个商会主席竟也是如此这般的人物呢！

**義律致巴麥尊** 1839年3月22日澳門發，8月5日收到。 見F. O  
17/31

附件此刻剛剛从广州遞到，迈尔本子爵号(Viscount Melbourne)即刻就要开航，我仅有轉遞附件的时间。

勳爵閣下大可放心，陛下海軍小型巡洋艦拉茵号(Larne)正在这里；我可以向陛下政府保証，我將以最为机敏的行动对付欽差大臣和省地方当局这种不正当的恐吓行动。

我已經給江門府和广东巡撫送了便条去，要他們告訴我，中国政府的目的是不是要對我国的船只与人員作战；明天早上我就要到虎門去，要求对整个事情作坦白而明确的說明。

毫無疑問，坚决的言詞，坚决的态度，就会挫敗省地方当局的鹵莽态度的；可是我應該向勳爵閣下提起我同时已經向他們提議，一旦中国政府把合理的目的正式通知我，我是要盡我的力量去滿足这种要求的。

① 格林堡，《不列顛貿易与中国的开放》，頁102。

② 1835年7月3日，巴罗(R. A. J. Barrow)致怡和洋行信，又同年7月7日巴罗致怡和洋行信，倫敦發，怡和档案，倫敦通信，1835年4月至12月盒。



附件一：1839年3月18日欽差大臣林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略，參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爭》第二冊頁243—244。）

附件二：1839年3月17日欽差大臣林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略，參見《鴉片戰爭》第二冊頁240—242。）

**威廉·克勞復 (William Crawford) 致 罗伯特·克勞復 (Robert W. Crawford)** 1839年8月8日倫敦發 見“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少数几个和对华貿易有关的人，昨天早上开了一个会，商量是否應該見見巴麥尊勳爵。出席的有約翰·阿拜·斯密斯 (John Abel Smith)——一位銀行家，我們的下院議員，是由他的兩位兄弟奧斯瓦尔德·斯密斯 (Oswold Smith) 和湯瑪斯·斯密斯 (Thomas Smith) 找來的，這兩位兄弟和查甸 (William Jardine) 的公司有關。此外還有顛地 (Dent)，拉本德 (Larpen)，巴林公司 (Barings & Co.) 的拜茲 (Bates)、莫克維卡 (MacVicar) (會議就是由他帶頭招集的)、曾任查甸快艇船長的格蘭特 (Grant) 和我。拜茲以為目前和政府任何聯繫都達不到目的，所以我們應該等政府收到[義律]從中國發來的公文以後再說。斯密斯[指約翰·阿拜·斯密斯，下同——譯者。]起初很同情這樣見解，不過後來也隨着會場上的空氣轉變了。大家以為我們對於女王代表的地位與權力能否向鴉片損失人保證賠償這個問題，就是希望政府隨使用什麼方式來考慮考慮也是不可能的。大家感覺目前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為謹慎計，還是不要談它為妙。不過鑒於陸路郵班即將出發，我們應該向巴麥尊勳爵表明，不論政府採取什麼行動，抑或不予干涉，其結果都將影響我們在華友人的處境，我們急於儘量向他們多多報告消息，以便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好進行生命財產的保衛。

我們終於去見了巴麥尊勳爵，拜茲借口事忙沒有去。巴麥尊在他的住處和我們相會，談了一個鐘頭。他向我們查問了許許多多的事情，這就把他的企圖在我們心上造成深刻的印象。我們預料政府要採取強硬行動，派出足量的海軍，使中國感覺得到海軍的威脅。譬

如封鎖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線的沿海，或者还要佔領廈門，以便截断台灣米粮的供应——这种供应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你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我自己的猜测，或許我对于[政府]做法的猜测並不正确；不过我們大家都十分相信会采取这类步驟的。因此，假如在进行这类步驟的同时，还能够相当有秩序的进行交易，我們非常需要在下半年內早早地把1839—40年季的买卖結束掉。然而不論我們和中国的最近关系如何，我以为直到你能够判別此地的行动在中国所产生的后果以前，你也会非常小心謹慎地处理1840年度的进貨的。

你和你的朋友們，絕不要以为我們沒有注意到义律上校答应下来的大量賠款，文件的到达，必然就向政府揭开这个問題。我們是看到必須克服的困难的。第一，賠款要求的数量可能引起許多人的反对，要是别的损失，这种反对是不会强烈的；第二，僧侶和教友派的人(Quakers)，現在已联成一气，他們会以鴉片貿易敗坏道德为理由，高叫禁止的。

查甸还没有到达我們国境，我听說下禮拜可到。我們收到他从那不勒斯發来的一封信，罗伯孙(Robertson)和他一道来。你可向傑姆塞特依(Jamsetjee)保証，我們會經常而細心地注意孟买备忘录里所說的問題的。

**威廉·克劳复致費立浦·布魯克 (Pi'pp Broak)** 1839年8月10

日倫敦發 見“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本月7号我随同一个代表团为中国問題去見巴麦尊勳爵，附来的信件副本[未見——譯者]就是那次会晤后的第一天——8号写的。昨天約翰·斯圖亞特(John Stewart)到布魯特街来看我，他知道在这次沒有卡里爵士(Sir Charles)参加的会晤上，我們做了些什么事兒。我告訴他說，我們有意的避免談到賠償問題，我們的目的只在探听政府的看法，好对將来的远景有些观念。談話所得，給我們一个印象，那就是政府的行动是会强硬有效的。斯圖亞特告訴我說，卡里爵士收到傑姆塞特依一封非常之長的信，我想这該是我們中人所收到的第一封情报了。卡里爵士想知道是那些人在备忘录上签字的，很

可能是为的要和签字人在这兒的代表們取得一致行动，可是我不能告訴他。备忘录預料將有極其严重的后果，我不能說明参加这次行动的都是那些人。

目前我重新和你談起这个問題，是要告訴你我自己的意見。我以为若干時間內，政府对于受害人的要求是不会採取有利的步驟的，甚至我可以說，在下次国会开会以前，一定不会；而国会下次會議的召开，不会早于聖誕节后一个月。到了那个时候他們多半要被迫不得不檢起这个問題的。尽管利害有关的各方用尽一切努力，我深悉問題的解决，还要大大地拖延時間。賠款自然会向中国政府去討还，何时並如何可以滿足这种要求，却非常难以猜度。我敢說，有許多人远比你乐观，不过我大大怀疑事情会早日成功，这是我切盼你牢記的一点。任何希望早日取得金錢賠償的事，我都不干。这个問題上，正確地說，無論在政府方面，还是在本行商人中間，卡里爵士的地位，都不能起什么作用。

輿論对义律並不利，也有人說，当鴉片持有人如此輕易接受义律的要求时，他們对自己的利益不是沒有想到的。……

**巴麥尊致义律** 1839年8月17日倫敦發 F. O. 17/29

1838年的發文已經訓令你，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貿易場所和东印度羣島中諸海島的情报，为了这个目的，我現在授权給你，你可以允許你僚屬中任何一个你認為适于這項工作而又不必需要他留在广州或澳門公干的人前去从事這項工作。从事這項工作的人返回以后，可以把他所到地方的商業、工業的情况，以及他所获悉的任何有关地理方面，博物方面的知識，向你作成詳細的报告，以便轉呈陛下政府。

**义律致巴麥尊** 私人机密件 1839年4月3日广州發，8月29日收到。  
F. O. 17/31

我的首要責任是說明我鄙陋的信念。我認為陛下政府的一切努力，無論是和平協商，还是以武力做后盾的交涉，都不能安定人心，使

广州的貿易恢复到最近那么大的規模。安全感整个兒粉碎無遺了。

事实上,我的勳爵,从这个政府的实际行动上所可推断出来的头一条真理是極端关系重大的,我这是說:离开我們的船只到中国大陆上去,根本就是不安全的。几个小时以內,在华外人的生命、财产、自由、連同一切龐大的商务上財政上的利益就都橫遭这个政府的任意摆佈了。如果这次駭人的消息到达英格蘭和印度的时候,我們获得釋放和我所采取的必要行动的消息还没有到,那么,我極其害怕,这个消息所引起的震动將是沉重得不可想像的,並且影响所及,極其广汎。我真正希望陛下政府一經接到我这批發文,立刻就宣布政府的一般意向,藉以稳定人心。

現在,我的勳爵,我馬上就呈献对策。鄙見以为中国方面这次可耻的挑衅行为乃是陛下政府对于过去所受一切損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們將來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闊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这样对策的正义性是絲毫不容怀疑的。

我認为,我的勳爵,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饒恕的暴行的反响,應該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連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給。

中国政府对陛下官員与臣民已經犯下了突然而殘酷的战争罪行,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繳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这在原則上是如此其危險,在实行上又如此其不能容忍,所以,为每一件損失要求完全的賠償,已成为文明的高尚义务了。

就地球表面这么一个最最渺不足道的权力,竟至破坏世界上国际交往的正当原則而言,我仁德陛下实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負有为真理与正义而成为这次挑衅行为的合适裁决人的一切責任。

我的勳爵,中国人这样做法,並不是因为他們不懂得这乃是邪惡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們昧于陛下政府表現憤怒的力量。不管怎样,教他們明白过来,乃是适宜而且需要的。

我以最最忠誠的心情献議陛下政府立刻用武力佔領舟山島,严密封鎖广州、宁波兩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揚子江江面。陛下政府將从此获取最最适意的滿足。

然后,我建議,應該經過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不在前一步之

先致送), 提出要求: 林邓兩人撤职懲办; 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 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損失給予一定的金錢賠償; 正式把舟山島割讓給英王陛下; 並以充分而毫無保留的上諭, 明令准許帝国人民在那些島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們做生意; 等整个賠款付清, 一切其他條款都忠实履行了以后, 然后才解除封鎖。

如賠款五百万鎊, 除去补偿所受到的巨大損失而外, 我以为是不会有剩余的, 不过我以为陛下政府会想到, 要是拿这个数目中的一部分挑換更为有利的办法, 例如替英国貨物取得自由輸入广州、宁波、厦門与南京的权利, 为期十年, 那也是切实可行的。[按原件經巴麦尊把这一整段划上了注意符号——譯者]

我的勳爵, 我还必須以最最迫切的心情建議, 應該使用足够的武力, 並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迅速而沉重的打击, 会使今后許多年內不再發生这类慘剧, 必須教訓中国政府要他懂得对外义务的时机已經来到了。

鄙意一向認為西方国家对待中国人的态度, 在天公地道的范围以內, 應該尽量地容忍。不过同样的我也确信, 容忍侵略行为將引导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不义与暴戾, 一直走到这么一个隘口, 彼时可能使地球上这一部分社会的全部組織归于瓦解的广汎措施就有必要了。

**巴麦尊致斯密斯** 9日14日温沙宮發 見“大不列顛私人通信”“1836—1845年”盒

我抱歉今天不能如願进城来, 且在下周末以前, 一直不能来。不过关于对华問題, 政府認為适当的行动如何, 也沒有任何积极意見可以奉告。义律上校的最近来文还是在囚禁中写的。我們在最后决心採取适当步驟以前, 必須等候更詳細的报告。

**威廉·查甸 (William Jardine) 致詹姆斯·馬地臣 (James Matheson)** 1839年9月16日倫敦發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陆路邮班下午六点就要停收邮件，我不能空空放过这趟邮班，不给你略写几行。要不是情况特别，我会详细地报告你很多事情的，如今许许多多的打扰使我没法细谈。等我比较空闲的时候，我要给你描写我们长征回国的旅途经过的。

我们在热那亚听到广州出了乱子的消息，随即兼程赶回国来，希望收到信件，获悉你们不幸遭遇的实况。〔听到消息时〕我的头一个思想，是抱憾我没有和你在一道共患难。……〔中略—譯者。〕我以为在义律上校怯弱的屈辱政策之下，我辈中人没有那个能有任何好办法。

多谢你给我信，并为私人的匯款操心。生絲可以获利五〇〇〔紙張破損——譯者〕元。M. S. 公司〔指 Magniac Smith & Co.——譯者〕正替我们的〇〇，茶叶大可赚得很高的利潤。我希望你把你自己的匯款也买成絲茶运回来。茶叶每磅已漲起〇，我以为必定还是要大漲的。

自从我到了此地，我们就求见巴麦尊勳爵，可是我们没有成功。他不在外交部公干，却到温沙宫(Windsor)参加女王和比利时王的跳舞会去了(比利时王是来看望这个小妇人的)。不几天前斯密斯(J. A. Smith)写信给他，要求接见。这位勳爵指定礼拜六下午在外交部召见。我们准时到达，发现许多人在那儿等着，却不見我們的巴麦尊勳爵。斯密斯此刻(礼拜一下午三点)收到一个便条，今抄一份附来。〔按即前件9月14日巴麦尊致斯密斯函——譯者〕斯密斯、格蘭特、顛地还有几位别的人见到过他，然而，彼时他勳爵还没有机会和他的同僚商量过。他几乎也承認必須有所作为，不过又说，他們必需等待事情有进一步的發展。

现在和印度及中国有关的各方面，正变得很不耐烦，声称要到温沙宫去。有人谈到召集会议，起草一封上巴麦尊勳爵書，甚至于給女王陛下写信。不过尽管拖延不决很足令人冒火；可能的話，我們还是

宁願靜悄悄地干。□□我想巴麥尊勳爵和其他大臣必定会把污辱和搶劫当作一回事兒来考虑的，□□□他們可能同时要求北部各口的通商自由。我注意到义律不許再有任何船只进口。当然他会允許你□現在在黃埔的船只□□出口的，我希望你能够派出口□□□。俾你的能力从商人身上多挤出一些[現金]来，也是一个目标。我以为，假如有任何国籍的外国船只准予进口的話，你能够用丹麦旗帜把我們的船只送进几只去，就教这几只替不許进口各船来回运貨。其实我確信，在你認為需要，並实际情形也办得到的时候，你是会打主意进出貨物的。

斯密斯囑我千万問候你，他非常忙碌，不能写信。□□□一旦廣州□□我認為你自己應該駐到澳門去，或者駐到船上去。廣州必有大量庫存，那可以讓亞力山大·馬地臣 (Alexander Matheson) 和安株·渣甸 (Andrew Jardine) 留在那兒去看守。□□□我已看到律勞卑夫人 (Lady Napier)，今天並要和她那个出了嫁的女兒同进晚餐。她們殷殷垂詢，对你非常关切。

約翰·阿拜·斯密斯致巴麥尊 1839年9月18日倫敦發，同日收到  
見 F. O. 17/35

本月14日勳爵閣下从温沙發給我的便条已經收到了。感謝您在多种約会之中还記得我要在上禮拜一印度陆路邮班出發之前和您相見的願望。

倫敦这里，和孟买及中国有关的許多許多人想知道政府处理最近廣州事件的意向和适当的步驟，其心情自然是已經迫切到了極点的。关于這個問題，最近徵幸和我一同到斯坦霍布街 (Stanhope St.) 和您拜見的先生們俾管一直避免向您提出任何公开申訴，或公开宣布任何意見，我覺我还是有这个責任奉告您，他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們对您抱着一种希望，以为您不久就会給有关各方提供政府意向的消息，好讓他們据以掌握他們在本国的生意，並保护他們在远方的利益的原故。

我相信，上次和您会談的內容，什么也沒有在倫敦洩露出去，这

是我非常引为满意的。但是，那次一切经过之隐秘不宜这种事情本身，自然也就增长人们的迫切焦急情绪，急于要知道一些您对于本问题的看法。据我所知，目前和东方贸易有关的许许多多的人正在采取步骤，促请政府立即注意他们的事情——也就是注意广州方面打击国家荣誉，损害私人权利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个人非常不愿意向政府作公开申诉，因为政府如果决定（我对于这一点深信不疑）要中国政府去赔偿，那么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步骤，不是可能被人错误地认为是出于有关方面的公开鼓动，而不当作是陛下政府之公正的决定，因而大大地削弱其力量吗？

至于您来条所说理由，说是必须等候义律上校更多更详细的报告，以便作进一步的考虑，我请以最诚敬的心情向您提醒一点，您所已经知道的事实，难道不已经是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就她对英国公众和私人所犯下的错误提供赔偿的充分理由而有余了吗？一切迟延岂不冲淡所受损害的印象吗？

尤有进者，我还可以向您奉告，尽管那次谈过中国事件的每一个人都完全确信陛下政府是不会忍受这场污辱的，可是还有别的人不知道事实真相，正在打算运出大量白银希望贸易照常进行哩。

根据斯坦霍布街所经过的情况，我已经命令我们指挥之下的一只船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她在接到通知后四十八小时以内就可以启航。这只船是超乎寻常的快的，可望在三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赶到广州。如果您有意利用比平常方法更快的办法向陛下政府在广州（或是他从广州退居的地方）的代表传递文书，我荣幸地把这只船听候您去调度，何时出发，悉听尊便。

**孟买商会的议决案** 见“有关对华鸦片贸易当前情况的若干文件”〔按这是一个小册子，收录1839年3月至7月林则徐谕令外商缴烟、具结的通告，义律令英商缴烟的通告等十二件；又孟买与加尔各答商会的议决案、函件、与印度总督府往来文件及孟买加尔各答英商上伦敦枢密院请愿书等十五件。这个小册子大约就是孟买或加尔各答商会编印的，秘密分送，没有公开发行。1839年9月21日经一个不具名的人送交巴麦尊，此件今收在F. O. 17/35里。〕



1839年6月3日星期一，孟买商会全体會議一致通过下列議案：

本商会的目的之一，是用各种方法保护本省商务的普遍利益，对于有关各方而言，陛下政府就义律上校許給在华鴉片持有人的保証問題即早宣布意向，乃是極端重要的事情，为此，本会茲決議：

(一) 这次會議应赶上即將出發的陆路邮班，向大不列顛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發送一封信，就要求政府尽可能早日說明其对賠償損失所採取的方針問題，求取他們的有力合作；

(二) 义律上校报告中国最近事件的公文將引起公众注意我們对华商务关系的一般問題，所以，即將發致各地协会的这封信也要恳求他們敦促陛下政府利用这次机会把这项重要貿易安置在前所未有的更加安全与永恒的基础之上；

(三) 決議——現在經過宣讀並採用的这封信应立刻發送倫敦、利物浦、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紐卡索和赫尔各地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並且也抄送所有对东印度与中国貿易有利益关系的公众的或私人的各个公司；

(四) 決議——上述那封信也抄送加尔各答商会与馬德拉斯商会。

**孟买商会致大不列顛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書** 6月3日

見“有关对华鴉片貿易当前情况的若干文件” F. O. 17/35

貴会無疑必已得悉最近中国方面的特殊事变，即鴉片貿易的突然摧殘，其結果使不列顛在华財產遭受了鉅大的牺牲。除开这项牺牲而外，目前印度所存鴉片几已毫無价值之可言，这项損失也是鉅大的。

貴会必然久已熟悉造成这次惊人事变的各种条件，此地不必申述。根据所說某些重要理由，陛下駐广州商务监督通令所有不列顛人把鴉片都立刻呈繳給他，他自己則代表不列顛政府对鴉片所有人負責，承認他的政府將向鴉片所有人照价賠償。这样，国内陛下政府立刻就这项賠償宣布意向就有其必要了。因为中国事变的消息傳到后所引起的震惊，使得目前印度全面的商务，特别是本地的商务，正

在遭受着災難，而現今的疑慮与不安則又大大地加深这种災難。为了悬求貴会竭力运用强有力的势力迫使不列顛政府即早宣布其对于这个問題的意向，孟买商会全体特別會議茲決議函請貴会賜予援助与干預。

关于鴉片貿易政策是否适当問題，此地不需討論。這項貿易是在不列顛政府的授权与明令照准之下，由印度政府完全为了國家的目的，加以鼓励，慫恿与指导，而通过她的臣民之手的資本、劳力与企業發展起来的。印度政府就用这样方式从鴉片貿易上取得了龐大的收入，近来每年达到兩百万鎊，几乎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不列顛政府和印度政府都知道：出口鴉片專門运銷中国，而在中国，这却是一項非法的、走私的生意。

从附表上可以看到，鴉片貿易已經被政府鼓励培植到这么一个規模：如今她已佔到孟加拉和孟买〔兩省〕总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表上还可以看到，政府从中国收来用以鼓鑄錢幣的白銀价值有多大，而這項来源主要是由鴉片貿易吸收来的。把广州不列顛貿易的公开数字拿来稍一檢視，就会發現印度对中国的貿易价值对于广州到英国的直接貿易具有何等鉅大的重要性，而印度对中国的貿易价值主要地却又得自鴉片貿易。沒有印度貿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不可能这样順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他們大量的匯款，英格蘭的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現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向中国送出大量的白銀。不管过去一个国家的政府从事这么一种物品的貿易該受多大的責難，像現在这样，不列顛帝国从那上面所获取的鉅大利益这一点，說句公道話（对那些經過他們之手从而讓他們也有所利得的人們而言），总是不該視而不見的。

鴉片貿易对政府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貿易，这一点，現在請列举几件事實証明給你們看。

在中国呈繳給不列顛当局的財產，估計其价值高达兩百万鎊，这样一笔价值本身必然很够使你相信它在印度商务上会产生悲慘的后果了，而这笔价值中，有一半是孟买人所有的，所以孟买市場也痛切地感受到这种后果。往常那种回流〔資金〕的短少，已經造成了严重

的現金缺乏，而現金缺乏則阻塞了對於不列顛進口貨的採購，嚴重地損害信用，把本港商務罩上一層普遍的悲觀氣氛。解決賠償要求的辦法拖得越久，或是不列顛政府處理這件事情的真實意向越是遲不公布，那麼我們現在所忍受的苦難也就越是同比例地拖長時間，加深程度。對於一個關係如此其重大的問題，應該儘可能地縮短拖延的時間，因此，我們以最迫切的心情懇請你們的大力援助，以最為活躍的行動迫使陛下政府即早宣布他們的意向。

人們以為多少就正是因為有鴉片貿易，並且這對於印度收入又有其重要性的原故，所以不列顛政府至今一直沒有勇氣去堅持，把我們對中國政府的商務關係放置在從來未有的更加安全、更加穩固、更其合乎不列顛榮譽的基礎之上。

假如鴉片貿易曾經構成這樣的障礙，現在這種障礙總是掃除了。強制囚禁不列顛代表的事情，當然是要要求某種賠償的。我們相信貴會就會聯合大不列顛所有的商界勢力，以最強有力的方式要求政府，利用這次機會，採取適當的手段，一勞永逸地把我們對中國的商務關係安置在穩固而榮譽的基礎之上的。

1839年6月3日發自孟買 主席戈登(H. G. Gordon)

#### 附錄統計表

	年 份	加爾各答與孟買輸出總值 (盧比)		加爾各答與孟買進口白銀值 (盧比)	
		輸出總值	其中鴉片輸出值	進口總值	其中自中國進口值
加爾各答	1836—37	67,077,409	18,015,422	6,448,495	2,339,469
加爾各答	1837—38	65,045,959	21,292,386	10,841,609	5,509,393
孟 買	1836—37	59,905,978	24,249,821	13,478,368	10,074,282
孟 買	1837—38	42,604,168	11,242,325	14,650,829	11,849,508

#### 孟買英籍商人和居民上樞密院請願書 6月1日 來源同前

請願人是中國方面大量鴉片的所有人。

[中略]請願人受到如此大量財產的損失，感覺最為痛切，損失已經構成他們商務活動的最為嚴重的障礙；所以請願人乃以最為迫切

的心情懇請陛下政府就賠補他們的要求一事迅速決定辦法，儘可能地少作拖延。

〔中略〕鴉片貿易是在不列顛政府和國會明令核准與授權的條件下，由印度政府鼓勵推動起來的，而從最近一次討論〔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延期問題時下院所提詳細的証據上，也可以看到，不列顛政府和國會也充分認識到鴉片貿易專門是對中國的貿易，並且在中國，這乃是走私的、非法的。事實證明鴉片貿易乃是印度政府的一項收入來源，在過去二十年中，每年這項收入從五十萬鎊增加到近年的兩百萬鎊；從帝國觀點上看，印度收入的茂盛，其重要性並不下於祖國更直接的財源。因為自從東印度公司對華茶葉貿易專利權廢止以來，主要地正是由於有鴉片貿易的原故，所以東印度公司才能够經常地每年從印度收進大量的款項並以如此其有利的條件匯到英國去作為“國內開支”之用；也正因为同一理由，所以英籍商人才能够順利地採購大量的茶葉，輸入到英國去，而進口茶葉却又每年給不列顛政府獲取非常重要的茶稅收入。

〔下略〕

**加爾各答經營鴉片生意或與鴉片生意有利害關係的英籍商  
人與英籍居民上樞密院請願書** 7月4日來源同前

請願人是加爾各答對華鴉片貿易的經營者或關係人。

孟加拉不列顛政府是孟加拉全省鴉片的唯一生產者。儘管公認中國政府從來就是禁煙的，可是中國人還是熱烈地追求鴉片，印度不列顛政府還是用盡心智策劃各種各樣的辦法把鴉片貿易扶植到最近這麼大的規模。印度不列顛政府是貝哈爾土(Bihar)和班奈爾土(Benares)的唯一種植者與製造者。這個政府利用一切機會探詢中國消費者的需要和願望。鴉片運到中國以後，要是中國人發現其品質不像國家所保證的標準那麼好，這個政府就提供賠償。這個政府有時甚至通過在中國的代理人直接經售鴉片，為的是要從實際經營中去了解那個帝國的人是否願意接受新的包裝方法。有一回，鴉片的份量不足，於是就有要求賠補不足數額的支票開到東印度公司來，公司

对这张支票是照数付了款子的。

这项贸易的规模，可以从下列摘自加尔各答海关册的资料上看得出来。关册是把直接运销中国和运销一切其他各地的鸦片量分别记载的。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到，六年中从加尔各答运出的鸦片共计79,466箱，其中直接运到中国去的是67,083箱。政府海关文件上记明装载鸦片的船只明明白白地是以前往中国申报出口的，这就证明上列数字是正确无误的，从而，这也就使人无从申辩说，政府对于鸦片之对华贸易并不充分了解，或者说，政府事实上并没有眼望着这项直接贸易，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财源。处理这次请愿问题时，把这样的事实牢牢地记在心里是很重要的。

加尔各答海关统计所载鸦片输出量(箱)

	至中国	至其他地区	共 計
1832—33	7,598	1,810	9,408
1833—34	10,216	1,790	12,006
1834—35	9,485	1,510	10,995
1835—36	13,094	1,757	14,851
1836—37	10,393	2,213	12,606
1837—38	16,297	3,303	19,600
共 計	67,083	12,383	79,466

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这项贸易是经过大不列颠政府和帝国议会清清楚楚地认可过的。这项生意的净利每年替印度政府赚得一百至二百万英镑的庞大收入。事实上，正是凭借这种收入，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才能够得到那笔由新特许状所规定、由国会予以保证、非常高的红利，直到如今的。

中国法律规定输出白银者处死刑。正和其他半开化的、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民族一样，中国人也认为银的输出有损于他们的幸福。雷厉风行的谕旨，严禁“纹银之走漏”“银元之外溢”，好像这种输出真的就是国家的损失一样。要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无须多费唇舌。中国拥有价值庞大的银矿，但其开探规模却很狭小，政府严格限制产银只许在帝国疆土以内流通。这些银矿是取之不尽的，今政府横生疑惧，禁银出口，真是可悲！譬如不列颠政府禁止铁路同火

車，說是因为前者將耗尽不列顛之鉄，后者將耗尽不列顛之煤，难道也算是个道理嗎？从印度输出的鴉片，打破了中国禁銀出口的政策，从而也就使得那个帝国的銀矿，以远超过銀不出口时的規模，广泛地开採出来，借以填补不断流出白銀所造成的流通不足，所以，輸出鴉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資源最富的帝国的財富吸收出来，而用鴉片换来的白銀則使英屬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輸出大为擴張，——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並且，还给英屬印度的国庫帶來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賦总額，——放开印度政府开支上必不可少的全部利得三百万鎊不論，單是在倫敦付給公司股东的紅利，每年即达六十三万鎊之多呀！

〔中略〕不管和平或战争的問題怎样决定，也不管我們將来的对华关系怎样安排，这里所提出的賠償損失的要求是有人所共知的不列顛民族的良好信用和荣誉做基础的，其解决应在最早的日期实现。

說到这里，我們还不得不声明一句：販运鴉片人的利潤是很少超过政府售价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的，而制造鴉片者的利潤，亦即印度不列顛政府的利潤，却达到制造成本的百分之二百至百分之五百的龐大数字呀！

〔下略〕

#### 加尔各答商会決議案 7月4日 来源同前

茲決議：將上述請願書〔即加尔各答經營鴉片生意或与鴉片生意有利害关系的英籍商人与英籍居民上樞密院請願書〕送交倫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以及和本会有联系的〔不列顛〕国内各地商会，迫切要求他們支持这次請願，因为这与加尔各答的商务有致命的关系。

**巴麥尊致邁爾本(Lord Melbourne)私人信件** 1839年9月

23日 見桑德斯編,邁爾本勳爵的文書(Lloyd C. Sanders, Lord Melbourne's Papers, London, 1889),頁457—458

實際問題六點:

(一)政府對於義律用政府名義承擔下來的兩萬箱鴉片的責任是承認呢? 還是否認?

(二)要是否認這份責任,政府就讓受害人听天由命嗎?

(三)要是承認這份責任,政府是簡單地向國會提議付出那筆錢呢? 還是把義律以政府名義承擔下來的義務當做强迫中國政府賠補受害人所受損失的義務,而以林欽差辦事的暴虐性做為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據?

(四)財產是如此其用暴力奪去的,政府替他們提出賠償要求,同時,為了將來把不列顛人民和中國人的關係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進一步提出締結一個條約的要求? 並且對於這種行動的整個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員的絕大失敬也要求某種道歉和賠償呢?

(五)如果政府這樣決定,那麼壓迫中國人順從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強制手段是什麼呢?

(六)截至現在為止,已經建議出來的辦法是,強有力地截斷中國的沿海貿易。

捕捉並扣押他們一切的沿海船隻,據說沿海船隻只是極多極多的。

佔領沿海幾個島嶼,此中包括一個小島上的廈門鎮。

為此,[不? ——譯者]需要很大的海軍力,兩艘主力艦,再加幾艘較小的艦隻可以够了,印度不難派出足夠的陸軍去。

已有一艘主力艦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艦和一艘大型巡洋艦正整裝待發,途中還可以停靠倍諾斯·愛勒(Buenos Aires),幫助那邊進行中的談判交涉。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9月25日倫敦發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你听到这样消息会感觉奇怪的：大臣們的意向究竟如何，我們什么也听不到，我也沒有看到巴麦尊勳爵。三天前，斯密斯会到他，告訴他說我急于要离开倫敦到蘇格蘭去，短期內不想回来。我們勳爵說，他有許多問題要問我，一直渴望和我見面，随后又加上一句說，“我認爲，他能够告訴我們應該怎样办”。……他要我在会面前不要离开。談話中他向斯密斯表示，就他个人的感觉而論，他确信这么大的污辱和搶劫行为是應該予以严重注意的，不过就是对他这位亲密的好友斯密斯，他也不作进一步的表示。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9月27日倫敦發 来源同前

等了兩個鐘头之久，巴麦尊勳爵終于接見我們了。斯密斯、格蘭特（就是那个我們从前船上的司令員）和你的賤僕——我，帶了許多地圖、表冊之类去。一开头我們就把圖表之类攤开，为的大臣老爺們要是决心要求賠償的話，好讓我們的巴麦尊勳爵对于对手国家有个清楚的观念。他对于天朝的力量，不，毋宁說是对于天朝的沒有力量，决定地沒有認識，他开头就指出海岸線太長，难以封鎖許多港口等等。我們失敗的可能性也談到了。此外，艦艇的只数，陸軍的人数，必要的运输船只等等，也全部討論到的，只是沒有在必要时就决定动用武力的直接而明白的表示。

会谈結束时，勳爵留下圖表之类，說是他們要在下禮拜一举行內閣會議，並希望下禮拜再度和我們見面。这一切頗令人不滿，不过我們必須耐心地等着。政府的真实見解如何，如今是难以捉摸的；可是要說他們会不动声色，忍受污辱，拿兩百万鎊（繳出的鴉片值兩百万鎊）去买得合法貿易的繼續进行，那也更加难以令人相信。我們且慢慢熬着罢。



**1839年10月1日內閣會議討論中國問題情況** 見道切斯特

夫人(Lady Dorchester)編《一個長壽人，布勞頓勳爵回憶錄》(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Lord Broughton), 倫敦, 1911年版, 卷5, 頁227—229。

我們開了一次很早的內閣會議討論中國問題。巴麥尊把廣州事件的詳細情況都擺在我們面前。他說明怎樣用一條主力艦，兩條巡洋艦，兩三只輪船和几只小型武裝船隻就可以把從北京到廣州的整個海岸封鎖起來。我告訴他說，律勞卑死后，胡夏米(H. H. Lindsay)早在1836年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了。

麥考萊(Macaulay)特別口若懸河地反對中國人，堅決主張採取敵對行動。他和往常一樣，火辣辣的，滔滔不絕；可是我看他說得太多了。拉保契爾(Labouchere)湊近我的耳朵說，假如他總是用這麼大力氣說話，什麼事兒都干不成了。巴林(Baring)問到商人為了保全義律和其他英國人的生命而繳出鴉片，以致損失兩百萬鎊，事情應該怎麼辦？邁爾本勳爵堅持英國政府不應該付這筆錢。拉保契爾以為東印度公司應該付。麥考萊則主張擄奪中國人的財產〔來付〕，巴麥尊持同樣主張。

我對於封鎖約及一千或一千多英里海岸線的結果表示某種懷疑，邁爾本支持我的意見，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終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並訓令印度總督對於我們兵船司令所採取的任何必要行動予以合作。

散會以前，我和麥考萊耳語說，責備我們無所事事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第一次內閣會議我們就決定對於以法國作後盾的敘利亞和埃及的主人作戰，同時我們又決定對三分之一的人類的主人作戰。他笑笑說，他對於我們的中國政策沒有疑慮，對於埃及政策則感覺保不定。

**威廉·查甸致孟买傑姆塞特依·介依布浩依 (Jamsetjee Jejeebhoy)** 1839年10月5日倫敦發 見“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至今为止,巴麦尊勳爵对于中国問題,一直故意保持沉默。他回答国内各代表說:“我的耳朵是开着的,然而我的嘴巴是封着的”。他同我們这一伙倒是健談得很。他仔細研究我們帶去的地圖、表冊,發了許多問題,問到出产茶叶的地区,茶叶运到广州的路線,沿海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点,以及[中国]战船的作战力等等。

我集中全副精神回答他的問題。当他問起我建議什么办法时,我說“教他們对于污辱女王陛下代表的事情道歉;賠償从这位代表手里搶去的财产;簽訂一个商約作为不再發生这等行为的保証;为我們的航运業开放北部海口;来一次計劃周到的武力示威,並由一位冷靜果斷的交涉家統率其事,那样極可能不發一槍一彈就会达到前兩項目标的”。勳爵听取大家談論中英之間的長远距离,以及要干就必须干得有效等等,可是很小心地避免承認採取任何行动方針。下禮拜一我們可以听到他一些意見。

在收到义律的字据以前,我們不能公开鼓动鴉片賠償問題。不过,随着人們进一步了解事情的是非曲直,一般意見也逐漸变得對我們有利了。过去全然不懂事实真相的若干方面,抱着許多錯誤的看法,存有許多錯誤的印象,我不得不和他們搏斗。我对于鴉片之获得賠償,全無疑慮。我所焦急的倒在我們政府應該毫不遲疑地立刻負起責任来,防止信心的喪失;失去信心,其影响所及,將使印度和中国商务發生悲慘的后果。你可以确信我会尽我一切力量,用各种方法去求得賠償問題的早日解决的。

**义律致拔克浩斯(J. Backhouse)** 私人函件 1839年5月30日  
澳門發,同年10月7日收到 見F. O. 17/31

此間在本月24日發生一最不幸事件,謹以私人函件的形式向你略作报告。事情好像是这样的: [澳門或伶仃? ——譯者]海面許許

多多的船只大事庆祝〔女王〕陛下的寿辰，过份高兴之下，赫鳩里号(Hercules)的司令官爱德华·巴里(Edward Parry)下令开炮若干發，中国人宣称，有一發或兩發打中了一只中国的水师船，不过沒有說明是否有人死伤。一般說，巴里君是一个頗为穩健有能耐的人，他开炮全然不会含有什么不良的意圖。然而，毫無疑义，炮是开了，虽則我还没有收到和这有关的任何正式照会，〔中国水师？！——譯者〕官員已經給我送过几次信来了。我的答复說，这是在本可許予举行的典礼中發生的，在典礼中去妨碍軍官，沒有不自費力气而又大失体面的；並沒有人員遭受伤亡；参加欢庆的有許許多多的人，开炮的有許許多多的船，除非开炮者自願承認，要我来确定炮彈来自何方，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而开炮者自願承認却又是不会的。在我看，徑直可以肯定來說的是，这回事件並沒有严重的后果或不良的用心，我希望他們接受我的忠告，把全盤事情放下不談算了。不过，我恐怕事情不会就此罢休，我預計随时会有照会遞过来的。最最幸运的是，在事情报告到广州去以前，我已經离开广州了，否則，毫無疑問，我是会被重新囚禁起来的，尤其是因为这只船是怡和洋行的船，而怡和却又是列在驅逐出境的行家之內的。

請为我向巴麦尊勳爵悬請原諒，我那封由阿里尔号送回来的报告殊不如我意願的那樣明白完备。实情是，我从广州回来，被这次严酷的非常事件打击得極其厉害，我缺乏休息。从来沒有一个公职人員經歷过这样大竭耗精力的焦急状态达九个礼拜之久的。我的职责是运用和平的言詞为商人躲开灾难，絕大多数商人是極其微妙地和鴉片問題纏在一起的，但是，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要讓这个政府懂得对她的报应就近在眼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原件以下有四十字笔划模糊不清——譯者〕适中的目标，敏捷而强有力的行动，必定能把这次事件轉变成广大而長远的利益。陛下政府可以向中国人提出要求，获取比單純金錢賠償更加重要的讓步，我認為擴張商务，並为商务立下穩固而光榮的基础，無疑的，乃是輕而易举的事情。

〔下略〕

〔外交部秘書倫諾斯(Lennox)] 备忘录：赫鳩里号是英商的一只

主要船只，該船船長巴里君就是 3 月間由义律任命来指揮商船，預备在必要时对抗中国人，进行自衛的那个人。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 年 10 月 14 日倫敦朗巴街 (Lombart Street) 發，阿里尔号 (Ariel) 送 1840 年 2 月 23 日收到 見“倫敦通信”“1836—1844 年”盒

送交阿里尔号轉遞的邮件今天下午就要發出，我借这个机会报告你，你所来的一切信件以及把鴉片移交义律上校后我們向政府要求賠償的各項有关文件都收到了，至謝至謝！

文件清楚明了，而你所說关于鴉片价格問題的道理，也是公平無可爭辯的，凡是沒有偏見的人，都会承認。至于政府的人对于這個問題怎样看法，我們还不知道。斯密斯以为巴麦尊勳爵是傾向于偿付的，而兩天前老欧文 (John Irving) 却告訴我說，霍布浩斯 (Hobhouse) “尽管高談闊論，好像他能把中华帝国一把就捏碎了似的，可是他却又覺得照付賠款的想法好笑”。大部分公众对于這個問題怎样看法，現在还难說，有些是对于我們有利的，有些却不，然而大多数人对于这回事都所知有限，也不很关心，就是对于所受到的污辱，也毫無憤怒的表現就輕輕放过了。

不过巴麦尊勳爵告訴过我們，說是大臣們已經决心要採取决定性的行动，就污辱以及女王陛下在华人民生命財產所受的損害要求賠償；此点你可从附来的备忘录 [未見——譯者] 上看起来，这是那上面所列各人在 11 号和巴麦尊勳爵的会談記錄。

我們打算明天早上給巴麦尊勳爵送一份暗示性的文件去 (Paper of hints)。我还不能确定各有关方面意見如何，所以不能把它抄給你。我擅自建議严格封鎖沿海各港口，从鞑靼城 [Tartar Wall 意指長城起点山海关——譯者] 一直封鎖到电白。此外，我还要提議在沿海佔領一个，兩個，或三个島嶼，为的到談判条約时当作把柄，而不在永久地全部佔有它。你說台灣、厦門小島和舟山如何？佔台灣可以附加厦門鎮和厦門港。阿里尔号已經送出政府公文，如今慕尔号 (Mor) 又已整裝待發，一兩天内就要帶着同一份公文的抄件出發的。……

我們在這兒會注意到你的一切願望的；大家把財產交給義律以保全他的性命，我希望大臣們終會認識清楚，還是賠了財產合適些。你所說義律政策的口口，以及說他有政治家風度的看法，我不十分同意，因為大臣們好像並沒有任何表示足以教他相信：如果他對中國人鑄了大錯，政府會用行動來替他收拾。如果大臣們不重視這回事件，他的行動就必然造成最悲慘的後果了。

現在我相信大臣們會按照該做的辦法做去的。巴麥尊勳爵好像已經覺悟到必須好好處理，他似也覺悟到，要是失敗了，會有惡劣後果的。……

**威廉·查甸致孟買傑姆塞特依** 1839年10月14日倫敦發 見

“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巴麥尊勳爵終於滿足公眾的希望，說明大臣們已經決心為污辱與搶劫要求賠償了，只不過還沒有決定要採取的確切步驟，為此，他說他們渴望大家供給各種情報，我們正在替他們預備一份文件，把許多暗示混雜在大批有用的情報里。

發到中國去的政府公文和信件，兩三天內就要由政府郵遞機構送往蘇彝士，從那兒再由阿里爾號(Ariel)轉遞，公文副本則由慕爾號(Mor)發送。許多航運家值此來貨可能減少的時機，急于想到中國碰碰運氣，向我們兜攬貨運，我們都加以阻止，否則就向他們指出各種有利與不利投機的因素，讓他們自己去決定。

上一次信上我提到我們正在等候從中國發來的鴉片收據，好讓我們向政府提出被劫財產的賠償要求。同時我們也正在努力探訊大臣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現在國內對我們的態度分為兩派，一派同情我們，一派反對我們。據報告巴麥尊勳爵是主張付給賠償的，而約翰·霍布浩斯爵士(Sir John Hobhouse)卻宣稱，他個人是反對的。這個，我是從和霍布浩斯談話的那位紳士那兒聽來的。為了對我們的要求取得法律上的支持，我們正在做起訴的準備。不過我們極其樂於由政府自行承認，不承認，我們當然就必得盡力做各種活動，以取得人們，——特別是國會議員們，對我們的同情了。

**威廉·克劳复致罗伯特·克劳复**

1839年10月14日倫敦發 来源同前

在上一次陆路邮班的那封信里，我已經把一切有关中国問題的事情都告訴你了。現在我还得承認，关于义律上校惹出来的賠償問題，要和此地当局討論出任何有利于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办法，目前还不可能，这或許要使你的許多朋友大大失望的。加尔各答备忘录的原件是由水怪号（Water Witch）傳送的。我們还没有收到，不过我已經接到一份排印本，附有截至当时为止，已經到达加尔各答的来自中国的其他公文。受託照顧各方利益的人，其一切行动都会完全协调一致，实屬毫無可疑之处。我希望傑姆塞特依和你別的朋友們既已信任我，我可以保証，我会毫無保留地尽我最大的力量为他們的利益而奋斗的，此外我沒有更多的話好說了。我應該告訴你，复拜斯·复拜斯公司（Forbes, Forbes & Co.）不参加中国問題的一般行动，你可以看到9月19号大会所推选的九人委员会中有馬康生（Malcolhson）的名字；馬康生出席那次大会时也是贊同那封上巴麦尊勳爵書的意見的，可是后来他拒絕行动，也拒絕代表公司在信上签名。無疑地，这是卡尔爵士教他这样做的。

9月19号推出来的委员会，24号开了一次会，决定推派一个小組会，由拉本德、斯密斯和我組成；为了和政府保持联系，委员会特別付給我們行动权力。27号小組会有一次會議，並接見利物浦派到倫敦来的代表，他們也委託我們照顧他們那边人的利益，大家以为曼切斯特的人也会同样委託我們的，不过自高自大，独行其是的莫克維卡先生要感覺不舒服罢了。不几天前莫克維卡見過一趟巴麦尊勳爵，我这兒附寄曼切斯特衛報的剪報〔未見——譯者〕那就是莫克維卡关于那次會議的报告。我們已見到了巴麦尊勳爵，我現在把会晤后拉本德立刻向报界發表的記錄附来。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更好的办法报告你会晤經過了。这記錄中有一部分确是巴麦尊勳爵口授的，特为向倫敦和利物浦某些商人公开发表而說，据估計，截至本年5月30号，在运赴中国途中的商貨价值达一百万金鎊。大家知道阿里尔

号正在紅海等候政府的公文，不过我不相信这次邮班会把政府公文送出去。慕尔号 (Mor) 已受命开往發尔毛斯 (Falmouth)，巴麦尊勳爵說他的發文在下禮拜末尾可以預备好，慕尔号要在發尔毛斯等候公文的。这兒大家極其称讚馬他倫海軍上將 (Admiral Maitland) 的判断力，应变机智和堅定的意志，計劃中派往天朝帝国海岸去的武力，很可能就是由他来指揮的。我們要尽力把一切問題一舉解决。武力行动的头一步驟，預計在明年 4 月开始，为了使英国人的財產不致遭受这次行动的損失，我們相信 1839—1840 年度的生意，可以在明年 4 月以前和中国人交結清楚，並及时撤退財產。

沒有曠日持久的斗争，我們方面所要坚持的目标，似乎既不会为中国方面所承認，又不会為我們所放棄。当这兒的消息到达你手里的时候，印度的棉花和其他的輸出品正在生長或制备中，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你到市場去經營这些出口貨。而沒有貨物輸进中国去，則中国的出口确实是必然非常有限的。就說是广州存有茶叶生絲之类，实际也有時間讓你經營出口生意，你們下年度的棉花收成，又將怎样办呢？中国是已知的唯一棉花市場，这样棉花价格必然会跌落的，一直跌到引起对英輸出为止。

为了調整我們將來对中国的貿易所應該坚持的各点，我們（我是說拉本德、斯密斯和我）已把我們的意見交給巴麦尊勳爵。現在我們首先要和比我們更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协力密切注視事态的發展。我認為鴉片受命搬送北京的消息，在公众心目中已对賠償問題發生良好的影响。沒有一个人怀疑，鴉片最后是会卖到市面上来的，花了五十万元去運輸，自然不是为的送到北京去当着燄火燒的。這項運輸成本的估計，是巴麦尊勳爵告訴我們的，我們以为那是义律上校报告給他的，我希望你能够向傑姆塞特依說明，我正在和他一切朋友們协力行动，他們一致主張把备忘录迟一点呈交政府。你們方面應該無須顧慮，我們的行动方針是謹慎周密的。政府握有义律上校的來文，这已給鴉片賠償要求提供足够的理由，而最近中国方面無意于燬去鴉片的事实，更大大地加强了这种要求。

附件 1839 年 10 月 10 号禮拜四，巴麦尊勳爵在接見拉本德、克

劳复和斯密斯的会晤中宣示下列各点：

“根据7月13号馬他倫上將从孟加拉灣發来的公文，可知他在收到中国事变的报告以后，就派遣二十八尊炮的巡洋艦福来基号（Volage）到澳門去保护英国利益，不过他以为沒有获悉政府將来的行动方針，他自己还是不必率领威莱斯莱号（Wellesley）亲自到中国去；威莱斯莱号有炮七十四尊。同时他又說，如果以后消息使他認為他必須为保护英国人民而出現于中国海面，他是随时准备前去的。就目前所知而論，印度总督認為問題太大，非他自己权力所能处理得了的，所以他可能要接到国内政府的通知以后，再有所行动。

“由此可知，关于保护在华英人财产，政府似已有所行动。巴麦尊勳爵曾向代表团保証，將来的貿易問題，已在政府严重考虑之中。至于究竟怎样做法，他自然沒有透露任何消息，不过他一再要求和中國有关的商人小心照顧自己的生命财产。代表团沒有听到什么消息足以使他們相信，商务监督的任何行动会改变广州澳門5月間的状态。

“另一方面，代表团提出澳門财产安全問題，又問及印度总督和印度艦队司令官对于最近广州事件的意向如何；本月14号邮班即將出發，人們对中国和印度方面的朋友們应该怎样說法等等，巴麦尊勳爵口授的答复說，他只能說明問題是在政府严重考虑中的，不几天內就要給义律上校發出訓令，訓令將由阿里尔号投送。他又重复前面說过的話，說是广州的商人应该謹慎將事，小心自己的生命财产；他似乎認為义律的通告，与其說是出于要商人小心謹慎的好意，毋宁說是命令他們离开广州，要是留在广州，那应由他們自己負責。

“关于將來步驟，巴麦尊勳爵讓代表团从會場的普遍情緒上去推測政府的观点。同时，在行动开始以前，不应该有什么說話和行为去惊动中国人，也是明白了然的道理。

“我們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武装力量將在1840年四五月西南季候風的时节到达中国，在广州做1839年季生意的人必須尽他們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他們不該把人員或财产暴露在中国敌对行动的危害之下。同时，关于政府意向，巴麦尊勳爵並沒有任何諾言，他也



沒有用过‘武装力量’这样字眼。他願意商人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見，普遍地並相当詳細地說明應該达到那些目的。政府是要努力从中国政府手里求达这些目的的。”

### 巴麥尊致义律

第15号發文，机密件，1839年10月18日倫敦發 見F.O. 17/29

我利用开到中国来的一只快船的方便通知你，我所收到的你的来文，已到了5月29日所發的第23号，並且秘密告訴你，陛下政府对于今年春天广州事件所已經形成的意向，为了指导你的行动，这是很重要的，你应该首先得知其事。

陛下政府感觉，对于中国人所加于不列颠人民和女王官吏的暴行，不得不表示憤怒；陛下政府認為絕對必須把大不列颠和中国的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將派遣海軍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軍。据悉这样远征軍开到中国的时期最好在3月，因为那时一季的貿易差不多已經結束，風向也开始便于向北部航行。所以陛下政府意欲使远征軍在3月到达中国海，其具体行动，尙待充分考虑，不过將給印度总督、海軍司令和你自己留下高度的决定权力。陛下政府現在的想法是：立刻封鎖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諸河，封鎖广州与白河之間認為适当的若干处所；佔領舟山羣島中的一个島，或厦門鎮，或任何其他島嶼，凡是能够用作远征軍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並且將來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佔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刻开始捕捉，並扣押海軍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採取了这些步驟之后，海軍司令應該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訴他們不列颠政府何以採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並說明，这样行动將繼續下去，一直等到他們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並携有訓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

这是陛下政府当前意圖的一个綱要，进一步考虑后，自然可以修改；我希望你用心研究实现这样一个計劃的困难条件和便利条件。和对华貿易有关的商人和制造家一致要求兩件事情：第一，对

中国人实行强力行动；第二，这样行动延至本季商务結束的时候开始，那就是說延至明年3月。因此，你对这次發文的内容應該严守秘密，不要做出可能打断这一季合法貿易的行为来，这都極端重要的。随着3月的来临，你可以好好劝告不列顛人連人帶财产从中国势力之下撤退出来，因为到远征軍出現于中国沿海的时候，他們如果还在中国当局的掌握之下，那是很不方便的。

我將由阿里尔号給你送来更詳細的訓令。

〔譯者按：巴麥尊迟至11月16日始將上述訓令按照慣常的方式抄送內閣各閣員。見11月16日約翰·拔克浩斯(John Backouse)上巴麥尊簽呈及批。F. O. 17/29〕

###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10月19日倫敦發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我的建議是派一支海軍去封鎖中国沿海，从韃靼城一直到电白，也就是說从北緯40度一直到20度〔?——譯者〕。这一支海軍包括兩条主力艦、兩条巡洋艦、兩只內河用的平底輪船，外加足够的运输船只，裝运六千至七千人；兵力进到北京附近，直接向皇帝提出要求，要他对污辱我們的事道歉；……賠償所繳鴉片价值，簽訂平等的通商条約，允許我們自由到北部各口通商，如厦門、福州、宁波、上海等地，如果做得到，應該加上膠州〔?——譯者〕。

前兩個要求很容易就会达到目的，第三、第四可能被拒絕。因此，我們就必須着手佔領三、四个島嶼，譬如說台灣、金門和厦門，或只佔后兩处，而截断通台灣的貿易。我們还應該佔領大舟山島，該島接近北京，可以当作大大困扰皇帝的根据地。如果这些島嶼落到我們手里，中国人極可能以我們退出島嶼为条件答应我們一切要求。我注意到你是主張佔領台灣的，可是該島太大，除非那兒的居民對我們有好感才行。我們还没有把这个建議送交巴麥尊勳爵，更不知道他会接受到什么程度。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10月21日倫敦朗巴街3號發，  
第一封，阿里爾號送，1840年4月3日收到 來源同前

三天前我进城来的时候，順路去外交部一趟，問問他們由慕尔号遞送的公文是否已經預备好。回答說是“我們不知道慕尔号的事，也沒有經慕尔号轉遞公文的指示”。我当即对这样的說法表示驚訝。

回到这兒的时候，我就要斯密斯写封信給巴麦尊勳爵，告訴他說，船已啟航，正在开向普里毛斯(Plymouth)来的路上，就要在那兒等候公文的。回信說是大臣們正在等候东印度协会(East India Association)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我們預料他們的文件在下禮拜三以前是預备不出来的，所以一直迟到这会兒最后的机会才給你和別的朋友們写信。

今天禮拜六，下午一点左右我回到这兒来的时候，正遇上外交部派来的人在这兒等着要斯密斯·莫克尼亞克公司給慕尔号船長下命令，要他接受政府的公文，並立刻开航。

斯密斯先生在乡下，禮拜一以前是不会回到城里来的。不过我們还没有听到慕尔号船已到普里毛斯的消息，我們相信到禮拜一，总会預备好信件送出去的。無論如何，我們的信件不至耽擱慕尔号的航期到24小时以上。慕尔号此行帶去这許多文件，关系極其重大。

本月14号經阿里爾号遞送的那封信里，我告訴过你，巴麦尊勳爵已經表示过，大臣們有意于严重考虑林大臣[林則徐]的行动，他並曾要求我們供給他情报。因此，拉本特先生、斯密斯先生，就向各方征求暗示性的意見，根据这些意見，他們就可以会同克劳复先生起草一份文件，提供政府考虑。这份文件將在禮拜一送去。

我的建議是派遣一支海軍，其力量足以封鎖中国沿海，从韃靼城一直封鎖到电白，这就是說从北緯40度到20度，兵力包括兩条主力艦、兩条巡洋艦、兩条至三条單桅兵船、附帶几只大型輪船、兩只內河用的平底輪船，外加足够的运输船只，以备运送海軍、炮队等，全軍各項人員共达六千或七千之数。这支兵力进到北京附近，直接向皇帝提出要求，要他对污辱女王陛下监督官[按指商务监督义律——譯者]

的事道歉；賠償繳出鴉片的價值；簽訂平等的通商條約，允許到北部口岸有通商自由，試舉三、四個例，如廈門、福州府、寧波、上海和揚子江，要是我們能夠辦得到，還要加上膠州[？——譯者]。

我以為前兩個要求是很容易地就會答應的，第三、第四兩項可能被拒絕。因此，我們就必須着手佔領三、四個島嶼，譬如說台灣、金門和廈門，從後兩個島嶼的停泊處可以截斷對台灣的貿易。我們還應該佔領大舟山島，那個島接近北京，可以當作大事困擾皇帝的根據地。

佔有三個島嶼在手，中國人極其可能以我們退出島嶼為條件來答應我們的要求。我注意到你是主張佔領台灣的，不過台灣太大了，除非島上居民對我們有好感才行。我們還沒有把這個建議送交巴麥尊勳爵，所以不能知道他會怎樣接受法，由慕爾號送出的發文內容怎樣，我們也沒有聽到。

昨天我們收到廣州的消息，據說來的這條船在海面（或在巽他海峽附近）碰到一條美國船，那船長表示要去黃埔，而貨主卻不願違抗義律上校阻止他進去的命令，截至6月4號為止，並沒有出什麼重要的事故。應該放一條兵船到虎門去防止這類的事情。我們必須耐心地等待更多的消息。我對於傑姆塞特依（Jamsetjee）的棉花比對什麼都着急，因為這種東西佔地位大，又是一種危險貨。……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10月21日倫敦朗巴街發，

第二封，1840年2月15日收到 來源同前

上禮拜六寫了第一封信以後，我就到外交部去，打听打听他們是怎樣發出公文的，我發現他們[按指大臣們——譯者]還在溫沙宮，部里已通知巴麥尊勳爵，公文將在禮拜一傍晚預備好。

我努力打听政府發給義律上校的訓令是怎麼說的，可是部里的老爺們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訓令是綏靖性的還是帶有戰爭氣的。我在外交部打聽到，政府並沒有把公文交最近開出的輪船送出去，所以，在阿里爾號送出的公文打包以前，我們可能得到一些消息，他們打算在本月26日或下月4日送出。投耐爾公司（Turner & Co.）的

罗伯孙 (Robertson) 先生昨天离开倫敦去馬賽，想从那兒乘慕尔号轉阿里尔号去中国。

我在离开倫敦北行以前会再給你信的。关于我們繳出鴉片的賠償問題，大臣們的意見如何，在收到繳煙收据以前，我們不能得到滿意的答复。可能的話，我打算在周末离开倫敦，等 A. 馬地臣 [按指亞力山大·馬地臣 Alexander Matheson——譯者] 回到倫敦，我再回来。

最近东方貿易問題引起許多人注意，远非通常情形可比。据說乔治·斯塘頓爵士 (Sir George Staunton) 已成为大臣們討論中国問題时的顧問人物；有人說要委他做談判代表，可是还不曉得以什么名义去，我看他年紀太大了，还是留在国内的妥当。……

茲附来莫發公司 (Moffat & Co.) 本月 10 号所出茶叶存底統計。从此你可以看到我們进口的数量終于比消費掉的为少了，自从东印度公司專利廢止后，我們的存底沒有这样少过。只要你們来貨每年不超过四千万磅，那么用中常价格从中国买茶来，必然能賺厚利。因为你們在广州有麻煩，我們以为下年来貨不会超过三千万磅，可能还要少些。买主跟上我們的价格时，我們就慢慢地卖出。……

詹斯頓 (Johnston) 和格蘭特都在城里，斯密斯在乡下，要到明天才进城来。莫克尼亞克 (Magniac) 在乡下，我們打算在去苏格蘭的时候，便道去拜訪他。

我們已經僱妥佛拉西菲尔特 (Freshfield) 律师，請他研究我們对政府債权的性質，並和太晤士报办妥交涉，教他給我們說好話，不过我还没有听到他已做得如何。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939年10月22日倫敦朗巴街3

号發，阿里尔号送 1840年4月3日收到 来源同前

慕尔号开出太晤士河以后，我們在勞伊咖啡店 (Lloyds Coffee) 就沒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不知她的航程如何。我写这信，希望能在普里毛斯赶上她。

政府由慕尔号發出去的訓令，意向如何，一点消息也沒有透露出来，不过我們希望一兩天內打听出来，是否已發出封鎖广州港口的命

令，丹麦的旗帜是可以有用的。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10月26日倫敦朝巴街3  
号發，阿里尔号送 1840年4月3日收到 来源同前

今天是陆路邮班出發的日子，尽管委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好說，我还是不願沉默不談。

由慕尔号遞送和政府公文是怎样的性質，我們还是茫無所知。外交部一点消息都沒有透出来。我們中也沒有人能够会到巴麦尊勳爵。假如發出重要的訓令，我乐于看到他們严格保守秘密。

东印度协会的核心委员会（Condensed Committee）迟鈍到極点，他們还没有把关于需用兵力，要求条款等等建議送給巴麦尊勳爵，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經决定給勳爵送一封信去，說明我自己的意見，指出應該採取的路線，如何做法，所需兵力等等。这以后，我就要到蘇格蘭去。等亞力山大·馬地臣回来，拿到义律所發繳煙收据后再到倫敦来。

就賠償我們的財產損失問題而論，太晤士报正在为鼓动我們的事兒鋪路；然而有一班人，並且还是一班强有力的人，却在那兒幻想中国人並沒有做錯，所以我們的政府不独應該保持沉默不管，而且應該坚决地要公司停止种植那种可惡的植物[罌粟]。……

**威廉·查甸致巴麥尊** 1839年10月26日倫敦發，見 F.O. 17/35

可能陛下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所加于陛下在华〔商务〕監督的污辱，已經决定要求賠补。並对于中国政府用恐吓手段从他手里掠夺去的財產要求賠償，因此，我謹冒昧向勳爵閣下奉呈下列意見，我希望这些意見是会有用的。

头一个問題是，應該怎么办？为了回答这个問題，我建議提出下列四点要求：

对于污辱事件充分道歉；

賠償用恐吓手段掠夺去的財產；

訂立平等通商条約以防今后重犯同类行为；

可能时，开放全部帝国口岸对外通商，不然，尽可能地多多开放，譬如說，福州府、宁波、上海、揚子江和 Kuen-son-chow [?疑有誤——譯者] 我們可以通过这些口岸去和毛織品消費区与絲茶出产区取得更直接的接触。

要取得上述要求。必需用充分的武力做交涉后盾，武力用以封鎖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从約莫北緯 40 度的山海关起，一直封鎖到約莫北緯 20 度的电白或海南島，並至少佔領兩三个近海島嶼，暫時掌握在手。然后，隨即进到北京附近，經由特派人員把我們的控訴放到皇帝面前去。

我确信，我們不必动用武力，就可取得第一、第二兩項要求，但是为了其余兩項，却必須佔領沿海某些島嶼，例如約在北緯 30 度的大舟山島，和約在北緯 25 度(?) ——譯者)的厦門和金門島。这些島嶼拥有安全而广闊的战船停泊港，如果認為不必佔領台灣大島的話，就从这些島嶼上也可以很容易地截断对台灣的貿易。

关于台灣問題，熟習中国沿海情况的人意見紛歧，有人主張佔領，有人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說这个島太大，並且島的西部海岸也缺乏优良港口。

我以为上述几个島嶼已經够了，要是中国人的表現，很是反对我們佔有，那么我們就可以建議放棄佔有，而以达到要求为条件，特別是要达到最后那一項——即开放沿海港口的要求。

如果我們認為我們必須佔有一个島嶼或是佔有一个临近广州的海港，可以佔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闊的停泊港，給水充足，並且易于防守。

談判交涉，中国当局可能抓住鴉片問題，果尔，我看答复是極其簡單的：“文明国家通常是互相不干涉財政措施的，各国保衛自己的海岸，施行自己的法律，請你們記得，我們从来沒有保護过走私的鴉片船，也从来沒有埋怨过中国政府对这些船只的任何侵害。

“我們所控訴的是你們攻击我們的代表，而繳出的財產也是在外海上面，並不在中国管轄之內的。”

[按外交部遵照巴麦尊的指示，將查甸来信于 11 月 2 日抄送印

度事务大臣,同月16日抄送海軍大臣。——譯者]

**威廉·查甸致巴麥尊** 1839年10月27日倫敦發 来源同前

昨已奉上一函,今再就实现建議所需武力問題,奉呈附件。熟知中国沿海与中国战船威力的人,都認為这样的武力就已經足够了。

据我所知,比我更适于这份任务的人們正在准备类似的意見書,不过这件事情已經拖延太久了,不管我的备忘录如何不够全面,我总不願不把它提出来就离开倫敦。

如果認為我有留在倫敦的必要,請立即通知朗巴街斯密斯先生。

附件 关于1839年10月27日查甸信中所說,为了实现他前一天信上所建議的步驟而需要的充分武力的备忘录

第一級最大型战艦一艘——这不是說实际就会用到这么大威力的一艘战艦,这样一艘集中威力的战艦之出現就可以教中国人信服我們力量的强大,覺悟他們的軟弱。有这样一艘战艦泊在一个安全的港灣里,許多小型鴉片船就可从她那兒获得武裝,並归入皇家海軍軍官們的指揮之下。船上的大副水手(他們一般是非常熟習中国海岸和島嶼的)接受他們的命令行动。

七十四尊或八十尊砲战船一艘。

大型巡洋艦兩艘。

小型巡洋艦兩艘。

小兵船兩艘或三艘。

大型輪船兩艘。

小型平底輪船兩艘,以便在內河行动;这种船只可能必須拆开来运去,到了中国以后再裝配起来。

运输船只須有兩千吨的容量,水兵須配足六千至七千人。

[按,外交部遵照巴麥尊的指示將27日信及备忘录于11月2日抄送印度事务大臣,同月16日抄送海軍大臣。——譯者]

**拉本德、斯密斯、克勞復致巴麥尊** 1839年11月2日倫敦發

見 F. O. 17/36

我們遵奉勳爵閣下的囑咐,奉呈我們自己对于当前英国对华商



务的看法和我們所得到的結論，並冒昧建議行動办法，以备陛下政府裁奪。

首先，我們來簡單談談鴉片問題。據說，最近廣州事變的起因就在于此。我們並不要辯護這行生意本身，只是對那些涉及這種藥物的運輸及其經營人物的謠言譎語和嚴重的非難作些回答。我們知道，在東印度公司轄境之內，鴉片的種植是一行嚴格的專利事業，產生大量的財政收入。鴉片煙是由印度政府在公開市場上賣出的，鴉片的目的地如此其明確周知，甚至東印度公司政府在1837年實際竟公開通告，撥出大量的款項，給予該季轉運鴉片到中國去的船隻，作為額外利潤。我們又知道，上下兩院的小組委員會都曾仔細地調查過鴉片的種植以及鴉片對於印度歲入的貢獻問題，他們對於鴉片的最后目的地充分了解，同時，却也毫不猶疑地得到這樣的結論，‘放棄一項如此其重要的歲入來源是不適當的’。我們看到上下兩院小組委員會的委員中間，以及經過他們調查的人們中間，是包括大臣、東印度公司理事、前任印度總督、各黨派人士以及德性最高尚的人士在內的，尤有進者，我們知道印度事務部是由一位內閣閣員擔任大臣的，該部對於東印度公司的行為握有強有力的控制權，是能夠制止該部不予批准的行為的。當我們記起所有以上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對於如此其直接間接由最高當局核准了的鴉片貿易或經營這項生意的商人投以任何責難憎惡之詞，都是極端不公平的。

〔中略一段述廣州官吏包庇鴉片走私；又一段論鴉片商不得要求政府保護，應聽其受中國法律裁制。——譯者〕

鴉片貿易加上輸華金屬品、製造品，構成英印進行對華貿易的手段，便利茶葉和生絲的買進，並且扭轉了貿易平衡，使其對我們有利，這可以清清楚楚地從下列數字上看得出來。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廣州的對英貿易額達11,700,000元，其中：

自中國出口：

茶葉	9,561,576元
生絲	2,052,288元
其他	976,060元

共計	12, 589, 924元
	合 3, 147, 481鎊
用以支付上述各貨之英商进口貨, 計:	
英国制造品与金屬品	620, 114鎊
棉花	1, 640, 781鎊
鴉片	3, 376, 157鎊
共計	5, 637, 052鎊
中国方面的貿易逆差	2, 489, 571鎊

這項逆差, 主要地由中国向英屬印度輸送白銀去支付, 而白銀則又是靠鴉片吸收来的。[过去]兩年中, 从中国运至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金銀便值 29, 772, 652 盧比, 或 300 万金鎊。据广州[英商]商会所說, 1837—38年度从該处出口的白銀达 8, 974, 776 元。因此之故, 这确实成为中国人坚决抵抗鴉片貿易的一个主要理由。不管鴉片貿易对于政府官吏怎样有好处, 对于国家却毫無收入可言, 何况还要輸出这么大量的金銀。

如此說来, 鴉片貿易是絕不会合法化的。只要它还在繼續, 那就必然会由一些無所顧忌的人冒很大的危險去經營。但是我們依旧还有很重要的貿易需要保护即英国制造品和金屬品每年約 1, 250, 000 鎊[? 与前表不符——譯者], 英屬印度和中国之間的貿易年約 2, 000, 000 鎊, 而这些又都是可能大为增加的。

如今茶叶已变成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生活必需品, 每年在中国購茶的成本將近 300 万鎊, 这必須用英印制成品和出产品去支付, 或是用英国劳力向別的国家去換得貴金屬支付。禁止用鴉片当作購買手段以后, 起初將使絲茶採办商必須部分地运用白銀, 不过, 由于我們制造家的技巧, 以及這項貴金屬的分配發生变动, 其結果中英兩国的物价是会發生变动的, 从而那使得我們的制造品通行于印度的同一个主要理由——低廉物价, 也会在中国發生作用。我們所要求于陛下政府之即时而有效的保护者, 正是这种在目前, 在將來, 对于大不列顛工商業都有如此深刻重要意义的这种龐大而又日在增加中的商务。

〔中略四段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遭受种种‘污辱’与‘勒索’，但一贯保持对华‘屈辱政策’，及公司專利廢止后，自由商人即需要保护，否則彼等將自由行动。——譯者〕

以上观察說明了，自从东印度公司專利廢止以后，价值龐大的对华貿易是在种种非常特別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应该考虑的問題是——採取什么步驟，並怎样採取那些步驟去把將来的貿易安置在穩固的基础上？我們以为除非把兩國关系上任何新的協議都建立在欧洲式的原則上，这种希望是不会實現的。如果讓中国人享受欧洲所了解的国际法上的权利，那么他們也应该在他們对欧洲国家的关系上承認欧洲国家处理他們相互商务关系时所採行的那些原則。但是中国人却对不列顛人裝做优越种族的样子，同样对于在华外人也就犯上各种污辱与暴虐行为。而絕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允許外国人在他們国内居住的，只要外国人遵守他們的法律，他們就給以保护。中国政府以为讓一切外国人住在中国只是一种容忍，他們不許外国人和本国人自由交往，要外国人遵守中国法律，却不給他們以对等的利益，並以最武断而污蔑性的态度干涉外国人在社会方面，家庭方面，或是商务方面的一切行动。我們知道有这样的鴻溝存在，兩种制度是不容易調和的。不过我們希望要是为了清楚、明确、而公正的目标，剛柔並用，示以威力，甚至动用武力，也是可以得到最大成就的。果然如此，那我們不能不迫切陈詞，努力是应该的，嘗試是应该的，因为否則事情就極其惊人了。如果事情像現在这样下去，那么女王代表是不能忍受污辱，必須离开的；如果不列顛商人被視为劣等人，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就不会留在中国，于是商务就会墜落成走私。可能变为海盗行为。于是——排外对抗走私——中国人对英人财产的搶劫——〔英国〕快艇在沿海或任何地方所抓得到手的财产。

在这种种情况下，不列顛政府为經營不列顛对华貿易的人从中国人手里获取比較开明待遇的道路，似乎只有兩条，一条是屈辱的道路，另一条是用足够的武力为后盾要求某种特权的道路。为了判別这两种对付中国人的方式，我們可以大略檢查过去三十年的历史，看看过去所推行的哪些办法可能达到当前的重要目标。

〔中略八段，历述 1808、1812、1814、1816、1821、1831 各年中英交涉史，凡“强硬”者皆成功，“妥协”者皆失败。——譯者註〕

檢查 1808 年以來貿易史的結果，使我們心中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目前，屈辱只會增加災難，我們應該用強大的武力做后盾，從中國人手里獲取特權，庶幾使得貿易建立在穩固而永久的基礎之上。我們很高興地發現管理過東印度公司在華事務的若干傑出的人物，也是支持我們這樣意見的。

〔中略三段述前任東印度公司駐華大班斯當東爵士、林塞、莫喬里邦克(Majoribanks)、普勞登(Plowdon)等人皆主張採取強硬政策。——譯者註〕

听取在海軍方面有經驗並熟習中國沿海情況和中國人性格的人們的意見，我們如今把他們對於這次行動所需兵力的數量和性質的看法列入附錄，提供勳爵閣下鑒核。

然則我們所希望的，僅僅用足夠的武力示威就可以從中國政府獲得，從而把我們將來的貿易安置在使商人滿足的基礎上的那些特權究竟是什麼呢？今請為勳爵閣下呈之。

對於陛下官員的污辱要求道歉，對於搶去的大量鴉片要求賠償。這些鴉片不是在走私行為中被搶去的，而是由[商務]監督命令繳出的。當時監督自己、英國以及其他外國駐在廣州的人，不論是否和鴉片貿易有關，通統有喪失生命的危險。這個問題必須由陛下政府去裁決。

我們只是指出，要獲得中國人的尊敬，對於污辱和這樣性質的暴行必須不能輕輕放過。

為將來貿易着想，極其需要簽訂一個通商條約，要中國人允許：

一、不單單在廣州，也允許到北部某些港口去做生意，例如北緯二十九度至三十二度之間的廈門、福州、寧波、揚子江和 Ke-Van-Chow[？字跡不清——譯者]，這些港口接近生絲、土布和茶葉的出產地，英國毛織品大呢(Longells)羽緞(Camlets)之類基本上也是銷在這一帶的；

二、在廣州或上述港口，普遍地和中國土人維持商務關係，我們極其強烈地反對限制商務只和某些行商交易，但是如果這樣限制，

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是他们所选出来的行商的债务担保人；

三、中国政府或官员不该把在中国进行合法贸易的英国国民看做劣等人，应让他们在社会关系上、家庭关系上自由採行欧洲习惯，自由佔有倉庫、自由携帶妻子家屬，在中国的法律保护之下，不受污辱，不遭迫害；

四、中英两国政府協議固定的出入口海關稅則，除非互相同意，不得变更；

五、允許作为商务监督的女王代表和皇帝、大臣以及地方当局直接联系，並許他駐在北京，或一个指定口岸，以便保护英国国民，管理貿易；

六、遇有触犯中国法律事件，懲罰应以犯罪人为限，不列顛国民不得視為相互負連帶責任，各人只对自己行为負責，不得混淆無辜与有罪；

七、如果中国人拒絕普遍开放口岸，則用購置或其他方式取得一个島嶼，以便建立英国商館。

我們相信，在这些条件之下，英国对华商务会进行得对我们国家有利的。設或必須用武力取得这些条件，我們不相信大不列顛人民和一般欧洲人会反对动用武力，至少我們建議，这种做法是值得的，因为不这样，唯一的選擇似乎只有放棄这项重要而又日在擴張中的商务，委諸走私与海盜一条路了。

#### 附粘备忘录

	英国茶叶进口量(磅)	英国茶叶稅收額(鎊)
1830	30,255,299	3,387,097
1831	30,648,348	3,344,918
1832	31,548,407	3,508,835
1833	31,829,619	3,444,102
1834	34,969,651	3,589,361
1835	36,574,004	3,832,427
1836	49,142,236	4,674,535
1837	30,625,206	3,283,840

中国沿海的行动时间应在西南季候风季节，即4月到11月。为了利用这个季节，艦队应在2月中或3月初集中馬六甲海峡，准备进入中国海去截断由西部向东北部海岸运输食鹽的政府船只，这项生意是有很高价值的政府專利事業。

艦队还可以捕捉米船，4月間有大量船只从台灣运米到福建去，福建是从台灣获得米粮供应的。

艦队包括一艘英国海軍的最大战艦，教中国人認識可以用来进攻他們的海軍威力是怎么回事。

第二級或八十尊砲战艦一艘。

第一級巡洋艦兩艘。

二十八尊砲巡洋艦兩艘。

小兵船兩艘。

大型輪船兩艘。

約六百吨級运输船七艘或八艘。

小型鉄壳輪船兩艘，以便在內河征服帆船之用；这些船可以拆散运去，需要时再裝配起来，这是沒有困难的。

第一級战艦一艘除去携帶她本身的軍火外，还可以順便运去水兵四百人。人員輸送計：

第一級战艦	400 人
第二級战艦	300 人
大型巡洋艦每艘 120 人，兩艘共	240 人
小型巡洋艦每艘 80 人，兩艘共	160 人
小型兵船每艘 20 人，兩艘共	40 人
鉄壳輪船每艘 100 人，兩艘共	200 人
运输船每艘 150 人，八艘共	1,200 人
共計	2,540 人

一部分士兵应为正規砲兵部队，以备进攻砲台或防守佔領中的島嶼。

再加上后备部队 3,960 人，連前共得 6,500 人。

要少数几艘載重 500 吨的运输船，为供应鉄壳輪船需要一艘，为

特殊供应品或儲备品需要兩三艘。

十三英寸或十英寸臼砲若干尊，为的安放在中国海軍船上使用，只要几天的工夫就可以把这种船只俘虜到足用的数目了，而安上臼砲以后，就会在海边有很大用处的。中国人沒有鉅型砲，为了海边作战，这也是需要的。又另需十二磅短砲若干尊，用以武裝鴉片快艇。全部鴉片快艇都可以調用。派若干英籍水手和印度水手到上面去，由一个海軍上尉指揮，快艇原来的隊長留充船長。这样来，全部鴉片快艇就归入总司令的指揮之下，可以很有效地用来封鎖中国沿海。

封鎖了沿海，截得了中国的公私財產以后，兵力應該立刻进到北京附近去，最重要的目的既然是获达上述目标，那么就該立刻向皇帝提出交涉，說明我們所受的損害，要求补偿，如果这种要求整个兒被拒絕，那么就繼續封鎖，並佔領一二島嶼。

要是認為台灣太大，兵力不够佔領，則佔領厦門与金門島，那兒有非常优良的海港，从那兒就可以截断台灣的貿易。舟山羣島也極其重要，我們可以佔領北緯三十二度的大舟山島。普陀距舟山不过几英里。这些島嶼的佔領，以及从那兒对山海关至电白一線海岸的有效封鎖，就可能使中国人屈服了，及至获得了最重要的目标，即对东北海岸諸港自由通商以后，便可以放棄佔領。

附录：汉得孙 (A. Henderson) 致拉本德私函 10月21日利物浦發

当前公众的注意力一致集中在我們对中国的关系上，有关这个問題的情报已經成为普遍的迫切需要了。今提供下列意見，这是根据1817至1837年間十六次前往中国所获得的經驗写成的。

[中略]正是因为过去的暴戾行为沒有遭到懲罰，所以帝国政府才敢于采取这样惡魔般的步驟的，——逮捕並囚禁不列顛居民作为呈繳兩百万鎊財產的人質，而这些財產，当时却又远在外洋海面，那就是說，不在中国政府的轄境以內。

[中略]就不列顛的利益而言，中国政府的这次失当行为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这給了我們从事战争的正当理由，这把我們放到一个終必可以專斷我們条件的地位上去，这样的机会是不可再得的；

如果最近这次的污辱与暴行竟也放过不管，那么在中国，生命财产两不安全，其情况将不下于从前的阿尔及尔（Algier），我们将被中国人所轻视，乃至被那些深受中国人影响的土人所轻视。

所谓中国的国力，不过虚妄之谈，现今这乃是世界上最为孱弱的力量，只靠妄自尊大的上谕说着成套的谎话，并把广大人民闷在无知之中去支持罢了。

中国人所常说的，他们不需要对外贸易的话头，好像已经使得英格兰的许多人相信，对外贸易真的对他们就无关重要似的。所有到过中国的人必然人人都知道这种想法何等的错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之依存于对外贸易，正和英格兰人一样。福建沿海乃不毛之地，但是人口密度却最高，其人乃所有中国人中最为勤劳干练者，整个儿依靠贸易为生，从台湾、马尼拉、暹罗和柬埔寨输入大米；用他们自己的船只对婆罗州、爪哇、新加坡和暹罗经营大量的航运，据中国人告诉我，如今该省去到这些国家的移民每年达二十万人之多。我在海上看到他们的船只，为数极多，沿海也布满了渔船。有几个美丽的港口是我们的航行人员所非常熟悉的，没有防御力量，小小的武力就足够封锁全部海岸了。

〔中略〕敌对行动的兵力可由现在印度皇家海军和好望角舰队所抽得出来的舰只组成，加上由英格兰派出的两只蒸汽巡洋舰，印度海军的三四只轮船，从锡兰抽调三百名欧籍士兵，从马德拉斯调一团土著部队，配上一小队欧籍的与土著的砲兵和火箭兵，这些兵力，连同现在已在那边沿海服役的几艘小型船只，就已经足够对中国海岸作有效的封锁了。

我还建议应该由不列颠政府备就一份适当的宣言，翻成中文，以备到中国去散发。这个文件是会收到效果的，因为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没有好感，他们把那班人看作外国人，而那班人也的确是鞭打人。这个文件可以简单叙述我们所受到的污辱和委曲，说我们是为过去要求赔补，为将来求得安全的，开列我们认为必要的调整办法，并威胁要进行敌对行动，一直等到满足要求的时候才肯罢休。中国人的特殊性格会使这种情况下的协商比不协商还要坏的。于是舰队



就立刻佔領虎門砲台，逮捕一切找得到手的上級官吏，放几名回廣州，給他們一份宣言，令其上達北京，並要求廣東省政府在兩天以內給我們回答；就在这同时，我們則用輪船把宣言和其余逮捕到的官吏送去北京，我們可以提出，如果廣東省政府的哪个官員願意搭我們的船去北京，我們可以把他帶去。

就憑这样勇敢而强有力的行动，地方政府立刻就被解除他們最好的武裝——延宕手段了。

既經決定採取的任何行动，必須俾一切努力去实现。对待中国政府也和对待一切其他懦弱的政府一样，不可信賴一次勇敢的强力行动所获得的成就。不过通过这么一次行动，我們就可以恢复我們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从我們的利益和政策着想，除非中国政府拒絕答应我們的正当要求，我們必須避免採取任何損害中国多数人民的行动。

不列顛政府所必須忍受的唯一牺牲只是茶稅收入將延迟六个月至八个月左右，而这样，我們却把中国人一直用来恐吓我們的武器——停止貿易，反轉来用以对付他們。不过，这种做法是会造成很大災难的，所以最初應該只限于对外貿易和食鹽貿易——食鹽貿易是归政府專利的。單憑这些步驟，三个月以內就会把广东和福建造成不安状态，逼得政府答应任何要求，否則，我們就截断沿海貿易和沿海的捕漁業。

用上面所述的那点兵力就可以完成下面各項任务：以虎門或安蓀海灣（Anson's Bay）做司令部，在进口处放上兩条小船，用一支兵力佔領虎林山附近食鹽碼头的砲台，这样就把整个西部海岸封鎖起来了。

向东，可以把兵力放在大潭灣，用以看守 Sima Channel，[待考——譯者]大潭灣是可以避風的。

封鎖廈門，需要三只小船，福州府也要一点兵力，這兩处都是福建省生意繁盛的地方。

巡邏艦艇也應該进到浙江省的鎮海或宁波和上海县与揚子江口，后兩個地方是和江南省相通連的。至于随同輪船开往北京海

口——塘沽的兵力則是北京談判中充分表現我們威力的兵力，如果交涉不滿意，那麼我們應該佔領大潭灣和島嶼，做我們自己的港口（我認為一部分理由是用它當做被劫鴉片的補償），這個港口比澳門好，水深，面闊，有陸地環抱，船隻隨時可以進港，並且地居要衝，易于防守。那兒有較大的陸地，垦種起來，足以自給。在島的西北部伸入海中的地方有一處優良的所在，可作商埠，恰當所有北部來船的航路上，中國政府是沒有力量防阻沿海船隻運茶葉和生絲到那兒去和我們交易的。

**巴麥尊致義律** 1839年11月4日倫敦發，第16號發文 機密件 見  
F. O. 17/40

茲送來我發給海軍部的一封信的復本，從此你可以獲悉，陛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最近所加於廣州不列顛臣民的暴行，有意採取行動，獲致滿足；以後，我還要將這封信中所提到的致中國政府書送給你，並發給你和馬他倫（Sir Frederick Maitland）兩人訓令，授予你們和中國政府進行交涉的全權。

遠征軍將在4月到達中國海，你可以採取適當步驟及時把所有不列顛臣民從廣州撤退出來，並盡量撤出那兒的英人財產，庶幾在遠征軍開始行動時，不再有不列顛臣民留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如果還有英人財產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也很少。

你可以利用收到此次發文以後，到遠征軍開到以前這段時間，盡力收集對馬他倫有用處的情報。

陛下政府對於大不列顛和中國之間必須討論的問題的看法，以及陛下政府當前的意圖如下：

不列顛政府承認每個不受條約約束的獨立國家，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去管制它的人民和外國人的商務關係；隨意允許或禁止經營任何本國工農物產或外國進口貨；對進出口貨征收它認為適當的海關關稅；並制訂適合於國境以內的商務的規章；（不列顛政府從來絕對沒有為英王臣民要求享有進入那些和大不列顛未訂通商條約的外國國家去的權利，也沒有在這些國家要求商務上的特殊權利，或免

受該國已有的法律規章所約束)。〔按 11 月 23 日外交部致義律第 19 號訓令附送一份新訓令以代替這次第 16 號發文，新訓令內容除刪除此處括弧內(不列顛政府從來絕對……)一句外，其餘完全相同。外交部並令義律將舊第 16 號發文原件送回本國。——譯者〕

所以陛下政府並不否認中國政府有權禁止輸入鴉片，陛下政府也不否認，如果外國人或中國人違反了正式公布的禁令，攜帶鴉片進入帝國疆土以內，中國有權將其拘獲，並予以沒收。

但這些財政禁令應該不偏不倚地堅決地執行下去；不得給外國人佈下陷阱，一個時候，放任禁令成為具文，甚至允許政府官員公開協助違禁，到另一個時候，則並不適當地通告執行禁令，突然緝拿外國人帶進去的貨物，——這些貨物正是政府當局實際上長期弛禁所引誘進去的。現在的情形是，中國政府於允許其官員公開做了伶仃廣州煙運經紀人多年之後，不經適當通知，亦不首先懲辦自己那些曾充鴉片生意保護人與贊助人的官員，却突然採取嚴峻措施，擄取並沒收伶仃船上的鴉片，所以陛下政府儘管並不否認中國政府有權在它的轄境以內緝拿並沒收違禁物品，然而對於這種縱非有意欺詐，至少也是反復無常的行徑，還是認為有理由提出訴怨。

中國政府的這次行動是不能用任何原則去辯護的，國際法也罷，抽象的正義也罷，都不中用。因為，那個政府允許其官員長期地公開破壞煙禁，甚至充當招引那種商品的工具，不斷地獲取人所共知的定額利潤，之後，突然變更制度，可是卻又感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懲辦真正的犯人，不足以緝拿進口船隻上的鴉片，於是就用暴力對待所有居留廣州的英國商人和陛下的商務監督，而廣州英商中却有許多人与鴉片貿易無關，商務監督則又是我國君王的一個官員，根本與任何貿易無關；中國政府不僅威脅要用殘忍的飢餓方法處死這些人，並且也真的把這種威脅付諸實行，其終止實行的條件就是要那些不在它的控制之下的其他一些人來贖取這些商人和這位公務人員，呈繳中國政府憑自己的力量抓不到手的大量財產來買回他們的生命。

陛下政府首先必須為不列顛君主所派官員個人所受的暴行，從而也就是不列顛君主所受的污辱要求滿足，其次，對於以強力囚禁不

列顛人民而以其生命勒索去的贖金必須要求补还；由于被中国政府当作贖金收取去的特种物品不能归还回来，陛下政府必須坚持那种物品所值的价值应由中国政府給还。

趁这次机会，陛下政府还意圖要中国政府偿还行商所欠某些不列顛商人的债务；既然中国政府强迫不列顛人只和行商交易，那么中国政府正應該对这些行商的债务負責；最后为了索取补偿而派遣远征軍到中国，將支出龐大的开銷，中国政府必須支付其一部分。

陛下政府今次对待中国人的做法，有意采取多少像中国人自己所慣于实行的那样，那就是說，开头先来一个打击，然后再說道理。

因此之故，第一步行动是封鎖珠江，到兩广总督問起封鎖的理由时，便把打算送到北京去的那封信的复本送給他，要他轉交政府；第二步就佔領舟山羣島，攔截沿海商船；最后，海軍司令就出現于北直隸灣的白河口。

陛下政府意圖保有舟山羣島，一直等到中国政府对各事都有滿意的解决的时候为止；从舟山撤退的一个条件可能是这样：在那些島嶼中，許給不列顛人以某种像澳門似的居留地，並以条約保証允許不列顛人到中国东部沿海所有港口或某些主要港口去进行貿易。

不过，关于这类事情，我还要給你进一步的更具体的訓令：現在告訴你，只是为的要你注意这些，庶几你可以尽力收集情报，到將來收到訓令时好帮助你执行那些訓令。

附件 巴麥尊致海軍部 11月4日 机密件 見 F. O. 17/40

我必須奉告貴部，陛下政府已就最近中国政府对待陛下駐广州監督及居留該城經商的陛下子民的行为，作最严肃、最細心的考虑，达到了下列决定：为不列顛的商务利益計，为女王陛下的荣誉計，都必須采取行动，就陛下官員和陛下子民被迫忍受的污辱与損害向中国政府要求，並榨取滿足与赔偿；为此，陛下乐意于命令派遣海陸軍到中国沿海去。

这支远征軍之进入中国海，意在佔領中国沿海的某处島嶼，以之作为供应与行动基地。指揮远征軍的海軍司令必須有权便宜行事，按照他就地取得的情报，选择所要佔領的島嶼；不过他應該选择这样

的島嶼：它要有良好而安全的停泊港；它要便于防禦中國方面的任何攻擊；如果情況需要永久佔領，它要便于永久佔有。陛下政府傾向於相信舟山羣島中的一島很合乎這樣的要求；該羣島當廣州、北京之間的中途，接近可航大江的三角洲，從許多方面考慮，適于做總司令站。

遠征軍一旦在一個安全的基地站住腳，海軍司令應該不失時機，立刻對中國沿海的某些處所實行嚴密的封鎖，封鎖的地点，由他就貿易量最大而他所指揮的武力又便于監視的地方去選擇。于此，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監視四個或五個主要地点就夠了，例如珠江、廈門城、台灣島、舟山羣島附近沿海、黃河口，流入北直隸灣的白河，即北京河的河口。

海軍司令同時應該捕捉或扣留一切找得到的懸掛中國旗幟的商船，不管是政府的或其臣民的，都是一樣；扣留到的商船應該遣送到總部所在地去，就在那兒看守起來。海軍司令扣留這些船隻，不必要扣留各船上太多的水手，只須他們足以把船開到圍集地点，並能適當地照顧貨物就夠了，這是為的當事情的演變需要給還船隻與貨物時，那些貨物不致損壞變質，交還其所有主。至於為這樣目的所不需要的的水手則可以在中國沿海最近最方便的地点送上岸去。

這些行動的目的是雙重的：首先是截斷沿海貿易來困擾中國政府；其次儘可能地多多掌握中國人的財產，用以保證中國政府答應提出來的要求。有人報告陛下政府，沿海商船極多，從廣東向北部港口運鹽的，在各口之間運米的，航行於台灣島與大陸之間的，起初可能有大量的商船落入陛下巡邏艦艇之手，接着為了避免被捕捉，其餘船隻，就會留在港里，帝國所有沿海省份都會痛切感受貿易停頓的影響的。

海軍司令應該立刻前往北直隸灣，親自組織白河的封鎖，遇到從出口港開到首都去的糧船，儘可能地多多捕捉，這些糧船是運輸貢賦的。

到了白河口之後，海軍司令應該立刻把陛下外交大臣致中國大臣書送到北京去，這封信將由商務監督轉交給海軍司令；不過，海軍司令應該經過他最先接觸到的中國當局之手把那封信送達北京；他

不該讓任何不列顛人落入中国政府或其官員之手。

發送書信的用意是告知中国政府，何以陛下政府对中国政府採取敌对行动的理由；說明陛下政府必須提出的要求如何；並宣布，在中国政府答应这些要求以前，陛下武裝將不停止敌对行动。这封信並也說明，今当中国当局对广州不列顛人民和不列顛君主的一位官員犯下暴行之后，中国政府尚未向大不列顛就过去給予滿足，就將來提供保證之时，不列顛政府不可能讓任何不列顛人落入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下；因此，中国政府若願意举行談判，解决爭端，必須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到海軍司令的軍艦上去进行；可以告訴中国政府，陛下方面已經授予海軍司令和随同海軍司令前来的陛下商務監督以全权进行談判。我有責任給海軍司令和商務監督發去充分的訓令以作他們进行此項交涉的指导；我需要請求貴部指示海軍司令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服从他和商務監督所將收到的关于此事的外交大臣的訓令。

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海軍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裝备極端無用；因此，上面所說的行动，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执行成功，这兵力远較就其活动的漫長海岸線及其任务規模初看起来所需要者少得多。

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識的人說，像我所描写的那样行动，有这样的海軍力就能完成，即双層甲板的主力艦兩艘；巡洋艦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艦应是大型的；輪船兩艘或三艘，再配上相当数目的小型船只，最后一点，据說海軍司令就地可以發現大量的私人貿易船只，專为快速航行而造的，配备良好，武裝齐全，只要派出超額的軍官去担任指揮，很容易僱作此次临时服役之用。

由于我們对华关系对于陛下印度領土的利益有其更大的特殊意义，陛下政府認為这些行动之一般的監督与佈置應該委諸印度总督之手；不过海軍司令和商務監督在广州和中国当局的一切接触中，还應該根据陛下的授权，以陛下名义，向他們提出要求，进行交涉。

因此需要通知印度总督，要他为实现陛下政府的意圖进行他認為适当的佈置，这次行动很自然地將委任印度艦队的海軍司令去担任，因而貴部應該給他訓令，要他把整个事情和印度总督取得联系，

商妥全部的布置和即將採取的步驟。

儘管远征軍的主力首先應該开到海軍司令決定佔領的島嶼方面去，海軍司令還應該派一艘快船先到澳門，接出陸下商務監督，商務監督將受到訓令，準備攜帶在海軍司令和他自己作進一步行動時有所助益的僚屬，一同登上海軍司令的軍艦；海軍司令路過廣東海面時，應該留下封鎖廣州的艦艇，並命令指揮官立即開始封鎖港口，拘留商船。

远征軍需要在4月里到達中國海，這是西南季候風開始的月份，同時，廣州上一年度的貿易事務也結束了，所有的歐洲人也都會離開廣州前往澳門去的。

從以上所述，貴部可知陸下政府對中國政府有某些要求，需要對該國政府施以壓力，好迫使該國政府答應要求，但也無須施用壓力到不必要的程度；陸下政府特別願意避免對中國人民採取任何不必要的暴虐行為。因此除去對於要佔領的一島或數島而外，如無必須，或沒有遇到挑畔行為，陸下政府無意要海軍司令去進攻砲台，破壞或毀滅城鎮，或對中國領土的任何部分採取任何積極的敵對行動。

澳門可能集有許多不列顛人和若干不列顛財產，所以必須要充分準備防守；但是這個發文所說到的各點，都必須給海軍司令留下充分的自由，只要他堅持訓令的精神，必要時，他可以不受訓令的文字所拘束。

現在我奉告貴部，陸下樂於將上述內容的訓令送致印度艦隊的海軍司令；並採取行動把我上面所提到的海軍交他指揮，以便在中國海服役。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39年11月4日倫敦郎巴街3號發，阿里爾號遞送，1840年4月3日收到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東印度協會的核心委員會已經把他們關於商務的，以及解決中國問題所需兵力的備忘錄送進去了。還沒有透露出一點消息來，不過使用武力的說法，在這兒已很流行了。

約翰·巴罗(John Barrow)致拔克浩斯 1839年11月17日 見

F. O. 17/35

明多勳爵(Lord Minto)——且从蘇格蘭回來，我要注意把你送來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呈交給他。

前次匆促之間，我已經把我認為合適的辦法向巴麥尊勳爵提過一個輪廓，目前我只對查甸的特別建議，略說几句。

查甸的头一封信建議四點要求：一、對污辱作適當的道歉；二、賠償用恐嚇手段搶去的財產；三、訂立平等商約；四、開放帝國口岸對外通商。我認為可能誘導中國人答應第一第三兩點。但是他確信第二點也可以不用武力就獲得讓步，我感覺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為了成功地榨取這種讓步，查甸知道該要多少武力嗎？

然而，為了獲致二四兩點，查甸認為或有佔領沿海某些島嶼的必要，他列舉了几个島嶼的名字。進一步他就說，如果可能的話，訂商約開放帝國口岸對外通商，並列舉了七八個港口的名字；接着他就說明所有這些想望中的要求如何取得。而這些要求，我堅決相信，如果有可能（而這是不可能的），也會根本破壞了整個目標。

佔領他們几个島嶼是開頭時相當強有力的行動，對於為了我們的商務利益而要去對付的那班對手不會是一種安慰。島嶼之一的台灣，大得不像一個島。但是這並不是他建議侵略的全部，他告訴我們說，為了得到這些要求，必須拿足夠的武力做後盾，這支武力要足夠封鎖約從北緯40度的長城起，到北緯20度的海南島為止的全部中國海岸。這就是說，封鎖一條長達一千五百英里以上的、充滿了港灣的海岸線。作這種有效的封鎖，需要把英格蘭艦隊的一半兵力都開過去。誠然，查甸先生所建議的兵力，不論船隻或人員，都不算多。但是，不談封鎖，他多少前後矛盾地說是要立刻前往北京附近“通過一個特派代表把我們的控訴放到皇帝面前去。”

查甸先生所建議派遣的兵艦之一，他稱之為“第一級最大型戰鬥艦”。這樣一條有甲板砲一百二十尊的戰鬥艦，去北京附近！北京在內地一百四十英里，可泊六十四尊砲軍艦的最近海岸的最近港口深



入北直隶淺灣十五英里有余，假如他竟有机会进得去，他就再沒机会出得来！而那位被任为代表去向皇帝呈上我們控訴的人物，却还是沒有机会望得見北京。从前洪任輝(Flint)到北直隶去“把我們的控訴放到皇帝面前”，他自己却被放到監牢里去过了好多年。

凡是看过馬戛尔尼(Macartney)和阿美士德(Amherst)大使以及范布龙(Van Broom)的出使記載的人，立刻就会曉得从北京当局那兒是什么也得不着的，温和妥協的行徑也罷，强硬不屈的态度也罷，最下賤的屈辱也罷，什么也得不着。样样事情都指到广州去，广州是他皇帝陛下普天恩澤，垂顧外人，許予进入，讓他們获取那些上蒼拒給他人，而惟独出在他的領土上的物产的唯一口岸。这就是北京的态度，别的什么都不讓步。老乾隆皇帝是一个仁厚好心腸的人，他朝廷上的大僚也都如此。他們对待馬戛尔尼勳爵的态度是一貫誠摯友好的，但是談到对外人开放口岸，或是广州以外的任何一个口岸，那就彬彬有禮而又坚持不渝地拒絕要求了。最近事件將使他們更加坚持不讓，难道还有疑問嗎？

然則怎么办呢？除非我們像美国人所表現的那樣，接受那么严酷的条件在广州做生意，否則事情是不能就像現在这样下去的。

不管怎样，陛下代表总是受到了人身污辱的，他被置身于困难境地，可以說是被强迫行事的（就像东印度公司職員多次受到过的显然是同等情况一样）。我們有了很好的理由，但除非拿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我認为任何方式的交涉，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就是有了这么一支武力，首先，我还是满足于佔領香港，把行动局限在广州。香港在虎門口外，有很好的淀船港可容許多船只，淡水充足。在香港架上少数几尊砲，做些工事，有一艘战斗艦就足够保护商船了，別的海軍則用于封鎖珠江口，佔領黃埔。黃埔扼珠江內河及其主要出海水道，就从那兒和兩广总督取得联系。

我强烈建議海軍司令应是进行交涉的唯一人物，由国君授予全权（因为中国人严格重視这种权威），在这样远距离的条件之下，尽量給他明确訓令，但不要限制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應該明明白白地讓兩广总督了解到，必須开始談判，不得拖延。或者是他自己前往总

督府，或者是在他的旗艦上接見總督，但不可只是他自己一個人而沒有陪伴。遇有借故延遲會見時，指定一個最遠的延遲敵對行動的日期是合適的，因為中國人是慣於延遲的。碰到這樣情況，那麼，如果我对他們的性格了解得不錯的話，派一兩隻輪船到廣州去，向城內打上几砲溜彈或火箭，很快就會教總督和高級官吏感到危機而就範的。

如果總督要求等候皇帝答復的時間，這乃是滿漂亮的借口，也不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可以告訴他，封鎖廣州之餘，還有足夠的海軍可以受命到北直隸去向皇帝提出同樣要求。而當廣州完全失敗時，這也確實是可以做到的。我不能想像在廣州會完全失敗。不管怎樣，海軍司令官應該是唯一的談判代表。

假如在廣州和北直隸都失敗了，那麼除去摧毀沿海貿易而外，就沒有別的法子了。這樣做，對於我們並沒有好處，卻把几百萬可憐的無辜人民投入最悲慘的境地。沿海航運是由大帆船裝載的。這種帆船分成許許多多的艙格，由許許多多的家庭佔用，每家各裝小量貨物，各家自然都有好多人口，我們把各人擺到那里去呢？還有的船只是在海南至北直隸之間運鹽的，我們能拿許多鹽怎麼辦？所有的白銀、漕米、谷物、茶葉、生絲都經過大運河運輸。東印度公司商館的一位先生印過一本小書，說明把福建茶葉經海道運到廣州，就節省多大的費用，物主顧主兩都有利，但是沒有人採納他的話。行商說，從內地運慣了的，不能改弦更張。

說到義律的備忘錄，要是 1837 年鴉片貿易合法化了，或許還可以行得通，但是現在卻不可能了。相信造成最近暴力行動的，不全在於鴉片之不道德的、毀滅性的作用，是有理由的。銀幣的通常成色降低了[?]，而這則是紋銀換了鴉片的結果（這是不錯的）。

### 倫敦印度中國協會委員會提交全體大會的第五次報告書

(5t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 Presen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held at the Jerusalem Coffee House)

1840 年 1 月 28 日，見報告書頁 13—14。

从最近陆路邮班传来的消息中，我們發現，由于〔政府〕採取了和本會提交外交大臣的方案非常相像的行動方針，我們很有理由預期對華糾紛很快地就可以結束，和平關係即將以兩國簽訂條約而恢復起來，這是本會引為極端欣慰的事情。……我們希望，溫和與堅決并用，現有糾紛即可得到調整，從而和那個帝國之間的有價值的貿易也可安置在有利而永久性的基礎之上。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40年2月4日倫敦發，1840年5月30日收到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1號收到你9月24日的來信，非常感謝。

又律一天比一天惹蟲了，然而女王陛下的大臣們還是沒有說要把他調回來，他們也不願意說明他們究竟打算怎麼辦。巴麥尊勳爵完全了解這回事情。自從瓦倫(Warren)的小冊子出版，並分送上下兩院以來，議員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也開始有點兒好轉了；不過聖徒們(Saints)還在反對我們，而真正荒謬的是東印度公司的理事(East India Director)阿思台(Astell)，是他詛咒販賣鴉片，誹謗我們全是罪惡的走私販子，他走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教友派的人(Quaters)就反對我們，不過我對這些倒也並不惊奇。威靈吞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斯坦萊勳爵(Lord Stanley)、山登勳爵(Lord Sandon)、喬治·斯塘頓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約瑟夫·休謨(Joseph Hume)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幫我們的。我打算明后天求見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今天下午和巴麥尊勳爵有約會。

我們已經僱妥佛拉西菲爾特和另外一位律師，大約叫做奧斯力佛斯頓博士(Dr. Osriverston)之類。他們都是頭等的腳色。我們又僱妥考特奈(Courtney)先生在下院里從事佈置，希望能召集一個委員來調查我們對政府的賠償要求。本城議員克勞復(Crawford)先生起帶頭作用，不過斯密斯才是我們最有號召力的台柱，他並希望帶動他的兩位堂兄弟議員和他一道干。卡爾斯·福布斯爵士(Sir Charles Forbes)反對懲膺中國人，只贊成付款子給我們。他並不在國會里。我想我們德風郡(Devonshire)的議員是不可靠的。我在蘇格蘭的時候，

曾尽力向他們以及許多別人进行开导說服，相当成功。我希望瓦倫的小冊子對我們有極大的幫助。我曾供給瓦倫資料，我本以為我在他身邊，供他咨訊，可以把小冊子寫得更好些，如今是白想了。他可以將篇幅縮短很多，那樣就大大地便于議員們閱讀了。出版家麥萊(Murrey)是我們一邊的人，要是我早點認識他，他可能答應出版瓦倫的《鴉片問題》這本書的，瓦倫自己和他接洽過，他沒有答應。律勞卑夫人問了許多關於他的小冊子的問題，並給我提了許多很好的意見。

我向你保證，就是我們要中國人賠償繳給義律的鴉片的希望失敗了，我們還要俾我們的能力想各種方法來取得賠償的。繳出去的鴉片是全毀了的嗎？這兒許多人都表示懷疑。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40年2月6日倫敦郎巴街3號  
發, 1840年6月28日收到 來源同前

本月4號我已由陸路郵班給你寫了一封長信。現在聽說布朗特號(Blonde)巡洋艦要帶一包郵件直放中國，中途只靠好望角一處；我借這個機會再給你寫幾句。……

本月4號我和巴麥尊勳爵有一次會談，我提醒他注意外國商人被逐出廣州以前，客行所欠他們的債務問題。我告訴他債務的了結辦法，已有定案，那是我們所能獲得的最好辦法了，並且也是經過皇帝詔准的。頭一年攤還的數額已經付清，剩下的部分以及自我離開中國以後所發生的其他債務，到談判條約時，必須考慮到。我相信，到我們作戰至若干時日以後，遲早是要談判條約的。

勳爵說沒有人向他提過這些問題，于是就問我債務是怎麼發生的，至今為止，是用什麼款項償還的，要我把這些問題寫一份備忘錄給他，我答應立刻給他。他提到由許多在廣州的商人以及少數其他商人簽名而沒有我名字的一封請願書，是由英格斯(Inglis)送來的，他指出這些人一面自己在進行協商解決，一面又向政府來請願，在請願的答复到達以前，他們已把問題解決了，他說這是荒唐的，我聽了好樂。

义律在去年9月23日来信上說，关于在港口外做生意事，他希望下一次的發文就能有好消息报告，巴麦尊勳爵看到这消息很高兴。大臣們必然渴望弄得茶叶，不惜任何手段地去搞，要是再沒有来貨，十四个月后，稅收就要受损失了。

**奧克蘭勳爵 (Lord Auckland) 致霍布浩斯爵士 (Sir. J. C.**

**Hobhouse)** 1839年12月21日印度錫拉(Syra)發，密件，1840

年2月13日收到。見不列顛博物院手稿部藏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

(Broughton Correspondence), 編号 ADD. MSS. 36474, 卷 19.

我对于我們現在的开支規模害怕極了，到达加尔各答以后，我的头一个目的就是要立刻把我們的財政情况很好地仔細研究一番。…… [中略——譯者] 我要着手把政府和地方的罌粟种植利益逐漸分开，努力划清合法貿易和非法貿易的界限。

**奧克蘭致霍布浩斯** 1840年1月23日印度勒地(Nuddy)發，密件，

1840年2月13日收到。見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ADD. MSS. 36474,

卷 19,

关于对华意圖問題，你的来信說得更为全面坚定。…… [中略——譯者] 除去用武力做后盾向中国索取賠償而外，我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别的途徑可走，虽則我把這個問題看得極為严重，許多困难將由此而来，但是我們会尽最大的努力克服困难的。正如你信末所說，联帶着来的更其令人焦急的是財政問題。我們許多方面的开支正在膨脹，紧縮的时期似乎得放到更远的將來去，而不在目前。我們的鴉片收入已經受到惨重的损失了，不过别的收入来源是好的。我相信我們庫里还会有可觀的存底。我回到加尔各答，首先就注意这一切。

**亞当·艾姆斯里 (Adam Elmslie) 致威廉·艾姆斯里 (Wil-**

**liam Elmslie)** 香港發，[估計在 1840 年 2 月 20 日前送達外

交部] 見 F.O. 17/35

9月3日 自从上次給你来信以后，中国政府有了很大的轉变。7月8号，有几个水手到[澳門]岸上去散步，走到一个村庄里去，中

国人不喜欢他们，在庙子那儿向他们投掷石子，于是就发生了斗毆，中国人一名当场斃命。所有和这案子有关的水手都受到了审讯，有几个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另几个监禁六个月。欽差大臣[林則徐]对于这种判决不满意，他說英吉利人杀死一名中国人，必須交出一名英吉利人抵命。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首席监督义律宣称，他决不交出任何人。8月12日，欽差大臣命令所有的中国僕役离开英吉利人，断絕一切粮水供应。这个命令受到严格的遵从。8月21日我們在澳門就得不到新鮮食物了。葡萄牙人受到警告，如果他們敢于給英吉利人任何支援，則他們的供应也將同样地被断絕。我們又接到命令，限三天內离开澳門。23日陛下代表机构的人員乘小艇路易沙号(Louisa)来到了此地[香港]，最初，大家以为中国政府是要逮捕义律的。第二天，我們也来了(为的避开中国政府的困扰)。如今最苦惱的現实临头了。我們是在大羣的商船队中来到香港的，这乃是世界上最大最优美的商船队(当时共有51艘)，可是却不可能从岸上获得米和淡水来活命。岸上所有的井都放了毒，各有一个招貼說，“留神，此井已放毒，本地人莫动，飲用此水，必至断腸。”为此，大家主張吊起井水来看看，結果起出大量的树叶子和别的杂物(誰也說不上是甚么东西)，这些东西是包裝起来，加进石子放下去的。大家認為必須把这情况报告給中国官員，看是否是由政府下命令这样做的。于是在25日，义律就派遣四艘武裝船只去致送文件。第二监督詹斯登(Johnston)乘第一艘，船头悬英国軍旗，陪同前去的有兩位官員，二十六个人，砲四尊，毛瑟槍二十枝，另手槍、長矛等等。第二艘船上有艾里(Airey)上尉和我自己，英国水手十四人，船头上有九磅砲一尊，还有大批的毛瑟槍。第三船有一个軍官和六个人；第四船，三十个人，兩尊砲，都是如上一般地武裝着。我們在正午十二时开船。下午一时望見九龍灣面有兩艘水师船。二时，开到距最近一只水师船几百碼的地方，我看到一个人在分發火繩槍，每人一桿，艾里上尉立刻命令人們站到大砲旁边，此时砲已裝上火葯和砲彈。詹斯登企圖靠近水师船，但中国人拿砲对他瞄准，这可能在詹斯登开火之前，就把他們全部毀灭的。于是我們四只船就在这兩艘水师船之間排成战斗行

列。(水师船的位置使他們如果开放大砲，就会彼此互相受到轟击) 文書终于遞过去了，我們得到了答案。三时，我們离开水师船，中国官員大为高兴。

9月5日，在陛下海軍小艇[路易沙号]上。現在来叙述我的第一次战斗行动。上午九时，我和义律及皇家海軍軍艦伏萊基号(Vo-lage)艦長斯密斯(Capt. Smith)以及其他几位登上軍用小艇路易沙号，到九龙去向中国官員获取供应品，随行的有巡洋艦珍珠号(Pearl)和伏萊基号的一只附屬快艇。正午十二时到达該鎮，那兒泊有三条大型水师兵船，有一座强固的砲台。經過和官員的長時間会談以后，路易沙号、珍珠号和伏萊基号附屬快艇就在距离水师兵船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下午二时，义律給官員送过一个通知去，告訴他們說，如果在半小时以內还不备好供应物品，他就要轟沉水师兵船。半小时过去了，沒有送来供应品，于是斯密斯艦長就命令附屬快艇开火，这命令立刻被执行了(附屬快艇船头有十八磅砲一尊)。于是水师兵船拼力張起網繩，就在一半手槍射程的距离以內和我們搏斗起来。我們的砲是备好了火藥和砲彈的，第一砲打过去以后，他們所有的砲都對我們展开了駭人的轟击，並且打的相当准(每只水师兵船有砲十門，他們把所有的砲都搬到和我們接战的这边船舷上来了)。路易沙号有十門旋迴砲和四門三磅長筒砲。附屬快艇船头有十八磅砲一尊，珍珠号有六磅砲六尊。水师兵船上的砲火，謝謝上帝！是不够充足的，被压制下去了；否則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幕历史了。我們的主帆被打中了十九砲。我可以向你發誓，我們在偏舷上的辰光是不快活的，所有的人都必須为火砲奔忙。砲台也向我們开火，打得頑强而相当准确，因为路易沙号悬有長旒，所以砲台上所有的砲火都打向这只小艇，絕少有砲彈落到珍珠号甲板上去的。路易沙号的司令官战斗得很优異，打到四时半，計發砲一百零四發，彈藥打完了，不得不退出战斗，这使我大为高兴。可是水师兵船一經發現这样情况，立刻就揚帆向我們尾追而来，等到他們追到我們的时候，我們已备好了四十四副彈藥，于是我們把小艇的右舷轉向来船，珍珠号則以左舷船头相向，如此，我們就以三面船舷的砲火把他們打得落花流

水。我們第四次裝備彈藥以後，一砲連一砲地打去。甲板上的尖叫声是駭人的，但是我並不害怕，這是我有生以來使人類流血的第一个日子，我希望這也就是最后一天。但是我不怕，因為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投入戰鬥，去登陸佔領砲台了。到了下午五時，聽到砲声趕來援助我們的英國船就已經出現了。正當我們第二次停在海灣口外重整裝備的時候，威廉要塞號(Fort Williams)的艇船首先趕到。這只艇船有二十名人員和足夠的武器，一經開到，立刻就拿起了武器。在瀾天砲火之中，我受命下划子到英國兵艦上去提取武器，謝謝上帝，我安全無恙。當時我以為我就是納爾遜(Nelson)第二，所有的人都會把眼睛看着我。當一顆六磅或九磅砲彈清清楚楚地洞穿我們的防雨布時，人們都癱瘓了，我則說不出話來。不過最後我還是上了划子，不一會就上了威廉要塞號，取得了武器。此時伏萊基號隨着微風開進海灣，我則划過伏萊基號靠近路易沙，而路易沙卻已經得到彈藥的增援了。我從下風一面上路了路易沙號，路易沙還在出色地錘擊着水師船隻。劍橋號(Cambridge)船長道格拉斯(Douglas)率領十六名英籍水手(全穿的白上衣藍褲子)駕船靠近路易沙，要求從後面攻上水師兵船，這個要求被允許了。他去得很勇敢，當他划近水師兵船船尾四十碼的時候，他放下了槳，向水師船打了兩排毛瑟槍，打的很准。水師人員隨即轉到船尾，把他們的火繩槍架在主帆上向道格拉斯船的人羣中心作咬定目標的射擊，有幾個人應聲而倒。當他們靠近水師船尾的時候，道格拉斯已被打穿了胳膊。這個時候，伏萊基號停住了，但射程趕不上，風又息了，不能深入到海灣里去。六點半鐘的時候，有信號教我們撤出戰鬥，但是因為天還有些亮，所以路易沙號、珍珠號和伏萊基號附屬快艇還是把最後一排的甲板砲打了過去。然後我們就受命靠近伏萊基號，我們執行了這個命令，喝到了一些滲上水的酒。九時，我們到達香港，各自回船。但是有命令要我們第二天一大早备好船艇集合。我回到自己的船上，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大受讚揚，洗清了火藥氣。

9月6日 我在夜里十二點鐘上床，睡得很甜，直到早上四點，才有人叫醒我，準備到九龍去重新作戰。上午五點，我們上了艇船，



由十四个印度水手划船。我們每人各有一桿来复槍、一把手槍和一柄战斧。我們是去征服,或者說是去杀人的。但是你看,当我们裝好了来复槍和手槍繞过九龙沙尖的时候,我們却看見伏萊基号停在海灣外边,路易沙号和珍珠号靠在她的旁边。三只水师兵船仍在他們的老地方。我們說不上这是什么理由。义律說沒有向三只水师兵船进行攻击,是因为他觉得向三只不中用的水师兵船开火会有損陛下皇家海軍的令譽。但是如果他不想毀灭兵船,火燒村庄,他为什么又首开第一砲呢?我思想上認為不列顛旗帜的令譽是已經被破坏了。假如他無意于把浮在中国水面的政府船只、划子、排筏通統毀灭干淨的話,那么他为什么敢于在盛怒中开火呢?中国人自然很可以說他們把我們揍了一頓。最大的那只水师船上的司令官打掉了一只手,不久以后,就因为所受路易沙号的砲彈伤而去世了。我希望我絕對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們已經被揍得很够受的了。

**巴麥尊致海軍部** 1840年2月20日机密件(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致在华全权代表海軍上將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和义律第一号訓令的第一号附件)見 F. O. 17/37

关于我去年11月4日發致貴部的那封信,我現在奉告我王陛下进一步的意旨,这是关于向統率前往中国海的远征軍司令下达最后訓令的。

可能印度总督已經确定远征軍的海陆各軍要在新加坡集中,奉派参加此次服役的軍艦目前似有立即出發,开赴該港的必要了。

根据中国方面过去所發生的事态,这次远征軍宜于这样:离开新加坡后,首先應該开往珠江江口,以便在那兒建立有效的封鎖線,同时,捕捉附近一切易于得手的中国船只,並加以扣押。但在那个地区,除非是为了封鎖、或是为了被扣船只的安全有其必要,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軍事行动。广州距离北京太远了,所以那兒的任何行动都沒有决定性意义;有效的打击應該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尤有进者,任何使广州人厭惡英国人的行动都是不合政策的。

海軍司令于建立珠江封鎖線並公开宣佈封鎖以后,应即啟程北

上,途中,应採取措施,切断台灣和厦門之間的运输;封鎖舟山羣島对岸通向杭州府的那条江口;並封鎖揚子江口与黄河口;他又應該佔領舟山羣島中他認為最适于用作司令站以便長期佔領的島嶼,同时,就像在珠江口那样,捕捉並扣押可能找到的一切中国船只。然后,他就可以前往北直隶灣以便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了。

如果北京政府屈服了,中国全权代表簽訂了堪稱滿意的协定,並經皇帝予以詔准,那么,海軍司令就可立即解除各地的封鎖,放回所扣私人的船只与貨物。至于中国政府的船与貨,却應該留作抵押,直到我方所要求的賠償有一部分業已交付的时候为止。在中国政府答应下来的一切条款全都充分实现以前,應該繼續佔領所佔島嶼;到那以后,除去协定条款上規定割讓給我王陛下的中国領土而外,我軍应从一切中国領土上撤退出来。

如果中国政府拒絕談判,或者何时談判决裂,那么,海軍司令就應該根据他所指揮的兵力,並按照他認為用这些兵力困扰中国政府以何种方式为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更加活躍的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直到黄河与运河交叉点,在那兒切断南北諸省的交通,捕捉並擄走船只与貨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到揚子江与运河交叉点,那兒有兩個大鎮,聚有大量的船只与貨物,可以擄走;或者,如果他認為兵力足够,他还可以佔領厦門城。这些行动,應該給海軍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絕滿足我們或中止談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談判,那么海軍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該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簽下足稱滿意的协定,並由皇帝詔准該协定的时候为止。

海軍司令應該知道,初步敌对措施乃是一种强化要求的压迫方式,这种措施不該像中国政府拒絕順从英国要求以后所採取的敌对行动那样的严酷而紧迫。

發致全权代表的訓令已經說明,如果中国政府俯首就范,就該放棄所扣船只与貨物。但如果中国政府拒絕談判,或談判决裂而又

並無早日恢复的希望,那么,由于被扣貨物中可能有許多易于损坏的东西,而海軍司令也可能扣押的太多,以致难以看守,所以,海軍司令可以在当地附近或在印度把船只与貨物按最高价卖出,不論这些东西是中国政府的还是它的臣民的,都同样处理;至于卖得的收入,則应匯解陛下国庫,以便作为滿足大不列顛向中国所提出的金錢要求之用。

如果后来中国政府俯首就范了,那么卖出船只与貨物所得的收入,应从对中国的要求中減除掉,其仍在海軍司令手中尙未卖出者,則按此信前文所述办法处理。

指揮此次服役中陆上部队的司令官將从印度总督那兒接受命令,他將受命在海軍司令执行貴部訓令时和他合作。

鑒于海軍司令是在空間時間兩都辽远的地方,按訓令採取措施从事行动的,所以必須要給他保留广闊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但是变通訓令以适应新情况时,他應該仔細記牢訓令的精神。

### 对华条約草案

(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巴麥尊致懿律与义律訓令的第三号附件)

#### 第一 条

自今以往,大不列顛、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以及兩方臣民之間和平敦睦,兩方臣民各在对方疆土之內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保障与維護;中国皇帝陛下允准,不列顛男女臣民及其家庭或舖戶所屬之一切人等得在广州、厦門、福州府、上海县与宁波(如有其他城鎮应予提名者,則加入之)自由居住,不受限制,不受虐待。不列顛臣民与彼等船只前往此等处所經商时,应受礼遇,並得到恰当的保护。

#### 第二 条

为照管並保护不列顛臣民利益起見,不列顛君主得自由委派一名首席监督及多名监督,或一名总領事与多名領事,駐紮上款所开中国港口之任何港口。此等监督,或領事必要时得自由与北京中国政府或各口政府当局直接接触。彼等人身应受到恰当的尊重,不得在

任何时候以任何借口加以約束，彼等房屋財產应不受任何侵犯。

### 第 三 条

中国皇帝陛下將位于接近中国海岸(指出位置、經緯度等等)之□□[空白一譯者,下同]島嶼割讓予大不列顛、愛爾蘭联合王国女王陛下,永远屬於女王陛下,陛下子孙繼位人所有。女王陛下同意接受此項島嶼作为最近中国当局对陛下所派监督及陛下在华其他臣民所作暴虐行为的补偿。

### 第 四 条

中国皇帝允予付出□□箱鴉片之价值共□□元,此等鴉片系經广州中国当局于一八三九年三月間以强力囚禁並以处死威胁不列顛君主陛下监督与不列顛君主陛下若干其他臣民,作为贖身之物者。上述款項应由帝国政府官員依照下开方式在广州付給不列顛陛下首席监督或总領事或不列顛君主陛下指定接受此款之其他人員,以便匯解不列顛政府,作为后日由該政府配給有权收受該款之人之用。

### 第 五 条

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强迫駐华英商只和某些向中国政府領有对外貿易執照的中国商人(所謂行商,或客行)进行交易,而防止英商与其他中国商人交易,中国政府茲同意今后不再續行此項办法。其行商中業已破产而尙积欠英商大量款項者,按本条約附粘並業經双方全权大臣簽証之件所計总額共达□□元,茲协定由中国政府,依照下开方式付給不列顛陛下首席监督或总領事或不列顛君主陛下指定接受之其他人員,俾便轉付有权接受还欠之各方人士。

### 第 六 条

中国当局在广州对不列顛臣民的暴虐行为迫使不列顛政府花費大量开支,派遣远征軍索取补偿,中国皇帝陛下茲允准偿付不列顛君主陛下所費款項。不列顛政府將俟速备妥有关此項开銷數額之說明,遞交中国政府;中国皇帝茲允准按下开方式付出此項款額,交予不列顛君主陛下首席监督或总領事或其他經不列顛君主陛下指定接受此等款項之其他人員,以便匯解不列顛政府。

### 第七條

茲議定中国政府根据上开三款之規定支付不列顛政府之款項按下列方式支付之：

本条約第四第五兩款所規定支付之款共□□元，將在广州交予不列顛君主陛下之首席商务監督或总領事或其他由不列顛君主陛下指派接受該款之人，款額平均分攤为四次(或六次)付清，每半年交付一次，其第一次交付应在本条約簽訂后之□□星期以內交接。上开应付各款之利息按年利百分之五計算，其第四款所开之款自一八三九年三月三十日起息，計算至交付款項之日为止；其第五款所开之款項則自行商破产之时起息，計算至交付款項之时为止。

本条約第六款規定支付之款將在广州付給不列顛君主陛下首席商务監督、或总領事、或其他由不列顛君主陛下指派接受該款之人，平均分作四次(或六次)付清，每半年交付一次，其第一次交付將于上开第六款所規定之款額說明遞交中国政府之后之□□星期以內交接。

### 第八條

現議条約一經中国皇帝陛下詔准之后，不列顛君主陛下海軍对中国沿海所进行之封鎖立即終止；凡經不列顛君主陛下武裝所扣押之一切船只与貨物即行釋回；中国政府一經付清本条約規定应付之款的(譬如說四分之一)，不列顛君主陛下武裝所扣押之帝国政府的一切船只与貨物即行釋回；中国政府一經付清本条約規定应付之全部款項时，不列顛君主陛下即行自中华帝国一切領土上撤退<sup>①</sup>，惟本条約第三条規定永远割讓予不列顛君主陛下之領土則例外。

### 第九條

本条約用英文与中文書写，二者相互对照，使成一个單独文件，准备一式兩份，統由簽約兩方全权大臣加以簽署。但今相互議定，遇有对本条約文字之解釋發生疑問时，概以英文本为断。

### 第十條

本条約將在□□日以內，由中国皇帝陛下詔准，由于中英阻隔辽

① 如不割讓島嶼，自应省去“惟……例外”一句。(原註一譯者)

远，大不列顛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將予十个月内予以詔准；各方詔准之件应俾速遞交对方全权大臣。

### 备 忘 录

如中国政府表示不願割讓島嶼而願允許英人在大陸上建立商館，成立关于貿易之永久性協議，則取消上列草案中之第三条，而將下列五条，即标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商务）各条列入于草案第二与第四条之間。如採用此項條款，其指示性質之“商务”一詞自当取消，而上开草案自第四条以下之編次亦必須改变。

#### 第 三 条（商务）

第二条所开各鎮將許不列顛臣民建造房屋、倉庫、与商館；許其与任何願与交易之人进行交易，而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限制彼等与任何特殊个人、或任何商行、团体或公司、进行商务活动。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买卖双方皆应給以絕對自由，俾其对进出中国皇帝領土之任何貨物彼此自行議定价格，买卖双方並得自由依照自己認為最为便捷的方式以鑄幣、紋銀或其他商品支付或收受所議买卖商品之价格。

不列顛臣民得自由自行管理彼等事务，或將此等事务之管理委托予任何彼等乐于指派之掮客、經紀人、代理人、翻譯員、通事或买办，無論选择何人，概不受限；並不須对彼等所不乐僱用之任何人支付任何薪金、报酬、或規費。彼等亦得僱佣中国人作为家庭僕役。

#### 第 四 条（商务）

在中国皇帝詔准此次条約以后之□□月內，中国政府应在第一条所开各鎮公佈清單，开列依法得予进出口之一切貨物所应照付之进出口关税；上述各口之皇帝官員不得对照章进口或出口之任何貨物，征收較此項清單所列之关税更高之关税，或征收此項清單所列以外之其他关税。

如中国政府有意对此等关税欲作任何变动，应在此項变动生效以前之十二个月前，將意圖改变之处通知不列顛女王陛下首席监督或总領事。

### 第五條（商務）

中國在任何時候禁止進口或禁止出口任何特定商品，此項禁令應適用於一切外國列強，不得偏頗。

中國政府同意將現時任何外國列強之臣民在中國所得享有之商務上一切特權推及不列顛臣民及其商務；今後如對任何外國列強許予更多的任何同類特權，此項特權亦同時並以同等條件許予大不列顛臣民及其商務。

### 第六條（商務）

如任何不列顛臣民向中國運入經中國法律禁止輸入之貨物，中國政府官員得扣押並沒收此等貨物。若繳納關稅即得合法進口之任何貨物，未經納稅而走私運入中國，則中國政府官員于充分證明走私事實後，即得予以扣押與沒收。

但今明白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不列顛臣民不得因非法進出商品所引起之任何事件而受人身虐待。

### 第七條（商務）

為在來華不列顛臣民中維持良好秩序，並防止彼等與中國臣民之爭執與衝突起見，不列顛監督官或總領事經其本國政府命令後，得自由設立法庭，制定管轄在華不列顛臣民之規章與條例。任何不列顛臣民在中國領土內犯有任何罪行惡行，應受監督官或總領事為此目的所開設之法庭審理；如實屬有罪，其懲處由不列顛當局執行之。不列顛在華臣民在一切訴訟中身為被告時，統由上述法庭審理。

[?] 致傑姆塞特依 1840年3月13日倫敦發 見“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關於在廣州奉英國商務監督之命繳出去的鴉片的問題，我但願能給你任何滿意的消息。可是女王陛下的大臣們顯然不會建議國會賠償你們各人這種慘重的損失的，你們取得賠償的唯一機會還在中國人身上。誰也不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關於這個問題已經發出什麼訓令，不過許多人都相信，我們遠征中國的行動，獲得成功時，會向該國政府提出要求賠償你們各人在廣州被劫鴉片所受的損失的。不

瞞你說，我認爲你們從中國人取得賠償的希望是非常迂遠的，我深怕最後你們還是不得不決心忍受如此大量財產的損失。有一個時期我認爲你們可以向女王陛下的法庭提出對政府的訴願，借以取得補償，如今我恐怕這辦法也不能成功。然而就繳出大量財產這件事而論，毫無疑義的，你和其他受害人，在英印兩國都已獲得好的法律上的評斷。我想你知道鴉片貿易在英國非常不受欢迎；大家以爲很久以來，鴉片就是憑走私進入中國的，違反該國的法律禁令，大大地有害於該國人民。鑒於這種感覺在英格蘭如此其強烈，我確實無從想像大臣們會說服下院去通過議案，賠償繳出財產人一個先令，就是他們有此意向，他們也不會這麼做法。像我這樣知道廣州鴉片貿易真實情況的人，實不能不對英國人中流行這樣的印象表示憂慮。我看我們正要和中國作戰，希望不久我們就可以聽到消息，我們已在北京指派了我們自己的要求條款，女王代表受污辱是不能干休的，英國人民及其財產，也不能受虐待損害而全無補償。這正是教訓這班野蠻人的時候了。

**約翰·莫克維卡致巴麥尊** 1840年3月18日 見 F. O. 17/41

自從1834年開放對英貿易以來，我在經營不列顛製造品的對華輸出上就做得比任何別人都要廣泛得多，因而，當目前這個時機，就更其直接關係我們對華商務的這一特殊部門，略呈鄙見，我相信，這可能是勳爵閣下所未曾注意得到，並可恕其冒昧的。

今有一處市場，它將大量消費我們製造工業的出產品，它也擁有豐富的資源足以用我們所必需的物產來交換我們這種出產品，誰要是促請閣下去注意這樣市場的重要性及其價值（特別是從現在世界許多地區的外國政府阻礙我們輸出的那些限制條件方面去考慮），那就是多餘的。

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廢除以後，我們對中國的關係儘管混亂，然而我們棉製品的輸出却有非常顯著的增加。在這個時期以前，棉紗的輸出價值非常之小，1838年卻超過了20萬鎊。棉織品方面，1838年的輸出高達50萬鎊。僅僅幾年以內，這兩種貨物的輸出，約摸增加了



十倍。当前局势，可能提供机会，完成两国关系的改善。随着关系的改善，我們输出的擴張程度將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每年約从印度輸入棉花 25 万包，並出产大量棉花以供自己消費。所有这些棉花都經妇女紡成棉紗，不用任何机械去帮助体力劳动，紗布品質恶劣；尽管中国人勤劳耐苦，劳动价格低廉，其成本总远在我們所能用以供应他們的成本之上，因为我們是用机械技巧帮助劳动的。要說不需經過太多的年头以后，現在从印度輸出到中国去的 25 万包棉花就会运到我們国家来，变成棉紗棉布再輸出到中国去，从而大大擴張我国的航运業，增加千千万万的制造业劳动人手，这並不是过奢的希望呀！

在这次对华交涉中，我們現在所处的地位很自然地使我迫切地恳求你，不仅注意到現在我們对华貿易的重要性，而且注意到將來可能擴張的程度。中国那么龐大的人口，並且一般也都是穿得很好的人民，是能够成为我們制品之最最重要的大量消費者的。中国輸出的茶叶、生絲、絲織品和若干次要商品的总价值，就整数估計，每年約达六百万鎊，当前交换情况如下：

英国制品約	1, 100, 000 鎊
印度的棉花	1, 300, 000 鎊
印度及东方某些島嶼的雜貨	200, 000 鎊
共計	2, 600, 000 鎊

余下的 350 万鎊，如果不交换鴉片，就要換取白銀，或者是制品。

在我看，最能促进我們制品貿易的是一份良好的通商条約，用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安全。

要有对广州以外其他口岸进行通商的特权，要享受比我們一向所享受到的更加不受限制的和中国人来往的自由。

可能的話，根据下述原則把加在我們进口貨和出口貨上的海关稅則調整到一个适中的水平上，那原則是：这适中的稅則既不至阻止或妨碍貨物的自由进口，又不至減低帝国政府的正当稅收。

中国海关要有一部明文条列的海关法規，庶几各方面使中国官吏無权榨取非法的关税，另一方面也使外国商人不至欺騙中国人。

特别要反对限制外人只和一个小团体(行商)交易的制度。所有的行商都是破产的,我相信,只有兩家例外。公行所提供的保証是很不够的,这已由过去五六年中那几家行商因欠了英商大批款項而倒閉的事情証实無疑了。那批債款尽管由公行負責偿还,但分期攤还达五年至十年之久,並且有几笔还没有利息。

行商每有新的倒閉,公行所承担下来的債務一般都相应地加到进出口关税上去,而这种負擔却又並沒有按照它的加稅目的去开支,而是浪費到賄賂上去,亦即是被总督和他的下級人員榨取去了。

不几年前兴泰行倒閉的时候,加增了新的关税。广州的英籍商人对此未加反对,因为他们看到这是他們找回債務的唯一办法。但是我認為这乃是一种經由帝国海关监督的安排而造成的政府关税,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阻碍將來商务的負擔,特别是就中国法律規定,利用已經集成的資金来还債这一点上去看,尤其如此,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行商和地方政府分配不当,那笔資金是足够偿还那笔債務的。

目前破产行商积欠英商大量債務,其数可能达75万鎊之多,中国政府是承認这笔債務的,在这样一次交涉中,陛下政府自然不会忽略了这笔債。当此陛下政府为自己代表所繳出去的鴉片而提出更直接的要求之时,我只想提出,政府不可允許中国人用損害我們將來对华商务的办法去筹还这笔債務,以免失策。如果相信适中的海关稅則大大有助于商务的擴張,于是十分适应中国人的老办法,允許他們對我們的商务課加新稅,借以筹款还債,那我是强烈反对的。

我不以为我們有任何权利去独断中国人和我們做生意的条件。不过是他們自己陷入了錯誤的处境,逼得我們不得不走上为国家所受的污辱、为个人所受的委屈要求补偿的地位。如果曲解自由与正义的觀念,現在我們不去为我們和他們之間商务关系上的合理利益而採取被迫採取的态度,这种想法就太过吉訶德化了。我坚决相信,我們这样做,对于他們文明与道德的进步,会比可能产生直接效果的任何其他做法都要好得多。

帝国政府是确定过进出口貨的海关税則的,他們也滿意于这种稅則,只是广东地方政府及其僚屬的腐化行为才把这种稅則一天一

天地加重起来的。

这里应该提起，制定任何新的管理法規或通商稅則的基本原則是要反对实际負擔的任何增加，使变动合理化，对那些並不是我們商務範圍內的貨品，規定适中的稅則。

过去我們寄居在广州，最好的情况也还是一种囚禁，这方面必需有很大的改变。

禁止外国人携帶妻室家屬的野蛮法令应该更改。

应该有足够的地皮好建造貨棧。現在外国人的財產存放在各別行商的貨棧里，分散在人煙稠密的广州城廂，並不在外国人自己的掌握之下，随时有遭受火灾之虞，危險性很大，几乎無从予以保險。

依我看来，超乎一切的一樁紧要的事情是佔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們可以生活在不列顛法律的保护之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要是我們有权选择地点的話，我喜欢厦門、福州或舟山。因为如我所知，这些地方拥有安全的港灣，其地位临近中国最为富庶繁华的省区。〔按原件本段以下九行字跡不清——譯者。〕

我相信必須派出一位高級人員做特使到中国去进行必要的安排。

广州是进行談判的最坏的地点，这不仅是因为广州距离最高政府所在地太远，而且是因为在广州，地方政府是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阻撓与欺騙行为来的。

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異趣，不列顛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統治。一命抵一命的法律規定只是一个例子。

**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馬地臣** 1840年4月2日〔倫敦〕布倫斯維克旅社(Brunswick Hotel)發，6月28日收到 見“倫敦通信”“1836—1844年”盒

我和我的朋友赫巴特(Hubbard)同进晚餐，現在剛剛回来，正是早上一点鐘。格蘭特住在这里，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我还是按照在广州的習慣，就在这时候給你写几句，由陆路邮班帶來。我要报告你，我們怎么进行鴉片賠款的要求的。我要是說这个事兒鬧得斯密斯和

你这賤僕[查甸自称之詞——譯者]十分焦急，你大約是会相信的。

你已經知道女王陛下的大臣老爺們是勉强答应了，在下院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我們賠償要求是否正当的問題的。斯密斯把十五个人的名單送了进去，罗素勳爵（Lord John Russell）宣称，那是一个無可反对的公平的名單；可是，再經好好考虑一番以后，有的人就表示惊讶起来，要委员会再增加六个人，同时，把一批以为是帮助我們这一边的人物給掉換了。这就引起我們这边的反对，因而事情就拖延下来，就在这爭論不决的当口，詹姆士·格蘭汉爵士（Sir James Graham）就把原已通知要在2号提出动議的原意延期到7号，为的借此取得更多的情报，好把他的动議在文字上更做得有声有色，發揮破坏政府政策的最大的力量。直到今天为止，他拒絕向国会說明他發动攻击的性質，不过一般的了解，都以为他的目的是要获得多数票来譴責大臣們处理中国問題的一般錯誤，如果成功了，大家感觉內閣是必須辞职的。

巴麦尊勳爵對我們的事兒一直是友好的，把斯密斯当作他的机密顧問，在这种情况下，他承認他們陷入兩难的境地了，除非他們能够团結他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支持者，他們深怕被格拉汉的动議所打倒，因而他要求斯密斯提出适当的办法，庶几讓斯密斯和他切近的追隨者会乐于尽他們最大的力量支持政府。斯密斯承認他願意按照大臣們自己的办法公平地忠实地支持政府，条件是政府要能讓他和他的朋友們對他們的股東尽了責任。斯密斯提出安排委员会的計劃，委员会的組織要能得到这样的結論：建議国会允許財政部就以义律的收据为担保，發行一年公債，其數額相当于賠款總額的半数，譬如說120万金鎊。巴麦尊和罗素兩位勳爵热烈听从这个建議，就是迈尔本也表示願意考虑这样問題。上月31号的傍晚，他們就是談妥了这样条件以后分手的。昨天，斯密斯来和我同佛拉西菲尔特兩人商量，如果大臣們决計实行那个建議的話，是否就以同意那样办法为合适。經過最詳盡的商討以后，我們一致贊成。下午四点，斯密斯就离开办公室到下院去确定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过了早上兩点了，我要上床了，下午兩点以前，我希望我能够說這句話：諒解已經成立。

4月3日下午一点 昨天过午不久，我在城里会见斯密斯，据说他和大臣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后，关于公债问题，他没有能够让大臣们按照他所建议的办法给他以书面的保证，就是坚决的口头保证也不给，不过他还以为，只要他们有力办到，他们还是渴望帮我们忙的，政府对于这回事的恐慌洩漏出去了，[着重符号是查甸加的——译者]这就妨碍他们给我们保证，这个，我们是不能怪他们的。

下午四点 下院开会，委员会的名单提出宣读了，反对派埋怨有意把支持大臣们的人员列为委员。斯密斯说名单是改变过的，而且是由政府党改换的，他不愿说明事实经过；只承认他对于这件事是无所谓的。今天会有小的变动的。

詹姆斯·格拉汉爵士昨天[应为今天——译者]提出他的动议，这动议使大臣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好像碰到了不小的难关，不知如何进行攻击。7号问题就会解决了。

今天下午我第一次看到义律最近的发文，他说，托马斯·考兹号(Thomas Coutts)的进口把谈判打断了，说是你们商人倒因为停止贸易得了某种好处。这是一份意在损害我们赔偿要求，非常蠢笨而又语无伦次的文件。这个怪物大谈其公司和个人从两万多箱鸦片的毁灭上赚到利钱，说是当缴出鸦片以保全女王陛下人民的生命时，新旧鸦片都不值钱，而放开他自己那条一文不值的狗命不提。他对于缴出财产而又使我们政府对所缴出的财产负责的事，是否已开始觉悟其愚蠢，我很怀疑。

如今我必须告诉你，我是如何地为沿海贸易焦心。詹姆斯·茵斯(James Innes)描写他乘扬上校号(Colonel Young)在沿海做生意的情形，是一幅最惊人的景象。我们船只在这种时候从事这种任务，有许多是嫌其太小不能胜任的；要是这些船只都安全出险，我就高兴了。茵斯描写生意统统靠普通人民在夜间来进行，有人带十块钱，有人十五块，有的一百，二百，一个人最高额只到二千五百元。各人都要求按钱数买烟，自行运走。在这种情况下，我深怕中国当局会出诡计，派士兵或军官化装而来，把小船抢走。茵斯说，就是像现在那样做法，我们的船只还是“成对地被追捕”。

現在是早上兩点过一刻了，該是上床的时候了。今晚我們和海涅(Hine)一同吃的晚飯，午夜以后不久才回来，我們希望明天看到亞力山大[馬地臣]，今天下午能看到就更好。[威廉]·克劳复不舒服，斯密斯在下院替他。

午夜 今天在城里看到斯密斯，知道了不滿意鴉片委员会的原来是輝格党的若干議員，二十一人中反对党只有三、四个。極像是提議組織委员会的人和大臣之間有了諒解似的，这是很詭的手段。爭論点今天已經解决了，不过今天晚上还没有提到下院去。

**威廉·查甸致傑姆塞特依** 1840年4月3日倫敦發 見“私人通信”“火奴魯魯——倫敦”盒

为了搞一个委员会来考察我們的賠償要求，克劳复和斯密斯兩位先生在下院內外尽力活动，我們得大大地感謝他們。斯密斯在大臣中的私人影响，在这次佈置上起了絕頂重要的作用。因为有几个大臣原先本是極端坚决地反对我們成立委员会的，就在委员会推定以后，他們的支持人还是極其害怕他在議員中間的私人影响，所以坚持要增加委员会的人数，从十五个人增加到二十一个人，借此把他們自己的朋友放到委员会里去。傑姆斯·葛拉汉爵士关于中国問題要有一个动議，大臣們战慄着惟恐失去多数票，如果那样他們多半就得被迫辞职。这样的变动与我們的目的是不合，我們对輝格党政府有賠款要求，要是托萊党上台，我們會什么都得不着的。巴麦尊和罗素兩位勳爵起初對我們的要求是有好感的，而迈尔本勳爵則頑固地事事反对，最后斯密斯告訴他說“假如你拒絕成立委员会，逼得我們把这件事情造成党爭問題，我們确信，我們是可以搞成我們的委员会的，而大臣們遇到葛拉汉爵士的动議时，却可能受到大多数票的反对。”这句话产生了預期的效果，委员会应运而生，而女王陛下的大臣們对于如何擺絡和鴉片問題有关的議員来支持他們這個問題，也就焦急起来，斯密斯發現了这种情况以后，便表示他是准备以友誼立場和他們相处的，只要他們向他保證，委员会能够建議而他們也会採行这样一个計劃：就是，用票据或是用义律收据做担保来發行公債，預付賠

款的半数，这样和他的朋友們諮商，經考虑成熟后，同意由大臣們去掌握这个委员会。不过这个建議沒有成功，因为这种諒解，如果意外地被人發現，是会产生恶劣的后果的。克劳复几天来專忙他自己公司的事情，斯密斯替他在活动。斯密斯对于委员会現在的組成份子相当滿意，他希望他們的报告会对我們有些帮助。然而不論委员会的結果如何，你可以信任斯密斯和我兩人，为了取得賠款，我們是不会沒有精力的。我們認為我們有权利向女王陛下的政府要求全部賠款，不过我以最誠懇的心情希望女王陛下的政府最后能教中国人来偿付。不独偿付鴉片賠款，而且要賠償對他們作战的軍事开支。現在我們必須給委员会准备我們的証件，而更必須准备忍受严厉的盤問。各方面已在報紙上攻击我，这次訊問中，我無疑地也將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托萊党对于大臣們的攻击意在推翻內閣，对于我們的要求，一般都是不大关心的。同时有些托萊黨員也是決定地同情賠償我們的。这封信里有些話並沒有在這兒傳布出去，你最好尽量地不要和人家談到這封信的內容。

**奧克蘭致霍布浩斯** 1840年2月16日加尔各答發，密件，1840年4月7日收到。見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ADD. MSS.36474，卷19。

我還沒有談到和對華糾紛有關的鴉片及其走私問題，因為這是一個極其困難尷尬的問題，我自己找不出滿意的意見來。……同時，我們的鴉片正在漲價，我們的若干商人正在中國東海岸賣煙賺大錢。上周有一艘小型巡洋艦開回來，裝回價值七十萬[元？盧比？原文不詳——譯者]的細絲銀子。

**巴麥尊致聯合全權代表懿律與義律** 1840年4月25日外交部發  
第11號訓令 見F. O. 17/37

附送格拉斯哥印度協會給我的備忘錄附本一件。這份備忘錄說到中國省際之間的貨物通過稅太高，以致實際上幾乎只有該國沿海省份的人才消費英國的或別國的進口貨。備忘錄要求在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條約時，應該盡力使他們放鬆稅收章則上這一方面的規定。

这件事很值得重视，我训令你们和中国政府締結条約时，力求获致一項条款，規定凡英国貨物既經按照我2月20日第1号訓令附件条約草案第四款（商务）的規定繳納进口稅以后，再从中国一省轉运他省时，中国官員即不得对之再征其他稅課。

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条款，那么你们就要求对这种过境稅确立固定的加增比例，其負担不超过貨价的某一适中的百分数，或明确地相当于进口關稅的几成。后一方式較好，因为这可以防止在貨价上發生爭执。不过，只要你们能获致一項条文把稅率固定下来，而根据你们判断，所定稅率是公平适中的，在計算稅則和征收稅款上不致發生糾紛，並对中国內地之消費英国制造品不致成为过份的障碍，那么陛下政府並不坚持上述兩種方式的任何一种。

我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款草案發給你们，你们可把它向中国大臣們提出来，此条应插入以前發給你们的那份草案上的第四与第五条之間。

你们要知道陛下政府無意把这一点当作先决条件来坚持；但我训令你们尽各种恰当的努力从中国政府获取这个问题的某种有利的規定。

附件一 格拉斯哥印度协会备忘录 1840年3月20日格拉斯哥發

和中国人打交道所应该放在心上的各种要求，絕大部分業經我会及其他有关团体提出了建議，我会和其他团体对于那些建議的意見是極其一致的。据悉政府已經一般地接納了那些建議，因而备忘录提呈人也就毋須再加叙述，徒費勳爵閣下的寶貴時間了。

不过有一点，虽然关系重大，在备忘录提呈人看来，却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而备忘录提呈人敢請特別提起勳爵閣下的注意。

大家都知道，中国省际之間的通过稅如此其高，以致消費英国的和別国的进口貨者，实际上，只不过限于沿海的居民，仅仅是那个龐大帝国的一小部分人口罢了。

备忘录提呈人毫不怀疑，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和平或战争、不管和中国人是否达成協議、也不管英国貨物的进口是合法的还是永久被禁止的，那些貨物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或那种手段找



到进入中国沿海諸省的門路的；但是，那怕就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允許进口的，如果这些貨物的消費被限于省际的苛征暴斂，不得达到内地广大居民之手，而只局限于沿海省份的少量人口，那么，这种进口还是絕對不会有有多大重要性的。

备忘录提呈人十分明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帝国，修改对内稅收規章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不过，最近土耳其的事例出現以后，这些困难之能被克服，就明白了；因此，由于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事情就很值得一試了。

所以，备忘录提呈人迫切促請陛下政府把这个问题經常地放在考虑之内，並为了在和中國当局进行任何談判中强烈要求而發出明确的訓令。

格拉斯哥印度协会代表人协会主席汉密尔顿 (John G. Hamilton) 签字

协会秘書瓦德罗普 (A. Wardrop) 签字

#### 附件二 条款草案

茲同意並宣布，凡英国子民載运貨物进入中国皇帝領土，于入口口岸一經按照上款所列名目繳納稅金之后，[在中华帝国内由一省轉运另一省时，中国皇帝所属官員即不得对之課征任何其他稅金。]

如果不能获致上述規定，便用下文代替上段括弧内文字。

……中国皇帝所属官員对自中国一省轉运另一省之貨物所加征之稅金总额不得超过該項貨物价值的百分之□，[或：相当于該項貨物前于进口时所納稅金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茲並同意，前述加征稅金只在中国某省售出或轉售出归于消費者时始行繳納，並不在其首次輸入某省时繳納。

威廉·查甸致孟买傑姆塞特依 1840年5月4日倫敦發 来源同前

4月3号以来，关于中国問題小有作为，不过这点点作为却是俾我所能想像得到的令人滿意。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其結果正符合主席的願望。委员会允許我們的辯护律師佛萊希費尔德 (Freshfield) 陈述我們的情况，並同意在开会期間讓他和我們国会的代理人考德奈

(Courtney) 留在會場，這與慣例不合，是對我們特別客氣才允准的。

你知道委員會本來是克勞復任主席的，可是他的身體太壞，不能到會，他已經搬到布拉頓(Brighton)去有一些時候了。

克勞復缺席，委員會就選舉斯密斯擔任主席，他在大臣和委員之間大力調解，結果非常成功。而在我們中間，我以為掉換主席，對我們的問題是有好處的。克勞復足夠能干，對於事情也非常熱心，不過他的態度不如斯密斯的溫和，在大臣和委員中間的影響也不如斯密斯的大。當斯密斯向巴麥尊勳爵請求另選一個人代替克勞復的時候，巴麥尊立刻說“你不獨可另選一個，而且可以任意選一個。”斯密斯選上了布隆里格(Brownrigg)。委員會到禮拜四要再度開會，到時候要傳問茵格斯(Inglis)、塔克船長(Capt. Thacker)和但尼爾(Daniell)，問他們關於鴉片繳給義律上校的經過。

你可以從報紙上看到，葛拉漢爵士提出中國問題動議時，他和他的朋友說了許多廢話。而當你看到巴爾麥(G. Palmer)反對他兄弟和他的股東們的意思的那篇文告時，無疑地你會覺得奇怪的。作為一個經理印度貿易的行家的首腦，巴爾麥怎麼會對這樣一個動議發出那樣議論，我們一點也不能理解，我們希望他還能收回他的文告。

假如我們能夠讓委員會建議就拿義律上校的收據去抵押票據，用以預付我們的賠償要求，那怕就是付一半，也確實對我們的事情大有裨益，因為這就是承認我們的要求了。

**奧克蘭致霍布浩斯** 1840年3月20日加爾各答發，密件，(收到日期不詳，估計約在5月中旬——譯者)見布勞頓勳爵通信文件，ADD. MSS.36474，卷19。

關於鴉片，我不知道要對你說甚么。只有一件，我們手中的存貨將賣得意外的高價，這將對我們的歲入有所增加。北方的報告說收成很好，良好的收入在望。……遠征中國的開支可用對國內的匯款支付。……我們可以維持到1840—41年度的末尾，不用舉債。但是我們的現金庫存將縮減到七千萬[盧比]以下，譬如說，減到六千五百

万。[按出兵計劃，估計印度負擔為每年五十萬鎊，如果皇家海軍的開支也要由印度負擔，則其數當更大。]……鴉片貿易問題可能徵求印度政府的意見，若干極端重要的問題隨即出現。預計我們將有所犧牲時，我很希望得知你的意見。假如對華友好的頭一個代價就要有所犧牲，要斷絕政府和種煙賣煙的關係，那就是犧牲金錢。在這樣一個還有獨立土邦存在的國度里，禁止出產鴉片是不可能的，縱令印度禁止了，在新德，在旁遮普都會生起根來。可以用出口稅的辦法逐漸代替專利制，但是這麼一來，收錢就減少了。我並不期望長期維持我們的專利制度，可是，中國人感覺反對走私（縱使在他們和我們的嚴重糾紛解決以後）的禁煙戰爭無利可圖，從而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不去禁止它，而課以高額進口稅，却也正是可能的事情。國內對這些問題可能討論得很多，我極望知道你的意見。

**巴麥尊致斯密斯** 1842年4月28日發 見伊斯頓(H. Easton)，一家銀行的歷史(History of a Banking House)，轉引自科里斯，洋泥(Maurice Collis, Foreign Mud, London, 1946)頁266。

基本上是借助於你和查甸先生那麼慷慨地提供給我們的幫助和情報，我們才能够就中國那邊海陸軍和外交各事發出那麼詳細的訓令，從而獲得如此其滿意的結果的[結果指江寧條約——譯者]。體現在1840年2月訓令里的那些幫助和情報是那樣的精確而又全面，以致我們的後繼人對於那些訓令找不出任何修改的理由來。這件人類文化進步史上劃時代的事件，無疑地，必將給英國商務帶來極其重大的利益。

#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耿 毅 述

**编者按：**耿毅先生是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辛亥革命前在广西。自广西同盟会支部成立，至辛亥时期广西独立时止，耿毅先生都亲与其事，并且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所述辛亥时期广西的革命活动，均为亲身经验，可为研究辛亥革命史者参考。但因事隔有年，回忆过去，难免不无遗漏之处，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辛亥前广西的概况** 庚子以后，清政府被迫变法，停科举，兴学校，后又宣示预备立宪。这些虽是欺人的官样文章，但在地方上却因此有了不少变动。广西在这数年中先后成立了法政学堂、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陆军小学、干部学堂沿用日本名辞系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陆军测量学堂等。諮議局也在1909年成立。

当时广西的巡撫是張鳴岐 1910年調兩广总督沈秉昆繼之，藩台是魏景桐，臬台是王芝祥后魏景桐辞职王芝祥繼任藩台，后又添設了管教育的提学使、管警政的巡警道王秉必和管农工商的劝業道胡錦槃。为練新軍又設立了督練公所，下分兵备、參謀、教練三处；最早成立的是兵备处，由庄蘊寬任总办，鈕永建为帮办。

**革命党人入广西** 張鳴岐野心很大，在广西时引用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庄蘊寬、鈕永建等。为办新軍需要罗致人才，由于庄鈕的邀請，1908年王孝縝勇公、李書城、孙孟戟到了广西。張鳴岐並命王勇公到北京邀集更多的人才。王勇公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的留学生，他的祖父王庆云做过工部尙書，父亲王仁东曾任四川粮道，叔叔王仁堪是福建的狀元。他与庄蘊寬是世交，庄等以勇公是世家子弟，不会鬧革命的，所以很相信他。而王勇公早已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是个急进的革命党人。王勇公到北京时，各省留学生正集中等待皇帝引

見，于是約請了孔庚、雷寿荣、李浚 以上是湖北人、丁緒虞、李乾璜安徽人、刘鳴基、田家軒 河北人、覃夔欽、鍾鼎基、赵士怀 广东、赵恒惕、袁华选 湖南、楊曾蔚、韓鳳棲 河南、尹昌衡 四川 等，以上都是日本留學生。王勇公嫌人少，又与楊曾蔚到保定找了保定的革命党人孙岳、何遂，于是又約了一些內地的革命党人，如耿毅、刘建藩、呂公望、賀斌、林光斗、楊明远、楊卓、倪德熹等人。1909年我們這羣滿怀革命热忱的青年人，便来到了广西的首府桂林。

**最初的混乱** 青年人鬧革命都很热心，講感情尚义气，只是缺少組織和計劃，也不甚团結。到了广西，留學生住督練公所，內地學生住陸軍小學，因为职位上的关系，留學生与留學生及內地學生無形中鬧了意見。王勇公很为难，对何遂說：“請你开个头，平平大家的气罢。”于是何遂当了一等科員，耿毅当二等科員，王勇公当了学兵营营長，一場爭执才平息下来。宣統二年三月軍諮府令張鳴岐調查中越边防，張委何为边防調查長，耿副之。恰巧冷遜 御秋 因革命党的嫌疑，丢了陸軍小學提調的差事，便随何耿同往中越边境調查，並借此与云南、香港革命党人取得联系。

**張鳴岐的陰謀与王勇公等离桂** 張鳴岐中过举人，幕府出身，作过多年的文案，是一个老于官場的旧官僚。他虽然也談維新，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对革命則是反对的。起先張对招致来的一般青年學生十分优待，常常請客，聯絡情誼，后来慢慢覺察到這羣青年人有革命党的味道，于是常常說：“你們不要心急，凡事都得慢慢地筹划，急了反而出事。”這話意有双关，表面上似乎指練新軍，而实际又好似指革命。有一天，張又請客，席間以話套話。尹昌衡吃得半醉，不覺說道：“要想中国复兴，清朝是不能存在的。”王勇公急忙用脚踢尹。張鳴岐覺察了笑道：“革命並非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本人有志革命、刷新軍政，大家不要顧慮，暢所欲言好了。”說畢又拿出他新置的手槍給大家傳觀，說是革命武器。王勇公一时酒后兴起，接槍在手，連放数响，把窗上的玻璃都击碎了。張鳴岐連称壯士，壯士！又对尹昌衡說：“广西小地方，不足以容公，將來四川有事，可以多多借重。”尹大笑道：“世事难定，將來不知是誰借重誰啦！”張当时微笑不

語，散席后每人还送安南刀一把，以示联欢之意。一般青年感情本易冲动，还以为張眞能贊助革命，情緒愈加激昂。而張鳴岐則暗暗佈置其陰謀活动。

清末一般貴胄極力主張中央集权。軍諮府大臣請上諭各省，凡各省督練公所的參謀处总办均由軍諮府委任；各省督撫亦可推荐，但非經軍諮府考核合格再行任命不可。于是張鳴岐保举了前任陸軍小学校長蔣尊簋 伯器 为參謀处总办。又調南宁講武堂总办蔡鏐 松坡 到桂林，以去王勇公等。蔣蔡一到，張鳴岐便將原任陸小監督的雷寿荣和兵备处經理科科长孔庚先后拘捕，並揚言要开軍事法庭进行审讯。一般青年志士才知道上了大当，一时大为不平。王勇公拿着刀要去杀蔣伯器，呂公望哀求乃止。呂又夤夜見蔣，長跪兩小时，力求轉圜。蔣說：“大帅已吩咐下来，明天要砍几个腦袋給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呂說：“我輩在浙江时，聞秋瑾女士說总办是革命同志，所以热誠拥护总办。現在同志們有杀身之禍，無論如何要請总办援救。”蔣沉思良久說：“我实在沒有办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他的資格比我老，或許可以說話。”于是呂公望又連夜謁見王芝祥，苦求設法，並說：“政府現在都不隨便杀人，公等都是汉官，何必过于認真。”王芝祥总算答应，当晚与張鳴岐磋商，議定条件。第二天發表所有赴宴的青年 多为留學生 一律撤差，並特別指定王勇公、孙孟戟、楊曾蔚、陈之冀四人于三天內先行离桂。撤差扎上写的理由是：“浮燥成性，遇事生風。”于是王勇公与他約来的大部分同志，都陸續离开广西。但广西革命，經这班人的鼓动提倡，影响是扩大了。

**广西同盟会組成** 宣統二年七月(1910年8月)，我与何遂等由边防調查回来，同伴已大多走散，張鳴岐升了广西总督，巡撫由沈秉堃繼任。張到北京引見时把蔣伯器帶走了。兵备处总办职由蔡鏐繼任，陈之冀本为干部学堂監督，走后也由蔡兼，王勇公走后学兵营亦由蔡兼，这样，督練新軍的大权都落在蔡鏐的手上。

我們回来与留下来的几个內地学生刘建藩、楊明远等一商量，感到过去人虽多，沒有組織和計劃，乱說乱鬧反把事情搞坏，于是决定組織广西同盟会支部。八月招集了干部学堂、陸軍小学、学兵营，几

个部門的同志二十多人共同商議，大家推举耿毅为支部長，何遂为总參議，赵正平为秘書長，刘建藩为学兵营分部長，楊明远为干部学堂分部長，梁史为陸軍小学分部長，蒙經民<sup>民總</sup>为諮議局分部長。並議定了会規，开始了發展組織的工作。

**歃血为盟** 当时規定，凡是入会的都要填写一个志願書，上面写着孙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何遂說这是在外国提出的，不合中国人的口味，改为：“誓同生死，志共恢复，此心可表，天实鑑之。”在广西这两种誓詞都曾用过。入盟人写完之后，要刺破自己的手指，压上一个血印。主盟人和介紹人也同样要压上血印，然后把志願書燒成灰，和入酒內，大家分飲，主盟人便宣称：“从此又多一个英雄豪傑！”我是支部長，入盟的人多了，每天手上要戳上几針，腫得很大，怕被人發現，以后才議定集体宣誓。这样組織慢慢發展起来。五百多学兵营中有一百多入盟，陸軍小学有50多人，干部学堂有30多人。連諮議局的議員中也有了10多人。

**蔡鐔离桂和組織的扩大** 何遂等由边防調查回桂的路上，曾經越南的海防到香港，找到了同盟会的主持者赵声和黄兴。黄兴說南宁講武堂总办蔡松坡也是同盟会的會員，可多与他联系，並写了一封介紹信，內容不过一般的問候，盖了一个黄兴的圖章。我們回桂后，蔡鐔正掌握了督練新軍的大权，他是否革命就成很重要問題了。蔡鐔从南宁到桂林后，滿嘴官話，出門坐大桥子，很像个大官。我們覺得他没有什么革命味道，而且任用了許多他的学生 湖南人，对革命同志倒挤掉了不少。我們想与他接洽，但又不敢把黄兴的信交去。于是另外附了一封信，大意說：我們从香港路过，遇到你的好友黄君，帶來一封信，並有要事相商，請于某日晚九时到江南会館前門一叙。把这封信与黄兴的信一塊放在蔡鐔办公桌上。到了約会那一天，我与何遂、冷遁在江南会館等候，会館前面是一帶小湖，我們預备了一只小船和武器，准备万一有变，可以乘船逃走。从八点等到十一点还不見来，心想蔡松坡是不革命了，他和梁啟超有关系，大概是屬立宪派的，所以我們就設法对付他。

正好有个机会，广西是边防，本拟練兵一师一旅，但广西是个穷

省，一年地丁和各种杂稅收入仅三百零五万兩，連行政費都不够，由四川津貼 20 万、广东 50 万、湖南 10 万，这样才勉强够用。若練一师人需 130 余万兩，当然不行。所以由一师縮为一混成旅。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二百多軍官就太多。蔡鐸决定甄別一下，令学生考汉文，好的留下，坏的淘汰。干部学堂二百多学生中有一多半是湖南人。太平天国失敗后，广西的官多是湖南人，故湘人迁桂的很多。湖南学生一般文化較广西学生高，考試結果，录取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湖南人佔九十多，广西人只取三十余，于是广西学生紛紛抗議，大为不平。我們也認為蔡鐸不公道，通过同盟会的关系，到处揚言蔡松坡任用私人 蔡是湖南宝庆人，排斥广西人。动員干部学堂已录取的学生罢課，未录取的不走。陸軍小学堂罢課、学兵营罢操、赵正平还做文章攻击蔡鐸，提出：“广西省广西人之广西，豈容蔡某排斥广西人……。”虽然搞的轟轟烈烈，只是蔡鐸不理也不走。于是我們又运动师范学堂、政法学堂罢課，由諮議局議長甘尙賢、副議長黃宏宪、議員蒙經等在諮議局彈劾蔡松坡，但蔡仍是不走。赵正平又运动了商会罢市，赵与《梧州日报》主笔陈太龙有旧，致信陈，請他帮忙。于是陈联络了梧州的学堂、商会、报館，联合打电报給当时的护理巡撫魏景桐，要求蔡鐸离桂。王芝祥一看乱子很大，对魏景桐說：还是讓蔡走吧！蔡鐸也自觉呆不下去，这时云南总督李經羲有电邀他，他就到云南去了。

蔡走之前，請何遂等吃飯，对何說：“你們何苦赶我，你們是革命党，我比你們更老，你們太年青，渾身帶刺，不小心，將來难免杀身之禍。我在此尚可以为你們敷衍，我走了你們更須自爱，养树要养大才有用，千万不可拔苗助長，我这是經驗之談呵！”說着在桌上取过一个砲筒子，放在何的面前，說：“这个送你們作个紀念，成大事的人都要有个修养，你念过苏东坡的《留候論》嗎？所謂，‘驟然凌之而不惊，無故加之而不怒’你們能作到这，当成大事。”

經過这一事变，同盟会的势力得以擴張，广西人种族思想本極濃厚，一經宣傳，極易接受。从此商会、政法学堂、师范学堂都有了同盟会的分部，这些人多是广西人，通过他們又扩大了对各县的联系。在蔡鐸离桂的过程中，方声濤韻松由云南到桂林。蔡与方相熟，蔡走时



荐方为兵备处帮办，后由帮办改为学兵营营长。方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的留学生，因闹风潮被革除，回国后入陆军部速成学校，在保定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我、何遂、刘建藩等都很熟习。他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方便多了。

**办《南报》展开革命宣传** 同盟会组成后，我们曾在近南门租了一处房子，成立了“军事指针社”，与陆军小学的学生来往最密，起了一些宣传作用。后又租了福棠街二号的一幢二层楼房，作为活动的中心。并决定办报，开展革命宣传。在王勇公等未走时，尹昌衡、覃夔鑫、杨曾蔚曾已主办过《武学报》。吕公望为经理，出了两期，王勇公走后也就停刊了。这时我们出版了《南报》，由赵正平任主笔，半个月一期，印两千多份。现在记得的大约有下面这些内容：讲中国上古时代黄帝伐蚩尤的故事，及汉族在黄河流域发展的情形。介绍过孙中山、黄克强的惠州起义、钦廉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汪精卫刺摄政王事，曾登载过两次。赵正平译述过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些情况：如描述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情形，十分生动。刊登过石达开的诗：“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愆愆，但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棲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赵正平并在该报封面上画的竹子叶里，暗暗的画成“民族革命”四字。旁边还有一个公鸡，像在啼叫的样子，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

《南报》是半公开的，各学堂都分送，也有来订报的，也有来捐钱的。巡警道王秉必知道是宣传革命的，但不敢封，因为办报的人都是些作官的人。就打派人来对我们说：“《南报》必须在巡警道注册，受审查才准发行。”《南报》去注册，不准。我们改名办《南风报》，再去注册，批准了，便以《南风报》为名继续出版：

**革命党的生活** 出《南报》一月要二百元，经费由那里来呢？由大家凑。那时，赵正平每月赚九十元，何遂赚一百元，冷遯八十元，我八十元，刘建藩、梁史等都各有薪俸。这些钱都交在梁史手中，由梁经管称经理。我是支部长，谁要额外用钱都要经过我批准。当时大家的生活是很刻苦的。例如何遂除每月寄三十元回家养母外，剩下

的都交經理，有一回袜子和鞋都破了，来找我要錢买鞋。我說：“那怎么行，下个月再說，这个月錢不够用。”何說：“你看我的脚跟都磨破了。”我看实在不行了，就說：“床下有我的鞋拿去穿吧！”我的鞋很大，何也只好拖拉着穿。那时候大家都誠心誠意的革命，对生活上的困苦是不計較的。

**干部学堂的招生与何遂跳桥** 干部学堂的学生大多具有革命思想，因为我們初到广西时，正值干部学堂第二期招生，尹昌衡和我被派主持招生工作。除了測驗学生的汉文、历史、地理、算术外，我又添了一次口試，口試时有意地問学生投考学校的目的。有的說，因为家貧出外謀生；有的說为了忠君爱国，我都說好，在名字下面画一个圓圈。有的言語間透露出对现实的不滿，表现了革命的情緒；有的甚至直言出来就是鬧革命的，我就說不許乱說，在名字下面画一个槓，凡画槓的都录取了。由于这个原因学生都知道办干部学堂的用意，所以革命工作是很便于展开的。革命宣傳是多样化的，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常在課堂上闡說种族大义。有一天上課畢时，命学生集合队伍跑步到郊外的大操場上，何便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說：“兄弟們！大家可知道，我們現在做的是二層奴才。滿州人講的是‘宁失之外賊，不給家奴’。外国人只要一架砲，就能从中国拿一塊地去。我們要让滿州人統治下去，不久就当了亡国奴，怎么能有臉立于世界，怎么对得起我們的祖宗。滿州人这样丧权辱国，我們白天走路連腰都撑不起来。兄弟們！广西是洪秀全的故乡，广西人是对得起中国的，今天我們有了槍桿子就要誓同生死志共恢复。孙中山不是佔了鎮南关嗎？我就是孙先生一伙的，孙先生的党徒遍于天下，只要我們中間有人起来振臂一呼就会天下响应。你們当中有敢当陈涉、吳广的沒有？”学生們都高呼“有”。何問：“有不以为然的嗎？”誰也不說話。何忽見場中有一天桥，高約兩丈，便爬到天桥上站立，桥已旧了搖得厉害，何奋身从桥上跳下，指着桥对大家說：“敢作陈涉、吳广的就跳此桥。”在場的72个学生全都从桥上跳下，其中还有一个安南人名叫阮焦斗的也是我們同盟会的同志。

**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 宣統三年(1911年)过年时香港同盟

会本部派了一个姓唐的同志来找冷遯，詢問广西同盟会發展情形，並告訴我們說四月一日將在广州起事，希望广西屆时响应。是否响应呢？我們內部的意見也不一致，有的認為学兵营成立不久，陸軍小学、干部学堂人数不多，起义的力量不够。有的認為广东既然要求我們响应，怎能畏葸不干呢。为了討論这一件事，我們在峯洞山上开了一次会，到会的有張文通、唐之道、方声濤、何遂、刘建藩、赵正平、刘秉初、梁史、周亞楊和我。張文通、唐之道反对响应，其余的都贊成响应，所以会上决定了起义。

正月底二月初陸續从外省来广西的同志有陈更新、閻汉民、馮超驥、刘元栋、王印薊。方声濤的姐姐方君瑛、弟弟方声洞、四嫂子曾醒，大家住在福棠街二号。方君瑛、曾醒由香港来，談及革命准备情形，並說他們如何化裝送葬的寡妇，偷偷运送軍火。二月中旬后，来的人陸續走了，我們也都要跟去。可是香港本部說：“你們都走了，广西怎么响应呢。”只好留下。他們来信叮嚀，要我們積極准备四月一日同举大事。可是广东三月二十九日举事失败了，从广西去的几个同志，都光荣牺牲了，只剩下閻汉民一人勉强逃回香港。

三月三十日，我們正开会筹划着起事，电报局送来一份香港打来的电报，电文是：“何叙甫、耿鹤生、方韻松父已死，毋庸来港。”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广东事敗。正在难过的时候，巡警道派一个人来找我們去。說：“巡警道見了一分电报，不太明白，請你們去商量。”我請来人等一等，和大家一商量，电报上三个人究竟那一个人的父亲死了呢？后来大家商定，就說是方声濤的父亲死了。在耿鹤生的下面掉了一个“轉”字。又找了兩個学生当馬夫，准备万一抓了我，赶快回来报信。这样我去見了王秉必。王拿着电报問我：“到底是誰的老子死了。”我說：“是方韻松的老子死了，讓我与何叙甫轉交的。”他說：“方韻松也在桂林，为什么要你們轉呢？”我說：“他在李家村离桂林三十余里，不常入城，平日有信都是由我們轉交的。”王沉吟不語。我笑道：“你大概怀疑我們吧！放心好了，我們都是当官的人，不会鬧乱子的。”他想了一想说：“好，你回去吧！”

不久，消息傳來，知道果然广东事敗了。方声濤时已駐学兵营，

准备响应，听说姐姐、弟弟、嫂子都死了，十分悲痛，狂饮大醉，把队伍集合起来，要向桂林进发。刘建藩极力劝止，气才平息下来。这时真是风声鹤唳，每天有防营的兵在我们门前偵探。我们气起来就跑出去用马鞭子赶散。沈秉堃很想杀人，但又不敢轻易动手，不知革命党到底有多少人。外面谣传很多，都说撫台要杀人了。王芝祥暗示我们说：“事情不好，要走的可以走。”我对他隐约的说：“广东的起义失败不算什么，我们人多得很，杀不完的。铁老，你也是汉人，如今的政府亲贵当道，昏聩无耻，你能看得下去吗？你去对撫台说，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广西是一个出乱子的地方，要杀一个人乱子可就大了。只要上面理论，不会出什么事的。”王芝祥去与沈秉堃疏通了一翻，当时清朝的统治已是风中残烛，更加上亲贵当权，排斥汉官。所以一班的官都想粉饰太平混混差事，不肯把事情闹大，反受处分，沈秉堃也就不再深究。只是方声涛握有兵权，要以礼请走。于是方解职，往四川去了。

方声涛走后不久，军谘府派赵学远来任参谋处总办。学兵营改为混成旅，旅长胡文澜是一个官僚，但底下的人都没有换，连排长多是革命党。刘建藩是骑兵营营长，所以混成旅整个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韬光养晦**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后，我们成了嫌疑犯，经常受到监视。我们只好成天看戏游玩，无非掩人耳目。桂林最早的戏院是成立于宣统二年，名叫景福戏院，在凤凰街的横巷内。有一个唱小旦的叫做荣兰，唱得很好，我们看戏时常跑到后台去找荣兰谈天耍闹。回到家里也学拉胡琴、唱二簧，并且拜了把兄弟，冷御秋年长称大爷，我称二爷，时秀峰称三爷，刘松甫称四爷，何遂称五爷，荣兰是称六爷。后来刘建藩要加入，称七爷。以后许多人都来参加，乱七八糟地排了二十几爷，有许多都不是我们同盟会的同志。但由此混熟了，到起义时这些人都参加了革命。由于有人监视，我们的行动很不方便。常以看戏为名，租上一个包厢，有什么事可以商谈，或者开戏后由后台溜了出去开会，开完会后由后台回来，外人还以为我们又与荣兰调耍呢。七月何遂奉派到北京去参加永平秋操去了，这时风声已很紧

張，我們聯絡各方力量，積極作起義準備。

**与会党的联系** 会党在广西有悠久的历史，广西的土匪也是很厉害的，土匪又多是会党中人，与我們經常联系的有柳州天地会首領刘古香和潯州的鍾志南。梧州的《梧州日报》主笔陈太龙也聯絡了一批地方力量，常与我們来往。在桂林負責会党聯絡的是唐志仁和洗汉熙。

三月廿九日以后，我們住所的外面常常有人監視，我与冷遹出門背后常有人釘梢，我在开会时提出，决定找几个精明的会党分子在后面跟踪偵察。跟了兩天，才知道是巡警道派出暗探。我很着急，不能出門怎么办呢？会党中同志說：“这容易，把他們去了就行了。”我問怎么去呢？他們說：“你只要把他們引到僻靜地方，我們自有办法。”于是有一天，我故意鬼鬼祟祟地往水东門外走去。果然后面有兩個人跟上了。出了水东門往大墟走是十几里無人煙的大道，我見前面有兩個乡下人挑着担子，是我們的人。后面兩個穿長衫的正是常跟我的暗探，再往后是好几个挑担子的，我們几路人大約隔着三百来步。出城走了七八里，前后不見外人，忽听前面一声吹哨，后面四个人加快了脚步，又听后面一声呼救，我回头一看，只見四个兄弟用衣服包着兩具死屍，向路旁山坡奔去。前面的兩個伙伴回来，把地上留下的血跡用刀子挑去，我們一行七人，又向前走了十几里地，才繞道走回桂林，从此身后不再有人跟踪了。

**武昌起義消息傳來** 在电报局中，我們运动了一个名叫吳光×的，經常向我們报告一些消息。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后，他很快就來告訴我們說：“武昌革命党人起義，已經佔領了武汉三鎮。”隔了三四天，北京軍机处的官报也來了。大意說：武昌起了叛匪，已派北洋精旅前往痛勦，現已佔領大智門車站。見了官报，我們知道消息确鑿，赶紧召开會議討論响应。到会的有我、冷遹、赵正平、梁史、刘建藩、楊明远，商量結果：一、積極聯絡会党，扩充势力，通过刘古香聯絡柳州、恭城、梧州、潯州一帶会党，在桂林則由唐志仁、洗汉熙集結会党力量。二、派張文通 四川人 到湖南、湖北調查起義情形，随时报告，張到湖南，被起義者誤为汉奸，关了起来，广西独立后，才向譚延闓要

出。

**动员** 新軍改为混成旅后，約有二千人，大多数是拥护革命的。新軍的槍砲装备很好，就是沒有子彈，旅長胡文瀾是沈秉堃的私人。胆子很小，刘建藩对他說：“外面風声不好，土匪很多，旧軍防营靠不住，新軍沒有子彈是不行的。請赶快發下子彈，以备万一。”胡本是官僚，信以为真，就把子彈發下来了。子彈一發，許多同盟会的士兵就知道快干大事了，紛紛把刺刀开了口。胡听說大吃一惊，怕有革命党，再也不敢到李家村去。于是刘建藩掌握了大权，下令把刺刀开了口，不許喝酒，每天練習打靶，李家村鬧翻了天。

这时一切命令都以同盟会支部長的名义發佈，一天刘建藩对我說：“下面同志都想見見你。”我說：“那好呀。”他說：“你可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平日都以你的名义說長道短，必需态度有点威严，說話就帶命令意味，才能服众。”于是約了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刘下令同盟会的會員分組到郊外集合，集合完畢刘来請我。当时正是深夜十二点鐘，伸手不見五指，刘高喊一声“立正”，用手电照在我的面上說：“大家認識認識这就是我們的支部長。”接着說：“請支部長指示。”我問：“一共有多少同志。”他說：“七十多人。”我說：“好的，都看一看。”就用电筒一个个照过去，看完了，刘又立正說：“請支部長訓示。”我命令大家圍一个圈子坐下，自己立在中間說道：“現在武昌已經起义，湖南就要响应了，我們广西要極力准备，革命就要流血，你們大家願不願流血？大家齐声答道：“願。”我又問：“現預备好了沒有？”大家答道：“預备好了。”我对刘說：“赶快把子彈發下，讓兄弟們好好地打打靶。”刘立正答声“是。”我講完，刘又說：“支部長講的話大家好好記住，齐心协力，共圖大事。”于是抬过一罈酒来，大家举杯痛飲。与这种聚会类似，我也到干部学堂、陸軍小学等分部作了动员。

九月一日湖南独立了，电报局的吳光×来报告，后来又見到武昌方面黄克强打給胡汉民的电报說，敌人的装备精良，火力很强，請胡汉民急速調广东方面的軍隊，多帶机关槍大砲去支援战斗。我們知道这情况，乃决心尽快地起义，在商量中大多数贊成，只有一二人恐与旧軍相比，似乎稍弱。因为当时王芝祥怕省中有事，把巡防兵八营

都集中到桂林，以一營五百人計算，就有四千人，所以有的同志怕力量懸殊，主張暫緩起事。後來偵知，舊軍隊一營才三百六十人，數量雖較新軍多一些，但戰鬥力却很弱。我們除新軍外，各分部都有一些力量；而且當時聚集在桂林的會黨已有四五百人，都是些勇敢善戰的綠林豪傑。於是起義的意見一致了，並決定在初九動手。

**起義和意外的挫折** 桂林城約有一丈五尺高，是石頭砌成的，十分堅固，爬坡是很困難的，學兵營和幹部學堂在南門外，陸軍小學在文昌門外，師範學校靠西門外，政法學校在北門附近。於是決定九日晚九時混成旅由劉建藩率隊出發，十二時到達南門；我率一部分同志開南門接應；冷適 時為陸軍小學提調 開文昌門迎陸軍小學進城。師範學校、政法學校同於十二時正，分別由西門北門入城，會攻撫台、藩台、巡警道各衙門並鎮壓舊軍。一切都準備就緒了，九日的上午在緊張中命令都已下達，到了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忽然下起大雨來，雨愈下愈大，到了晚上八時，城內的街道已成了河；城外的道路也被淹沒。九點雨更大了，劉建藩打電話問我：“城外水大，糧食還運不運？”我知道他用密語問我是否出發，就回道：“已經命令下了，非運出來不可，十二點一定要趕到南門。”於是在大雨滂沱中劉建藩率隊出發了。可是走到將軍橋，平地的水已六尺深，橋早被沒過了，徒步是過不去的。劉跨馬飛跑回旅部，給我打電話說：“將軍橋水已深過人頭，如果過去糧食就被沖沒了。”我當時很着急，說：“事情已經定了，非運不可。”劉說：“將軍橋水急，沒有船不能過。”這時，我們支部有幾個人就在身邊，有贊成叫來的，有贊成改期的。劉建藩說：“我無論如何不能把糧食擲到水里，要么我不干了。”這時大雨如注，我只好說：“好吧！改期再運吧。”當時已經十點半鐘，急忙向各處通知，各部知道改期都不贊成，有的立時跑到我這裡來，質問為什麼改期，下面人很多，通知不周，出了亂子怎麼辦。大家鬧得厲害，我只好把各分部長都請來，時間已是十二點了，好在各處都沒有動。這時大家意見紛紛，拼命爭吵，幸亏雨下得很大，沒有鬧開去。

第二天清晨，雨小了，劉建藩騎着馬，讓馬鳧水，自己扶着鞍子過了將軍橋。各分部的人也都聚在福棠街二號，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恣

度激烈的質問刘建藩为什么不帶队过河?刘說：“如果当时过河,兵都要淹死了。”諮議局的甘尙賢說：“广西兵都習水性,只要下个命令都能游过河的。”会上有罵的,也有为刘辯护的,刘無法只好申請辞职。大家又来質問我,我也承認自己指揮無方,引咎辞职。会上有贊成我們辞职另选的,也有不贊成的說：“今晚不成,明晚还可以干;如果支部長、分部長都換了新的,再搞就不行了。”大家投票表決,贊成不辞职的多。这样又議定十一号晚上起义。可是尙不很一致,决定各分部回去看一看情况再最后决定,會議暂时散了。回去的人有的还在吵鬧,我們这样人来人往的,巡警道已經注意,在我們住地的門口都佈上了警察。

**談判** 王芝祥是个較开明的官僚,常講些維新的話兒。他从小跟着姐姐長大,並随着他姐夫刘人熙唸書。刘人熙也是清末的候补道,思想甚新,对于王船山的学說非常悅服,曾將王著《黃書》和《俟解》印送他的弟子与同僚。王芝祥手下有一个文案,名叫薛家駿,就是刘人熙弟子,也有民族思想,薛書画均佳,並且会唱二簧,还編了兩齣戏,一是《地理圖》述說列强佔据各地;一是《明末遺恨》,常与我們来往。另外,还有一名叫刘洪基的,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也是我們的好朋友。但是他与王芝祥很好,恐怕他洩漏消息,所以革命組織的内幕不願教他知道。九日起义未成,事情倒鬧得不小,刘洪基也看出我們的动作了,要准备起义。刘曾为了买軍械的事情,討过王芝祥的人情,並拜王做老师,关系很密。他看情形不对,就去找薛家駿,說：“看样子現在革命党就要起义了,大概主要是新軍,要是和藩台的旧軍冲突起来,不知要流多少血。可否与鉄老商量,商量,早些宣佈独立,也省得事情鬧大了。”薛同意,于是去找王芝祥,对王說：“現在革命党准备起义,看来力量很大,靠着我們广西的湖南和广东听說都独立了,無論如何广西还是宣佈独立的好。”王芝祥很犹疑說：“你們看革命党的头子是那一个呢?”刘說：“大概是耿鶴生,我們常来往,看他那里的人很多。”王說：“好罢,你們去請他来,我們可以商量商量。”

于是,刘洪基来找我說：“三哥我弟兄三人我是行三都叫我三哥 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了,广西旧軍也都明白。如果一千起来,双方都不免流



血牺牲,我已經給鉄老講了,鉄老很贊成革命,請你去商量商量。”我見他說破也很吃惊,只得說:“你的意思很好,可是要与鉄老見面不能自專。等我和大家商量商量,至迟明早答复。”刘說:“你不要多疑,相信我好啦。”这样,我又很快找各分部長来开会,对大家說明了情况。会上意見很不一致,激烈的說:“王芝祥是一个官僚,靠不住的,我們革命就要不怕流血,不必去理睬他,我們仍干我們的。”温和一些的說:“見个面也不要紧,合式了我們就答应,不合式了我們还干我們的。”又有人提出:“如果王芝祥是假的,你去了把你扭住槍斃了,誰能保这个險。”在起义改期之后,我的威信已不如从前,心里也希望有个了結。就說道:“我講一句公道話,我的威信已不足以服众,現在可再举一个副支部長,請冷御秋担任,我走后讓冷御秋代理支部長。如果王把我杀了,御秋就指揮你們起义。我如果活着回来,还是我当。”这样,大家都同意我去了。

当天,找了两个会党打槍法極准的做我的随从,每人帶兩支手槍,四个炸彈,我也帶一支手槍,两个炸彈。准备一旦有事就拼个死活。准备好,我坐上一乘轎子,直抬到藩台衙門的大堂口,下轎后,要往里去,号房阻住說:“藩台請耿大人說話,請这二位兄弟在外面稍候。”跟来的两个同志把眼一橫說:“不行!”号房說:“这是官厅的規矩,我們当差的不敢不听。”我說:“好吧,你們两个就在外面等,我餓了就吃麵包,我吃你們也吃好了。”于是把我請到內客厅,王芝祥已在等候,見了我寒暄几句。我兩手插在衣袋中,一手持槍,一手握住炸彈,大声說道:“听說你很贊成独立!”王說:“是呀,三哥,我是汉人又不是滿人,当然不会反对独立。可是,三哥,听說你們一定要流血,流血可就不好啦!”他見我怒冲冲地兩手插在衣袋里,有些害怕,問道:“三哥,你手里拿着什么?”我就把手槍和炸彈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摆,說道:“我們今天說好就好,說不好就是这个!”王吓坏了連說:“三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有話大家好商量。”我說:“現在汉陽打得很厉害;聞广东、湖南已經独立,胡汉民、焦达峰都是都督,与我們都有联系。广西只要独立,我們这一班人决不呆在广西,我們要率領新軍北上援鄂。广西的都督你們願意給誰就給誰。”王說:“你的意思很

好，可是我不能一人專斷，我得和撫台商量一下，明早再答复你，你們千万不要过急了。”我說：“那好，我走了。”王起身送我，我心想一个人出去他外面有埋伏打死我怎么办。于是一手拉住王芝祥，一手握着手槍說道：“鉄老，你还送送我嗎？”王連說：“当然，当然。”一直到了大堂，轎夫和兩個跟班的同志都在，我說：“你們先把轎子抬出去。”一直拉着王芝祥的手出了大門，看到外面有我們二十多个同志在等候着，才放了王的手。王笑道：“三哥，你太多疑了。”我說：“不得不如此。”才上轎回来了。

我回去后，把談判的經過告訴大家，說明我提出的条件是：“广西独立，新軍援鄂。”当时有贊成的，有不贊成的，最不贊成的尙甘賢說：“广西是后方，要先打下根基，他們都是一般旧官僚，都督不能讓他們当，都督一定要是我們的。”贊成的說：“湖北战争很急，湖北是个腦袋，如果丢了湖北，广西也將不保，保住湖北，他們如靠不住还可以返回来打广西。”大家都爭論紛紛。我說：“你們願意当都督，我可以保举他。”大家說：“当然是支部長当都督。”我說：“我不要当都督，我要去援鄂。”大家还是吵得一塌糊塗。到了第二天，王芝祥打电话来叫我去，許多人还是不願我去，我不管，一个人去了。一見面就笑道：“鉄老，你說我不相信你，你看我一个人来了，身上什么也沒有帶。”他說：“我已和撫台商量好了，我們广西决定独立。”我說：“那很好，事不宜迟，明天开会宣佈，你看如何？”他說：好，明天就明天，十点鐘在諮議局开大会宣佈独立。”我叮囑道：“明天开会，你們千万不要再戴紅頂子花翎了。那是清朝的裝束，大家一律穿便服戴便帽。”王說：“好吧，我去和大家商量商量。”又談好，宣佈独立时新軍参加二連，旧軍参加一連。我回去，一面吩咐买了許多白布，写上标語，諸如“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广西軍政府万岁”、“革命党万岁”之类。一面把談判結果告訴大家。大家議論一陣，起初还是反对，后来总算勉强同意了。

**宣布独立的一幕** 上午十时，各單位的代表都匯集在諮議局了，撫台沈秉堃和一班旧官僚仍旧戴着紅頂子花翎、穿着行裝，仅仅免了袍褂。諮議局的甘尙賢、黃宏宪、蒙經都来对我說：“他們这不

是假獨立嗎？你看他們還戴着紅頂子哩！”我急得趕忙找王芝祥，質問他怎什搞的，王連連嘆息道：“唉！別提了，我們有些人還不知獨立是怎么回事呢？昨天商量也有反對的，文道台說：這不是不要皇上了嗎？回家去一氣氣死了。三哥，你就將就一點罷，大家還罵我忘了君恩，是革命黨哩！”我只好算了。這時突然有人走過來問我：“什麼時候下手，我們都準備好啦！”我大吃一驚問道：“下什麼手呀！”回答說：“營長說他們革命是假的，我們外面有兩連兵已經上了子彈，只要你一聲號令，就沖進來打。”我說：“你趕快把營長叫來。”陶柏青來了，我問他：“這是你的主義嗎？”陶說：“不是，這是議長和副議長的主意。”我又找到甘尙賢，問他怎么回事。他說：“這是個多么好的機會，全省的大官都在這裡，一下子全解決了。”我說：“老甘，我看不能這樣干，條件已經商量好了，不能毀掉失信於他們，叫一般人罵我們革命黨無信義；而且現在廣西的財政不能維持，庫里只剩下四千毫洋，湖南、廣東接濟又不來，我們把事情鬧亂了，不好收拾。”尙甘賢不聽，咬定獨立是假的，非動手不可。我急了，只好跑到外面，站在隊伍前面喊了一聲：“大家注意！今天開獨立大會，一切要聽我支部長的命令，現在把子彈都退出來。”士兵們都退了子彈，我命令連排長檢查一下，然後對連排長說：“沒有我親自下令，不許亂動。”說完趕快跑去找王芝祥，低聲說：“銖老，趕快開會，快点散會，時間長了，會出亂子的。”這樣，沈秉堃草草講了幾句話，王芝祥與議長甘尙賢也都講了講，我怕出亂子沒有講話，就宣佈散會，命令軍隊回防。像演戲一般，鬧了半天，廣西算獨立了。

**獨立文告** 當時發佈的文告如下：

一、沈秉堃通告廣西全省官紳軍民文：

現經官民協議，廣西於今日宣佈獨立，速諭軍民人等知悉，凡我同胞，一律保護，自今以後無論官紳商民，在廣西境內者，同為廣西獨立國民，各項官員及行政機關均仍舊，務各妥為辦理。原有軍隊皆改為廣西革命軍，營制、餉章仍舊，由原有統兵人主持，照舊章統飭所有府廳、州、縣錢糧、詞訟，均照舊辦理。各關廠厘卡稅員，按照原定稅則徵稅，商民不得阻抗。洋商教堂責成地方官格外嚴加保護。如有

匪徒滋事，或伪称国民军，扰害地方人民者，經查屬实，应即分別获拿懲办。

## 二、王芝祥通告梧州、柳州、龙州，南宁各屬文武官吏文：

近自川鄂起义，湘、贛、陝、皖、苏、浙、滇、黔相繼独立，一呼百諾，天心人事可見一斑。聞滇黔由官宣佈，万国历史無此和平革命，尤見我國民程度之高。我輩同为汉人，均有种族思想，現由官民公推沈帅为都督，官紳、商、学各界，一律贊成，以本日宣佈独立，諸公誼同手足，諒表同情。

**剪辮子与防营兵变** 宣佈独立的次日，我对王芝祥說：“鉄老，現在宣佈独立了，請你下令所有官兵人等一律剪去辮子。”于是王下令旧軍隊一律剪辮子。当时巡防营旧軍大多是湖南人，还是曾國藩湘軍的系統，思想比較頑固，听說要剪辮子，就哄鬧起来，說革命党是土匪不能成大事，剪了辮子就是不要皇上了。不如搶点东西各人回家吧！十五日的晚上，撫台衙門的衛队首先放起槍来，頓時槍声四起。我那天与刘洪基、田稼軒住在藩台衙門的旁边，一听槍响，知道外面兵变了，就要出去鎮压，刘洪基說：“新軍已开拔不少了，只北門外有一营，你沒有軍隊怎么去彈压。”我說：“我去喊他們不要鬧，吃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怎么还可以搶人杀人呢？”于是与田稼軒一起出去，剛剛走到藩台衙門的路口，呼呼飞来兩顆子彈，把我的帽子打掉了。我也顧不得，一面叫不要放槍，一面冲上去和变兵見了面，有認得說：“这不是耿大人嗎？”另外一个說：“耿大人讓开！”呼呼又是兩槍，把田稼軒打倒了。当时混乱我也沒有覺察，心想这里太乱，往前走了一段，后面又打来兩槍，正在进退兩难的时候，看見王芝祥的一个馬弁繆五，我急忙喊住，繆五見是我說：“耿大人，你出来做什么？”我說：“查街。”他說：“哎！你快跟我走吧，外面乱得很。”于是我跟他一直走到諮議局，一路上看到被打死的人不少。

兵变后，王芝祥出来告訴变兵：要散的給錢回家，不然調城外軍隊进来鎮压，一个也不留。王芝祥是以杀人著名的，乱兵听說才不敢乱搶。第二天兵变算平息下来，願意散的兵每人發兩個月的餉，遣散了。我次日回到住处才發現田稼軒，身中兩槍死在藩台衙門的路口

了。

**新軍出師援鄂** 沈秉堃、王芝祥和一般旧官僚，都剪了辮子，表示革命。諮議局改为广西参議院，沈秉堃当都督；王芝祥、陆荣廷当副都督；甘尙賢任議長，黃宏宪任副議長；委赵恒惕为新軍混成旅旅長；我为監軍。我覺着監軍名称不妥，請改为参謀長。王說改为兼吧，軍士不服。我說：郭子儀率那么多軍隊，还要听魚朝恩的，現在我是監軍，只要你們听我的，赵也是同志不能不听我的話与我們合作。于是都督副都督率領一班官員在参議院設宴为我餞行，大家商量广西今后的施政方針。那天到的人很多，大家推我講話。我說：“这回广西独立，大家誤会很多，虽然兵变死了几个人，結果总算很好，現在沈都督、王副都督都剪了辮子，表示誠心誠意的革命，大家也就諒解了。明天我去援鄂，希望二位都督和二位議長和大众同心协力，治理广西。”王芝祥也說：“我們都是汉人，当滿人的官是不得已，有現在这样的机会，当然是拥护革命的，大家不要多疑。”于是彼此敬酒，互相恭維一番。沈秉堃走来对我說：他不是广西人，不願在广西呆下去，要回湖南，請我保护。我答应了。我也对王芝祥說：“这回独立，广西人是不滿意的，如果你在广西呆不住，也帶上一点队伍北伐吧！”王不以为然，第二天在一片欢送声中，我帶着最后的一营队伍离开了桂林。

我走后不久，陆荣廷时为南宁提督率軍到了桂林。王芝祥自觉站不住脚，便将旧軍隊編为六大队，率軍离开广西到南京去了。陆荣廷便当了广西的都督。

# 張广建电稿

苏 蕙 輯

說明：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紛紛响应，山东人民在烟台、黃县、济南等地都先后有过起义或独立活动。当时清朝巡撫孙宝琦，極力阻撓革命的發展，玩弄了山东假独立的陰謀，企圖緩和革命局勢。不久假独立取消，袁世凱的爪牙張广建繼任山东巡撫，他对山东革命人民进行了慘酷的鎮压。从張广建的电报底稿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山东革命的情况和反革命的罪行。

1947年在張广建的友处發見电报底稿一册，我和赵叔平同志照原文抄录了一部分。解放后，函原收藏者詢問，而人已故去，电稿亦不可得。現就抄录部分，分类选輯，标题系我所加，題后月日为陰历，括号中注公历。文中姓名前后有不一致之处，因無法校正，未便統一。

## 一 关于烟台、黃县的資料

按：当时烟台的革命軍事是北伐第四軍，黃县一帶有当地起义的队伍。从下面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烟台、黃县的革命斗争的概况；更暴露出張广建之类，一面和革命軍議和，一面向革命人民进攻的种种反革命罪行。

**張广建致掖县边令电** 辛亥12月12日（1912年1月30日）

虎头崖边令：公真电悉。軍人探視押犯，已与叶鎮婉商禁止，甚慰。崔、欒二犯既不認往迎革軍，又無抗兵情事，自可对換被擄弁兵，望与叶鎮妥商对換办法，电禀核夺。余犯四名系属巡兵，既降革軍，又为革軍用，实属罪不容誅，望速严訊录供电禀，以憑严办而儆效尤。撫院張，文。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3日(1月31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 李标統攻佔北馬, 被敌反攻退回, 自是砲火不敌, 望飭令坚持以待, 万勿稍失銳气。五鎮步炮机槍各队, 已由灘开拔, 到时合力进攻, 当不难于制胜。此复。 建。覃。

**張广建致掖县边令电** 12月14日(2月1日)

掖县边令: 元、鹽电悉。請派砲步援应一节, 極是, 随后电知。至本地人之議, 应由該令劝勉士紳, 曉以利害, 激其天良, 借收人和之效。叶鎮处已电請勿輕退讓矣。 撫院張。寒。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9日(1月27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 公庚电悉。初七日(1月25日)一役, 我軍子彈將罄, 犹能刺战, 敌始敗退。足見士卒用命, 勇敢血誠, 平时訓練有方, 于茲益信, 深堪嘉尚。应賞銀一千兩, 由掖县边令撥發。砲队即由省出發, 前敌需款已飭掖、招、棲、平、萊、海、昌各州县照撥, 請貴鎮随时备文赴各該县支領, 並报院查考。帮統一节, 另电知。 广建。佳。

**張广建致掖县边令电** 12月9日(1月27日)

虎头崖边令: 公陽电悉。登黃失守, 王傳炯前来电云, 並非烟台派去民軍佔領等語。叶鎮擊犯六名, 送該县訊办, 难保非土匪冒充革軍。是否陣前擊获, 有無抗拒官軍圖謀不軌等情, 仰該令严密迅速拟定罪名, 电稟前来, 以憑核办。毋庸解省, 致多周折。軍弁勾結, 大干禁令, 有無实据, 該令确查具报。除暫作鄙意电知叶鎮, 如有軍人往視餽遺, 即以軍令禁止外; 但县押該犯, 系在該县管理范围, 即紳商学各界人等往視, 非由該县允准, 亦不得与犯面晤, 至要! 又五鎮步砲大队已于今早登車前进, 並告。 广建。佳印。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0日(1月28日)

虎头崖叶軍門鑑: 沙河至黃县电線, 現已修复, 烟至島轉得灵通,

請速將此線暗坏一段，省局便可截其伪电，知彼伪謀，殊于軍事有裨。如我軍尚可利用之电，切勿自坏，与軍隊距近各电局，宜派妥人監視。建。蒸印。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4日(2月1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前敌少却，兵家常事，風聞掖邑人士遂增惶恐。当此人心浮动，难保無退讓之言进于麾下。务悬勿減銳气，鎮定相持；惟期进取，定策应援；同德同心，勉維大局。想麾下公忠在抱，当不河汉斯言。風雪督师，賢劳殊甚，不胜馳系深之。广建。鹽。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6日(2月3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公密，頃閱薛張兩管帶致聶运台、孔統領电內称：中二营在北馬首攻被圍，賴中六营接出，余营均不接等語，甚为駭異。夫师克在和，古有明訓。当此軍情紧急，东路軍隊無多，尤宜固結团体，联为一人，方可支持大局；若第各自为謀，兵力愈形單薄，蕭牆啟衅，散沙貽譏，敌人且將乘隙而进。务轉飭諸將，不分畛域，互相助援，努力同心，勉为男子；並望麾下監察調和于其間，实所深幸。倘有畏葸不前，無論何軍，請貴鎮俾法惩治；果能立功，定即奏請破格擢用。广建。銑。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8日(2月5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黃县土匪冒充革党，烟台前已有电言明不是民軍，剿办內匪原与和議無涉。現虽停战展期，自应仍旧进攻，决計施行，免其扰乱。广建。巧。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20日(2月7日)

虎头崖飞送叶軍門鑑：頃奉內閣号急电，据上海来电：胡瑛充山东都督，自率兵三百，十八日乘坐商局輪“圖南”号出發，开往烟台等語，望查照严备等因。用特电达，希認真防备。建。号印。



## 張紹曾致胡瑛電 12月22日(2月9日)

煙台都督胡經武[胡瑛字經武]先生鑑:昨抵濟南,晤此間當局諸公,對於共和政體,均表同情。現已由張撫會同直督,聯銜電稟,促成共和,預計不日必可發表。彼此政策既係一致,自無庸再事準備戰鬥,塗炭生靈。惟雙方軍隊距離過近,易滋誤解。此後解決一切事件,請公直接電商東撫張勳帥[張廣建字勳臣],互派代表協商進行方法,實于建設前途裨益不淺。我公顧全大局,軫念民生,區區之忱,諒荷鑑督。急盼電復。 紹曾叩。院代。

## 張廣建致煙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12月24日(2月11日)

煙台胡經武先生鑑:先後准張敬輿[張紹曾字敬輿]兄轉達尊處佳灰三電各節,一一誦悉。台端洞明時局,主倡和平,擬停止戰鬥。仁人之言,億兆蒙福,極表同情,尤深佩仰。今請執事主定何日停戰,雙方同時實行;即祈電復,當立時通飭出發各軍一體遵照。至尊擬退出原駐地方一層,奈本省向多匪患,現在各處尤多假冒民軍,肆行劫掠;若不由雙方先行協定維持地面秩序辦法,恐大兵一退,立見糜爛,南方已事,可為殷鑑。擬請大旆蒞濟,謹當歡迎面承教益;抑或選派代表,前赴濟南協議雙方退兵,及此後保全治安各事,乃可實行。又即墨一役,係在停戰期內,當方土匪肇亂,並據青島膠督聲稱派兵前往,萬難坐視。因始派兵往辦,互有格殺,並捕獲三十餘人,從寬省釋。又黃洽坤、劉溥霖二人,先後情事不同,擬暫從緩議。張敬翁今已去津,謹此奉達,尚希惠復。 張廣建。敬印。

##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12月26日(2月13日)

北京宮太保鈞鑑:洪密。昨日共和未宣布之前,據報迭克北馬、黃縣,業將大概情形電陳在案。茲據葉鎮、李標統等先後電稱:“本月二十夜克北馬,布署進攻,于二十三早六鐘攻克黃縣,臨陣擊斬悍匪數十名,生擒十餘名,奪獲快砲三尊,砲彈約百枚,及槍子、抬槍、炸彈

多件，伤亡官兵十余名。我軍奋勇登城，異常劳苦，拟請分別獎卹，以示鼓励。当飭县令，晋署办理善后。”又叶鎮电称：“諸城亦于二十四日克复”各等情。窃查停战期內，土匪乘机扰乱边邑，四境騷然，諸將士戮力同心，一克險要，連复二城。核其时期，乃在未曾宣布共和之日，洵屬克勤厥职，未便沒其微劳。除此次出力弁兵伤亡士卒由广建查明，先行分別給予外獎頒發卹賞銀兩外；所有異常出力之官長，拟悬俯准擇尤保獎。以作士气，而正人心。謹請代奏施行。 广建。叩宥。

####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12月27日(2月14日)

北京內閣宮太保鈞鑑：洪密。宥电敬悉。昨奉徑电內开：“接陈都督其美电称，滬派兵赴煙台，原鎮守該处，無进攻之心。登黃聞風兴起，不能不与联络”等語。查登黃失陷，皆系当方土匪肇乱，專事劫掠，而非民軍实無疑义。因在停战期內，登黃驟失，各屬土匪蠢起，强劫焚掠，扰害治安，紳商函稟，言之痛切。若非將士用命，除暴安良，东事几不堪聞問。幸連日据报，东路克服北馬、黃县、諸城，商民安業如庆更生；南路又攻歼龙固集悍匪老巢，軍事正在得手，諸軍合力，方期进复登州。适于昨日接奉徑电宣布共和，飭令勿再进攻等因。事关大局，既奉电飭，当已通电各將領一律扼守，靜候鈞令进止。至黃县乃系土匪佔据，力圖收復，亦东省文武守土安民之职务，应仍遵徑电严密扼守，暫勿进攻。若遽撤退，恐寒將士之心。是否有当，謹請垂察。 广。叩沁。

####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12月28日(2月15日)

(急)北京政府全权鈞鑑：洪密。頃接南京黃兴电称：“退位詔下，南北一家，前次之事，早已渙然冰釋。刘浦霖、蕭蘭池、孙紹周等二十余人，請即釋放。黃兴。叩寒”等語。当复以共和詔下，南北一家，所有前此双方各事，均应一律融消。此間文明待遇只刘蕭等三人，現已遵囑电呈袁全权即行省釋。再据駐黃陆防各軍电称，我軍守約停进，胡都督飭队千余来攻，衅开自彼，我軍恐不能束手等語。因奉袁全权电飭軍隊一律停进之令；又一面飞电严飭扼守，不可違約；一面电复

胡瑛君，請飭民軍束隊停進。尙未接復。擬請尊處速電胡君，遵約勿進，免傷和氣，共保治安云云。謹釋電文上陳垂警。劉、蕭、孫三人是否即行釋放，敬請示遵。再民軍圍攻駐黃軍隊，擬懸電致孫文、伍代表速電胡瑛遵約，飭隊停進，免再開衅，是叩。 廣建叩。儉印。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12月28日(2月15日)

(急)煙台胡經武先生鑑：元電拜悉。武漢事起，自秋徂冬，禍結兵連，瘡痍蒿目。因政體尙未解決，共和尙未宣明，南北爭持，操戈同室。此中原之大變，殆世運之使然。建忝權璽寄，應保治安，守土實有專司，用兵亦非不得已。東省本為完土，乃當方土匪，乘機佔據登黃，拘官劫庫，勒捐紳商。諸將士奮袂濫征，期復故圍，亦軍人責任之所在。執事宏才卓識，志在救民，值此宣布共和，南北一體，況電音通好，正可計議從長；以前誤會原因，彼此均可解釋；若殘同胞之生命，爭一日之短長，既非現時時局之所宜，亦非仁人初心之所願。猥承電示，前已飭隊扼守，勿再進攻。茲奉袁全權沁電內開：“北方軍隊，應一律停進。”接南京黃總長元電：“南軍已電飭一律停進，希查照飭遵”等因。除再電飭各軍隊遵照外，應請執事迅賜東軍停進，共保和平，兩方免再誤會。如有高見，即希徑電互商，俾臻完善。佇望明教，特布腹心。 建叩。儉印。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12月28日(2月15日)

(萬急)北京內閣全權鈞鑑：洪密、感電敬悉。前已遵飭各軍扼守，頃據李統帥來電，黃縣被圍，有敵二千餘名等語。懸請速電胡瑛，阻煙台民軍勿前進，免傷和氣。 廣建叩。儉。

**張廣建致葉長盛等電** 12月28日(2月15日)

(急)虎頭崖葉鎮台暨李統帥、岳管帶同鑑：昨晚接李統帥等廿六自黃縣來電稱：“胡瑛帶營進發，勢必連合反攻。”今早接李統帥自虎頭崖來電稱：“被圍敵二千餘名”等語。隨即電傳閣令，嚴加扼守在案。查宣布共和，南北軍隊奉飭一律停進，民軍既違約進攻，衅開自

彼，我軍斷無束手之理。李統帶來電，但渾言被圍，而又自虎頭崖發來，想系黃縣城內以少數兵被圍，應由叶鎮台就近調集各防營，迅往援應，合力抵禦，毋棄前功，而維大局。岳管帶協力同心，必能臨機制變，共濟同舟，均所跂禱。至胡都督處，亦已復電，請其遵約，速行阻令民軍進攻，俟接復再電聞。 建。儉印。

**張广建致袁世凱電** 壬子正月一日(1912年2月18日)

北京政府大總統袁鈞鑑：密卅電敬悉。沁電所陳遵照電飭張參議飭縣分別釋放，即系王祐等人，謹以奉復。再昨日奉挾電，已轉吳統制會飭叶鎮等遵照妥商，將黃縣隊伍撤退，並就近派代表與民軍協商退紮，以維大局。管見竊以民軍遵約勿進，我軍遵飭退出黃縣，距離較遠免再歧誤，以黃縣為中立地點，方為適宜，並乞電飭胡瑛查照，雙方遵約更妥。 广建叩。东。

**張广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正月八日(2月25日)

(急)烟台胡經翁鑑：漾有電均悉。頃奉大總統袁敬電，維持現狀冀保公安，飭與尊處和衷商辦，以祛誤會等因，謹當遵照。茲承電示，極佩。我公識略過人，開誠布公，惓惓以民生治安為念。復答如左：(一)兩軍相持，小民失所，戕萬人之命，成一己之名，仁者不為；況在同室，豈忍操戈。我公飭軍萬勿前進，博愛同胞，天人共鑑，當再轉電叶軍，嚴加約束。(一)叶鎮未派代表，頃間來電敘述理由，鑒于招遠一事，恐啟爭執，請敝處另行接洽，系為慎重起見，別無他意。叶鎮未接公此電，誠未能盡悉公意。(一)前函中立之說，系因兩軍在黃縣互爭，因請以黃縣為中立地點，距離較遠，兩軍不至誤會，就黃言黃，以消爭端。中國一家，善哉我公之言。至萊州本非前次戰爭所及，自可毋庸議及，應請以現駐地點，貴軍在黃縣黃山館，叶軍在新城朱橋，其間指定適中之地，各自遵守，兩不侵犯。(一)互派代表專議兵隊停進一事，敝處前持此論，我公亦表同情。嗣因此間不達事理之人，造言另行組織政界，人心驚疑。因恐代表來省，伊等借口煽惑，是以派員赴青島接洽，以釋羣疑，初非與尊見有異同也。近日此間頗發現

無意識之舉動，意在破壞大局，扰乱治安，敵處當始終不懈，力保完全秩序。細察現狀，人情浮疑，仍以我公漾電不派代表一切均候政府命令最為合宜。至東道兵隊停進一節，即請以我公此電，飭軍萬勿前進為斷，九鼎一言，較為直截了當。專電奉復，風便惠教為幸。

張廣建叩。徑。

張廣建致濰縣方馬統領、盛大令電 1月9日（2月26日）

（加急）濰縣方馬二統領、盛大令同鑑：頃據探稱，有兵數百送胡瑛，由青島經濰縣赴省等語。當此雙方停進，似不應有此事。省中軍警聯合奸人不克逞志，然勾結煽惑亦所不免。既有此傳言，尤不可不嚴加防備。用兵之道，一擇要扼守，二分紮犄角，三防旁抄夜襲，而以多派偵探為第一要務。即希二統領協力同心，嚴密以待；倘彼軍果來，是違令侵犯，其曲在彼，我軍即照公敵併力急擊。我逸彼勞，我眾彼寡，必獲大勝，建功立名，在此一舉，二公勉之。查羊角溝地方宜防偷渡，須派馬隊二棚駐守，專司探信。此項馬隊，請方統領迅速派往，敵處當即派專員吳鴻賓赴該處，一得探報，立即函交馬撥飛遞。昨以濰縣兵隊過多，似形擁擠，電致方統領酌移營隊分扼昌樂，如何布置迅酌為盼。該令亦速派人分投查探，會同嚴防，勿稍大意。此事即未必真有，亦須密為計劃，萬勿張皇，以搖人心，是為至要！

建。宥。

## 二 徐州、韓庄、台庄情況

按：以下電文說明由津浦線向北推進的革命軍，連破清兵，擊退張勳，逼近徐州、韓庄和台庄等地。張廣建派赴徐州增援的李奉選部反正，更引起了張廣建的“至深焦灼”，不得不急告袁世凱調北洋十營來山東增援。其次在張廣建致郵傳部大臣的電中說：“無論政體如何解決，總期權操自我。”充分說明了這般劊子手居心破壞革命的兇惡面目。

張廣建致袁世凱等電 12月9日（1月27日）

北京內閣侯宮太保袁、軍諮府太保徐〔徐世昌〕、陸軍部大臣王

[王士珍]鑑：辰佳电敬悉。張軍既与革軍接仗，韓、台各队自应就近联络接应，以期合力痛剿，已电飭各队遵照。再頃据帶領槍匠赴徐州之周令世謙，由徐防电称，庚夜敌違約踞固鎮，張軍击之大胜，敌退，等語。並聞。 广建。佳。

張广建致田中玉电 12月11日(1月29日)

(加急)兗州田鎮台鑑：徐州張少軒制軍电开：“徐南百廿里固鎮，被革党違約先攻，繼复分馬、步、砲水旱並进。我軍以全力与战获胜，並先后格斃革党甚伙，获子彈五万余粒，炸彈四十余箱，該党不支，退十余里。惟敵处兵單，恐其增队，請速添兵助战，借壯声威”等因。查徐州唇齿相依，实为东省屏障，亟应請派駐台庄之正副兩营；韓庄陸軍抽砲一队，步一队、均由李分統奉选帶領，于十二日赴徐接应張軍。乞电知李分統徐标統照办。台庄应派何营填紮，祈酌夺；並加一分統以資表率。但韓、台仍恐單薄，弟又电請北洋撥派重兵协防。俟允撥再奉聞。泰安防軍已調濰，拟派省垣戴分統抽一大营駐泰，並告。乞复。 广建。真。

張广建致田中玉电 12月13日(1月31日)

兗州鎮台田蘊兄鑑：十一日惠函誦悉。南軍情形了如指掌，进攻办法卓有見地，佩甚。惟須一枝勁旅，方足以壯声威。奈兵力困难，不第东省，即內閣亦費籌躇，殊为憾事。容与內閣熟商乃可办到。我公另有妙策，仍望随时示知，以便斟酌。不胜企盼！ 广建。覃。

張广建致張勳电 12月18日(2月5日)

徐州張制軍鑑：洽电敬悉。由台赴徐援軍分統李奉选，管帶时永胜，胆敢背叛，殊屬可恨！命將失人，深滋愧悚，仍悬制軍就近飭查酌办。为禱！ 广建。巧。

張广建致袁世凱等电 12月21日(2月8日)

(万急)內閣宮太保、軍諮府、陸軍部大堂鈞鑑：密洽电謹悉。昨

夜接徐州電局報稱，江防各營兵變，將徐州搶掠一空。徐統帶所帶支隊，前有民軍，后有變兵，勢處危險。不得已由夾溝東行，曾否已抵台莊，尙未來電。鼎元已將前情由皓電陳明在案。今早已派統帶官兩員，管帶官一員，馳往查察。俟得詳情，即當電陳。惟民軍聲言，欲到濟南，恐乘機北進。省城兵單，前去後空，擬懸鈞處一面與伍代表交涉，速電民軍遵約勿進；一面請知會北洋，速撥軍隊急赴徐、韓扼守。緩恐貽誤，並請轉飭十九標即速回東。事關緊急，謹請示遵。廣建、鼎元叩。馬印。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12月21日(2月8日)

北京內閣宮太保鈞鑑：竊以大局臨危，南軍進行未已。東省為京師左輔，徐州又東省藩籬；江防一軍疲于久戰，兵心已離，不足深恃；五鎮分撥應付，兵力亦分。萬一張軍再潰，攔入東境，值此民氣囂張，奸徒勾結，本省防軍只有此數，既剿幫匪，又堵潰軍，倘或南軍乘機沿鐵道北進，東事更何堪設想。北洋軍隊屆時應援，亦恐緩不濟急。敬懸轉飭北洋允撥十營，迅速東來，以資鎮懾。如南軍遵約不前，則愚言為過慮，大局之幸也。惟用兵之道，必可戰可守，然後可和。況政體尙未解決，共和亦未頒行，竊恐或墮狡謀，貽誤全局。南軍領袖，縱極文明，而黨派不一，心志不齊，難保無僥倖便利之人，尤不可不嚴為之防。我宮太保決策運籌，難逃洞鑑。廣建怨前愆后，謹効千慮之愚。尙希採擇施行。 廣建叩。箇。

張廣建致清郵傳部電 12月22日(2月9日)

北京郵傳部阮〔當時郵傳部大臣為楊士琦有誤〕大臣鑑：甫密箇電敬悉。朝廷不忍生靈塗炭，自抑君權；宮太保力持危局，上尊帝室，下拯蒼黎，只以大勢所趨，順輿情以奠邦本，孤詣苦心，應為天下所共諒。惟南軍驕縱宜防奸謀，即使宣布共和，仍恐紛爭肇禍，尤不可不嚴為之防。昨已箇電上呈宮太保密陳管窺。今承我公電示周詳，不謀而合。現經通飭各鎮、各軍，嚴密準備，十七標已遵閣府部馬電，飭駐韓莊，相機扼守。惟盼北洋十營，剋日前來，固東省即以固京畿，

無論政體如何解決，總期權操自我。尊論極佩！仍祈代陳宮太保，為社稷蒼生珍重，並隨時示遵。 廣叩。養。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12月16日(2月13日)

(火急)北京大總統鈞鑒：洪密。旧历初二日接胡瑛電稱：派代表杜潛、劉藝舟、侯延爽、張承治等七人到東，協議本省進行方法等語。當以雙方軍隊，已約同時停進，他無可商之事，即經電阻緩派。旋據復電：謂代表業已起程，不得已亦派員代表，赴青島接洽，阻其來省。竊維東省連日謠言四起，人心浮動，實由本地少數劣紳勾結外援，暗恃胡瑛，希圖破壞。此次代表前來，風傳借此名目，借便聯合鼓動，推翻行政官府，佔領東省土地，居心實為叵測。頃間又接張制台勳來電，據徐州淮軍長陳干電稱：“現奉陸軍總長札飭組織山東軍政府，擬將軍隊開赴利國驛駐紮”等語。查前此葉軍退出黃縣，彼由北境節節進兵，現又將軍隊開駐利國驛，進規南境，侵略主義已自顯明。現值共和統一，彼仍節節進攻，顯係有心破壞大局。除通飭陸防各軍，認真嚴密防范外，仰懇鈞奪，迅電孫、黃、胡切詰阻進，並促共保和平。 廣建叩。宥。

張廣建致葉長盛等電 正月2日(2月19日)

虎頭崖葉鎮台、李統帶、濰縣方軍門、馬統領、滕縣孔統領、兗州田鎮台、徐統領、曹州張鎮台、沂州楊統領、濟甯庄道 台鑒：公密。頃奉大總統袁來電，“昨接柏文蔚來電，以清理徐屬土匪為辭；惟山東境內萬不能聽其進入。昨已致電黃克強、黎宋卿暨柏文蔚等，約以兩方軍隊，均應指定地點駐紮，免再相殘。倘有冒名進犯，甘為民敵者，兩方均應視為土匪，嚴行剿辦，望即查照防范”等因。希即查照，轉飭所部嚴密防范，毋稍大意。 建。效。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正月3日(2月20日)

(急)北京政府大總統袁鈞鑒：密洽電謹悉。前奉電令兵隊退出黃縣，一面電飭葉鎮等遵照，派代表與胡瑛接洽協商；一面電知胡瑛



勿再前进；並电陈鈞座，請以黄县为中立地点在案。茲奉电示，黄县退出，以文官主之，仰見规划大局之苦心。頃叶鎮电称：据李岳兩兵官报称，廿七夜，敌軍来攻，因宣布共和，未敢还击，退守北馬。並接胡瑛电，北馬、黄山館、龙口等处，皆民軍范围，令我退萊州。現我队若紮黄山館，敌仍欲进攻等語。盛遵儉艳兩电，严飭合力抵御，李岳等已自退守，盛督飭無方，請严加議处。廿六电約胡瑛勿再进攻，迄未接复。如其再攻如何对待？复据李标統等电同前由，並云南軍再攻，可否退至萊州各等情。閱之至深焦灼。我軍一退，士气不揚，民軍則得步进步，固不可以一隅牽动全局，亦不可以屡退自蹙兵机。观于張軍退出苏境，民軍並未退出煙登，或亦多方以誤之謀，难逃洞鑑。柏文蔚、胡瑛持急进主义，兩路相逼而来，張軍入境，既失民心，防营兵單又如此，倘东省不能支撑，則北方勢弱，大局可危。前夜奉洽电，未及核轉，而軍隊已报退北馬，並請退萊州矣。深用徬徨，除电飭叶鎮、李标統等，于北馬、萊州之間，擇要扼守，如伊軍再攻，即行迎抵外，謹电詳陈。 广建叩。号。

**張广建致袁世凱等电** 正月4日(2月21日)

(加急)北京內閣、軍諮府、陸軍部鈞鑑：頃聞津浦鐵路徐州站長电称：張制軍勛，准今日帶队北行。又电段总办書雲云：“民軍已到曹村，距徐州四十里，曹徐之間电線已經官軍割断”等語。惟未接張軍来电。值此議和，民軍何以进攻，不識鈞处有無命令？除电詢外，謹先照来电奉聞。 广建叩。箇。

**張广建致叶長盛等电** 正月4日(2月21日)

虎头崖叶鎮台、李統帶、濰县方軍門、馬統領、曹州張鎮台、韓庄徐統領、滕县孔統領、兗州田鎮台、沂州楊統領、东昌刘分統鑑：頃奉大總統袁卅电，現在土匪不靖，韓庄为入东門戶，請飭东撫电飭該处陸軍实力禁阻等語。共和告成，有扰乱者，即系国民公敌，务妥为防御，以靖地方。又奉箇电，东軍已退至萊州，如民軍仍进攻，即是公敌，須竭力抵拒。仍就近酌撥兵队接应，毋再退后，切要！等因。用

特專電通傳，希即查照，並轉飭各部，一體遵照。如民軍進攻，竭力抵抗，撥兵接應，毋再退后，切要！ 建。豪。

### 即墨、高密、諸城等地情況

按：烟台革命獲勝之後，蓬萊、黃縣相繼克復，革命浪潮普及山東各地。以下電文說明了即墨、高密、諸城等縣人民的鬥爭情況，也反映了張廣建如何狠毒的屠殺鎮壓革命人民的罪行。

#### 張廣建致清外務部大臣電 12月15日(2月2日)

北京外務部大臣鑑：即墨于本月初九日忽被革軍佔據，誠恐蔓延，致擾治安，當即電明德署麥大臣（麥爾瓦克，Mayerwald'ek），並派張參議樹元率隊前往，相機剿辦；並加兵保護鐵路。今晨接據電稱，即城已經克復，嗣後但能于環界內無革軍，我軍自應悉數撤回，用特奉聞。 張廣建。成。

#### 張廣建致濰縣方統領電 12月16日(2月3日)

濰縣方統領鑑：頃接大嶺電稱：高境兵心浮動，請陳管帶駐大鎮懾等情，應即照准。俟張參議到高，辦理平定後，再行回濰。祈麾下轉飭陳管帶遵照為禱！ 廣建。銑。

#### 張廣建致袁世凱等電 12月16日(2月3日)

北京內閣宮太保、軍諮府太保、陸軍部大堂鈞鑒：查即墨縣被匪佔據，當經飭派參議官張樹元，帶兵往剿。已將克復大概情形電陳在案。茲復據該參議官電稱：“竊參議奉諭，以即墨匪黨冒充革軍，拘官劫庫，立旗佔城。飭參議督兵前往相機辦理等因。遵即督師前進。今早十點半抵城陽，下車晤德人庶爺次並馬司夫爾德，始知德兵昨已由即調回青島。並據各密探報告，匪黨佔城約七八百人。其告示〔此處疑有脫誤〕飭隨員等張貼，曉以利害；並與德教士接洽，囑其暫避。而該匪等竟閉城抗拒，先行開槍，我軍亦即還擊，並三面扒城，頃刻間參議率兵登城，拔去匪旗。其餘兩面，兵丁相繼而上，受傷兵一名，右

眼轟瞎。匪党見兵登城，知勢不敌，遂分路潛逃。參議自城上觀之，精銳不過四五百人，若速击之尚易攻破。斯时甫下火車，輜重砲彈，均無大車可載，託民僱覓，又需多时。參議遂派步兵一队，掩护砲队輜重，随后僱車前进。其余各队督率先行，随員人等徒步随进。並有德人随队參觀。至下午兩点，队抵即城。因居民櫛比，若于城上施槍，居高临下，匪党虽無可逃，然玉石俱焚，殊堪憫惻，遂禁城上施槍。飭兵分路擒杀，並飭砲在城外隙地截击逃匪，計擒匪四十余名，斬匪十名，夺获炸彈七枚，子彈二千余粒，槍砲百余桿，火葯甚多，城遂克复，毫未騷扰。並先出示安慰；又將被拘張令同臬，巡官朱庆彝釋出。地丁正杂約銀一万三千余兩，早已被匪劫去。除生擒各匪，交县訊明懲办外；是役也，將士随員等均皆同心戮力，奋勇爭先，以至迅速成功，生灵免遭塗炭。至兵丁恪遵命令，無犯秋毫，尤屬可嘉。拟請宪恩予以重賞，受伤兵一名另加优賞；並賞給六品功牌三十張、五品獎札二十張，以資分給。其在事出力文武各官可否破格奏獎，出自鴻慈？樹元叩，十四。等情，据此。查此次即墨县匪党，假冒民軍名义，胆敢拘官劫庫，佔据城池，实屬扰害治安，形同流寇。該參議官張樹元，帶队馳往，督率將士奋勇爭先，立即收復，办理甚合机宜。除重賞銀兩，照給牌札；并俟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各官，另案奏獎外，理合据情电陈。

广建叩。銑。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12月25日(2月12日)

北京內閣宮太保鈞鑑：洪密濛电敬悉。窃自停战期內，登黃失陷，土匪冒充民軍，各屬騷然，勢甚危急。幸經參議官張樹元，亲率衛兵，先复即墨，次收高密，东路凶氛賴以暫懾。查該匪等拘官佔城，劫庫掠商，扰害治安，形同流寇。王祐等前由該參議飭高密县分別拘訊，其情节輕者取保釋放，以昭公允。若照伍代表来电云云，一任匪徒扰乱，我無主权，溺守土安民之职，長乘机徼利之鋒，統一未成，不敢不慎之又慎。倘南省土匪作乱，如前項拘官佔城，劫庫掠商情事，南軍亦何能不加惩治。謹据实复陈垂警。 广建叩。徑。

## 張广建致濰县方統領电 12月27日(2月14日)

濰县方統領鑑：密。即墨、諸城均已克复，其前次失陷，內奸外匪，如何勾結。即墨朱令、諸城吳令，究竟有無因循貽誤，或意存观望各情，务希严密确查，迅速見复，毋稍徇护，是为至要！日照汪令、昌乐刘令，迭电請兵，究竟該兩县匪情如何？該兩令办事如何？統希秉公密查見复。 建。沁。

##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正月5日(2月22日)

(加急)北京大總統袁鈞鑑：密。頃据叶鎮电称：“陽历廿一日，据李岳兩兵官报据探称：‘十八日有二百余人佔領招远县城，如来攻，如何对待？’等語。查南北共和，兩方军队，自是一家，盛已照胡都督电指地点，飭我軍退至旁城，兩不进攻。若李岳所报果实，則違約进取，勢將漸逼新城。大局所关，不得不預为筹备。除确查另电外，請电請胡都督，有無派队赴招情事。一面电請大總統电知胡都督，遵約止兵。万一招事屬实，相迫而来，究应作何对待？乞电示遵。並求我师迅派大員，与胡都督速議善后事宜，以免愆延时日，貽誤事机。火急。長盛。叩，箇”等語。除飞电該鎮等，遵照迭次电飭，“宣布共和，双方停进，如再进攻，即視為公敌，竭力抵拒毋再退后”外，悬請电請胡瑛，阻止前进。 广建叩。禱。

##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10月10日(2月27日)

(急)北京大總統袁鈞鑑：洪密。窃以招远县于陽历二月十八日被佔，取县印而去，業經禡、养、漾、宥各电，呈明在案。茲据該县參事会、紳董楊枰等三十三人稟称：“招远距黄县八十里，僻处山隅，去岁十二月初九日管知县蒞任。突于本月初一夜，民軍数百进城入署，將管拘守，貼示安民。次日，召紳議举民政長。紳等以管知县勤政愛民，公举为民政長。民軍統領刘克厚認可，立逼管知县將印交出而去。”据管令炳文稟同前由，叙及索印者，为滬軍北伐先鋒队參謀官兼第三营营長刘克厚云云。余与前次叶鎮边令各电，大致相同。查

該令到任未久，勤政愛民，頗得民心，民軍驟佔城垣，逼索印信，本非力所能敵，抑亦情有可原。惟民軍入招遠之期，實為民國元年二月十八日，即壬子正月初一日，確在共和宣布，兩軍奉飭停進之後，違犯命令，曲在彼矣。其逼索印信也，或不至如探稱許贖之為，將以此為佔領之據耶。既曰共認共和矣，進兵邊邑，胡為者？既曰共認統一政府矣，勒索印信，又何為者？今文登又見告矣，本日英領事施彌德，告廣建以民軍入文登甚多。適萊州守楊芾之電亦至，其電曰：“文登縣紳民郵票，被本地土匪，勾結匪黨，佔地抗官，劫印勒捐抄家。鄉民起義，克城擒匪，岳令被匪押去。縣不可無官，懸委員帶兵赴任，刻木質關防”云云。竊查民軍崛起，首領分歧，号令未能一致。然黃胡諸人，迭電止兵，請阻叶軍進行，以期共保和平。而伊之部曲，于登州黃縣而外，佔城拘官，勒財擾民，往來未已。將听之耶。人民受害而不之救，各屬將折入于彼軍，長蛇荐食，山東危矣。將拒之耶，彼將強詞奪理，致開衅端；一隅之爭，大局系焉。再四焦思，惟有仰懇鈞座，速電黃總長、胡都督，申明共和宗旨，規定統一辦法。保衛公安，莫急于治匪。山東除黃縣、烟台、登州而外，倘有奸人肆擾，如前項拘官劫印，勒抄紳民等情事，即由我軍痛剿。除暴安良，用昭大信于天下，全局乃可維持。除電飭管令暫刻木質關防啟用任事，並飭司委員署文登縣事外；謹陳愚見。是否有當？伏候鈞裁，示遵。 廣建叩。沁印。

張廣建致青州都統秀昌電 12月19日(2月6日)

青州都統秀一翁鑒：久欽峻望，未遂瞻韓，良用悵歎。戰事又續展期至二十四早八鐘為限。大局岌岌，补救殊難。乃近日疊據東路各屬，紛報土匪肆行滋擾，劫庫拘官，假冒革軍名義，種種不法，實為地方之患。亟應按照扰乱治安，認為土匪，從嚴懲辦，俾免蔓延。即、高兩縣，已經派軍事參議官張樹元帶隊往扑；幸能立刻收功。頃又據諸城、安邱報稱，該匪竄入，專以劫款為主義，其為匪類無疑。刻下張參議料理高密未竟事宜，不便即行開往。可否請尊處酌撥勁旅二三百人，赴濰歸方統領致祥調遣，以便分往安邱、諸城，嚴行捕辦。如蒙惠助，並請編發告示，交帶兵官攜帶，隨時安民。如在城內，總以

扑捕从事。若偪該匪等于郊外，自非开枪不可。兵貴神速，惟公裁之。至出發兵队加餉，及获胜賞項，此間自应代筹。專电奉商；即希电复。 广建叩。 皓。

張广建致袁世凱电 正月11日(2月28日)

北京大总统袁鈞鑑：密宥电謹悉。前奉卅电，查諸城一案，前以胡都督瑛电称：諸城王曾俊率兵劫掠扰乱治安等語。当即电复，如果屬实，豈可姑容。惟查此次会剿四营中並無王曾俊其名，業經于冬电謹陈事由，並申明加派干員密查在案。此案关系重大，飭令密查二員改裝前往，严密詳查，該員尙未回省。茲据初次飭派之吳倅福森稟称：“諸城肇乱，起于本邑农林学堂监督臧伯壘及該堂教習張魯泉多方煽惑，王長庆、汪鳳翥等相繼附和。而往返引匪購运槍枝，皆前任河南知县臧汉臣一人任之，以其为邑巨富也。在籍翰林丁昌燕与汪鳳翥合办防御会，丁紳懦弱被臧汉臣胁迫入党，該会团丁数十名，类皆穷民。十二月十四日該会忽派人向城汎，將城鑰取去，並有会董致吳令書，謂該党宜欢迎，不宜抗拒，書系丁紳手笔，風声益紧。十五夜，官民守城，西門忽开，匪党数十名，拥入县署，点名搜庫。吳令帶印避入教堂；駐防哨官楊自燁，率队移駐城西北之陈古庄。城内主事者則臧汉臣，連日招徠匪类四五百名，並开放獄犯，用伪印出告示。后路第二营营官胡丕周、第四营营官董占春自濰县至，巡防营营官衛立余、余純忠自沂州至，廿三先派人曉諭贼党。顧神甫往返調停不协。董胡二管帶廿四早督队攻城不下，改用繩棍分路爬城，被匪槍伤六名，死一名。七鐘斬关而入，當場斃匪二百余名，得快槍数十桿，匪首臧汉臣亦陣斃，人心大快。吳令由教堂出来办事。官軍克复后，穷民随同进城，东西搜括不無騷扰。如李、臧、刘、邱、王諸紳富，隆丰、利丰等舖十余家，均被搜取。匪首臧汉臣素居南乡，城内臧、王、李各姓均系該县望族，与臧汉臣非族即姻，平素結怨穷民，故此遭禍尤烈。現各营陸續开回原防，只留濰防六十名駐城内。克复后，正紳教民以及民商，一無伤害，並無姦淫焚燒情事”各等語。窃維臧汉臣，以本地巨富，据城肇乱，圖謀不軌，洵为法所必誅。前次黃总長电所称

臧毓臣，此次參議院電所稱臧植堂，輾轉傳訛，想即臧漢臣，其人委系首謀作亂，業經抗拒陣斃，請毋庸議。官軍入城搜匪，窮民隨同洩怨，騷擾在所不免，實無縱火焚殺之事。據稱正紳商民，一無傷害。則被累之紳商，緣與該逆首臧漢臣往來親密，窮民恨之，受禍其由來也。惟胡都督前電稱：王曾俊率兵劫掠，此次查報亦無此名字。如查明營隊有不法情事，得其主名，決不寬貸。至營隊陸續回防，前日諸城紳民電稟，懸留駐防軍六十名，借資彈壓。則營隊之于紳民，不至如傳言之太過。除俟二次密查委員稟復到時，再行電呈外，謹先電聞。 廣建叩。儉。

###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正月13日（3月1日）

急北京大總統袁鈞鑑：甫密。前以招遠取印，文登拘官，繼以棲霞告急，業經沁、滎兩電謹陳在案。頃接葉鎮儉電：“據李岳二兵官報稱：‘民軍百余人，于廿五夜又到招遠勒捐，並有議事會傳單到新城。’復接胡瑛電稱：‘據棲霞人民稟告，尊處防勇進攻棲霞蛇窩泊，速飭該勇退萊州’等語。查萊州蛇窩泊本系我軍駐守，何得指為進攻，且欲我軍退駐萊州，其視綫所集，不特虎視棲霞，即萊陽亦將蚕食。招遠之事稱系前開戰時所派，今雙方停進，已經旬余，何得有此兵馬捐之舉。似此種種設施，言行相背，若不明定約章，大局恐有決裂之虞”等情。竊以黃胡二君復電止兵，詞甚正當；而其烟登支隊，兩入招遠，佔文登，逼棲霞，勒捐紳民，蚕食各屬。我軍原駐棲霞蛇窩泊之軍隊，被反指為進攻，又電催我軍退駐萊州，種種行為，與其復電飭軍萬無前進之語，實背道而馳，用心亦可概見。若非拟定嚴重辦法，失各屬之人心，短三軍之志氣，狡謀傾覆，廣建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即黃胡二人果無他意，而臥榻之側，相逼而來，其首領分歧，号令又未能一致，終恐激為亂階。應如何詰阻彼軍，及我軍進止機宜，伏乞迅賜示遵。竊更有請者，胡瑛才氣有名于時，與黃為至戚，其佔據烟登，本以掣直東之大勢；只以共和宣布，不得顯逞其雄圖，其心恐有所未甘。如或優禮胡瑛，調京畀以要差，俾就鈞座範圍，則東省可紓，大局可定。我鈞座經綸妙用，籠絡羣材，謹效千慮之愚，伏希採擇。 廣建叩。東。

#### 四 革命党在济南的活动

按：以下電文，說明革命党人在济南的活动情况。

張广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12月28日(2月15日)

(急急)烟台胡經武先生鑑：早間奉復元電，計達尊覽。頃有裘復、柳成烈、張錫芬、諸葛成、王次華等數人，聲言共和政體業經宣布，所有清政府官吏，均應消滅，迫令建即刻交印出署，釋放監獄所有人犯；即由伊等數人決議另舉都督等語。建處派員以禮接待，逐條討論辨別，並出示黃興君及尊處屢次電報，亦不承認。毫無理由，惟肆大言恫吓。謂同來數千人，携有槍械炸彈，明日如不照辦，即以炸彈手槍從事，快快而去。當時並有放火燒燬敵署附近民房情事。似此舉動，不但有失文明，亦且妨害治安。特飛電台前，裘復等如系民軍人物，即乞速電召至烟台，勿在此間滋生事故，扰害地方；否則只有一並拘留，依法辦理。至關於山東一切問題，自應仍照前電，彼此協商解決，以維大局。立盼電復，諸希鑑察。 張广建叩。廿八夜。

張广建致袁世凱電 12月28日(2月15日)

(急急)北京政府全權袁鈞鑑：密万万急。儉電計達鈞覽。所陳南來之裘復、張錫芬、柳成烈、王次華、諸葛成等，百般要求，膽敢迫胁交印，另舉都督，大肆妄言，不可枚舉。隨經派檢察長虞維鐸，与之抗辯。並經巡警道吳炳湘、警衛統帶吳攀桂，督領警兵严为防备抵拒。伊等始理屈快快而去。然尙聲言：“非將模范監獄所押各犯，一律放出不可”等語。奈因甫經共和，恐又生出枝节，是以未便拘留。設若再有暴動，即恪遵廿六日電示：“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定當按法惩治，以維大局”之令辦理。謹再電陳鈞奪。

广建叩。廿八印。

張广建致袁世凱電 12月29日(2月16日)

(急)北京政府大總統袁鈞鑑：洪艳電敬悉。裘復、張錫芬、柳成



烈、諸葛成、王次华及未报姓名等六人，快快去后，徹夜警备。今早伊等倡言立时开会。一面飭由警道派兵赴議局住所防禁；一面约会紳士王学士錫蕃、道員王懋琨、毛承霖、御史范之杰等密商。正拟电悬鈞夺严办，以遏乱萌。适奉命下，同声称庆，立即召集官紳，公同宣布，並布告軍警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定当按法惩治之令，併經刷印多張，遍貼街衢。商民懽忻奉戴大总统毫無異議，人心以定。伊等开会之举，未得举办。如果畏法远颺，自不必过为已甚。倘仍如前狂悖，致有暴动情事，广建有保守疆土綏靖民生之責，即当遵照严拿监禁，以保治安。現仍傳飭軍警，一律严密戒备。請紓厘系。 广建叩。 艳。

張广建致刘崇惠、虞維鐸电 正月7日(2月24日)

青島亨利大飯店。刘荔生观察、虞春汀厅长諸君公鑑：昨电計达，今早接北京大总统来电照轉台覽，电如下：“济南張撫台鑑：甫密。頃接南京黃陸軍总長电，請釋放石金声等。旋复电云：‘电悉。現在共和業經成立，各省行政必須俟統一，办法筹定后一律施行。石金声等推举都督意在破坏現狀，西北各省若有誤会，必致搖动。’所关極鉅，除拘留諸人已电魯撫釋放送往烟台外、並請严誠石金声等，毋再妄动，以維秩序’。又昨魯撫电称：‘二十日該省行政官在高等学堂會議，有人施放炸彈兩枚，幸未伤人。似此不法行为，自应訪拿，按律审判以維地方治安。並屬勿得株連’等語。望查照办理，並复为盼！ 凱。漾印”。等因。請將此电与杜代表等一閱。 院。廿四印。

張广建致田中玉电 正月7日(2月24日)

(急)兗州鎮台田蘊兄、台庄王分統、韓庄徐統帶同鑑：密。蘊兄漾电悉，蓋慮極是。兩軍停进，早經大总统袁宣布命令，双方遵守。南軍楊曲二人，何以帶队入东境，据称由台、韓赴齊[疑为“济”字之誤]，又称至临城見張軍門議事，不知所議何事，殊堪詫異。今奉大总统袁养电：“胡瑛已飭軍停进；淮軍陈干进驻利国驛事，業电黃克强速阻；並派員逕赴徐州，与柏統制接洽”等因。我軍遵守勿进，防范断不可

稍疏，今楊曲二人之來，未奉大總統電知，且帶有兵隊，尤恐另生枝節，應由徐統帶詢明來意，劝阻勿進，庶免誤會。蘊兄抵臨，探詢見復尤盼。 建。敬。

張广建致袁世凱電 正月9日(2月26日)

北京大總統鈞鑒：密。曲同丰到濟後，一切情形已電陳鈞座。今早十鐘，田鎮中玉伴送曲同丰搭津浦車往韓庄，並囑田鎮速□將暫駐韓庄之兵二百餘名，帶回徐州，乞紓廩注。 广建叩。宥印。

張樹元、吳炳湘致劉崇惠、虞維鐸電 正月9日(2月26日)

(万急)青島稅務司轉劉荔蓀、虞春汀鑒：張承治等三君來濟，原無輕重。不意張等仍欲勾結陸軍。當此兵氣浮囂之際，若听其所為，必致不可收拾。連得確實鐵証，昨復掣獲炸彈六十五枚。南來之人時思暴動，又添張等心腹內患。再四籌思，惟有稟明撫台，迅將張承治押解赴京，丁、侯二君護送至島，以全代表顏面。公等何日旋省？甚盼！曲同丰到此，大總統已有電令即拿辦，免扰治安。伊得電震惧，于今早敗興南返矣。並聞。 樹元、炳湘叩。宥。

張广建致張勳電 正月9日(2月26日)

(急)臨城張紹帥鑒：巡密。曲同丰今早仍偕田鎮台回韓庄。敵處昨奉大總統電開：“万急。濟南張撫台、吳會辦，通密。聞曲同丰帶十數人赴濟，有精兵二百留韓庄。已電張督阻兵赴濟。伊謀設山東軍政府，是將破坏大局，扰乱公安。望協力严防，万不准有此項舉動。現大局已定，山東系完全省分，何須再設軍政府，起強鄰干涉之機。凱。徑印”等因。用特奉聞。 建叩。宥印。

## 五、革命党与張广建在青島的交涉

按：以下電文說明了革命党人在青島和張广建進行談判，張广建停止談判又不准代表們赴濟南交涉。

**吳炳湘致劉崇憲、虞維鐸電** 正月5日(2月22日)

(加急)青島稅務司轉虞春汀、劉荔蓀諸公鑑: 省城暴徒仍思蠢動, 昨已拘禁十人; 放彈之人業經緝獲。頃奉袁大總統養電開: “號電悉, 甚念。望代為慰問張、吳、施諸公。此徒意在破壞, 必須堅持嚴防。可疑之人, 勿令居留, 並切告紳民。設官府原以保民, 南方糜爛可為殷鑑。務結團體, 協力控制, 勿使此徒扰乱秩序” 等因。弟忝掌警政, 責有攸歸, 自應謹遵電諭, 掣妨害治安之徒, 竭力維持秩序, 諸公務將帥囑各節, 開誠表白, 即可約期旋省。七代表不必來濟, 軍警兩界均不認保護。丁、石、范三員頗受南來之人要挾; 丁、范今早竊逃, 石亦被困, 並告。 炳湘。院代。

**張廣建致劉崇憲電** 正月5日(2月22日)

青島稅務司轉劉崇憲道台諸公鑑: 簡電悉。所擬請膠督保護謙順公產辦法極是, 甚慰。本日奉袁大總統電, 軍隊停進, 已與孫、黃商妥, 同時通飭照辦。至東省一切進行事件, 應聽政府命令等因。可將此意與彼言之。今日彼此晤會, 是何情形, 望速由電報知。

院。禱印。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1月5日(2月22日)

烟台胡經翁鑑: 連電均悉。貴處所派代表, 現已赴青, 昨亦派代表虞維鐸等前往青島接洽。彼此先日經復電商, 互派代表原為停止戰爭保持合〔和〕平起見。現已各遵政府命令飭令停進, 彼此現在同一政府之下, 一切事件, 均應聽政府命令, 未便自行協商。頃已電阻貴處所派代表不必到濟, 更望公電阻前來為荷! 張廣建叩 禱。

**張廣建致劉崇憲、虞維鐸電** 正月5日(2月22日)

(萬急)青島阿稅務司轉劉崇憲道台、虞維鐸檢察長諸君公鑑: 電悉。互派代表到青接洽, 先日已電知胡瑛君, 旋接電復, 已有電飭杜代表等在青守候晤商, 阻令赴濟, 自應均在青島就近協議。來電所稱

各節，尙有留難不願開議，逕欲赴濟。該代表等，既違胡瑛君命令，又蔑視本處代表，似屬不合。近日雙方軍事停進，均各遵照政府命令施行，他無可協商之事件。可將此意婉達各該代表，免勞跋涉。若強欲前來，盼先電復，以便籌備。現已另電胡瑛君矣。 院。禱印。

### 吳鼎元、孔庆塘、張樹元、吳炳湘等致劉崇惠、虞維鐸電

1月6日（2月23日）

（加急）青島亨利大飯店劉荔翁、虞春翁諸公均鑑：前昨三次院電，由稅務司轉交，計均達覽。本日来函已悉。協議如不就范，雙方代表均應即行撤銷，另由當事者直接電商。可將此意轉告該代表等，毋庸來濟。此間軍警兩界均不担任保護，帥座昨已有電達知胡瑛君矣。

吳鼎元、孔庆塘、張樹元、吳炳湘同叩。廿三。

###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正月17日（3月5日）

烟台胡經翁鑑：前次協議取消代表，共保治安，並接呂習恒兄來電，道公意旨〔旨〕，欽佩莫名。青島有勸業道公產住房一所，因外人轄界，不准有公產，以箇人私產註冊，历任移交遞相管理。前据勸業道劉崇惠面稱，突有南來數人，將房客逐出，任行迁入，迨對簿訟庭，始知為尊處代表劉藝舟等。當經判結，仍由該道管理。茲据前任勸業道蕭紹庭面稱，劉藝舟等至其寓所，多方迫脅，逼令致函德署，不待辯論，又將房屋佔據等語。第思侵害所有權，無論何國法律，亦所不許，況代表業已取消，仍以代表名義為此等行動，亦屬不合。据此質訟不難得直，特以同胞之是非，听判斷于外人，亦貽譏笑。公深明大義，務乞電知劉藝舟等退出，不勝幸甚！立盼電復，呂習恒兄赴滬否？乞並示知！ 張廣建。微印。

###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正月21日（3月9日）

烟台胡經翁鑑：魚電敬悉。劉藝舟諸君復又遷居公產大樓，已詳微電。尊電謂彼此所聞俱恐失實，誠屬平允之論。茲囑原經手之前勸業道蕭紹庭赴青理商，仍請我公電知劉藝舟諸君，依理行事，俾易結束。 廣建叩。佳。

## 六 張广建殘害革命党

按：以下电文說明了張广建对革命力量的摧殘，他以“現在共和成立，已無革命可言”为詞，大加杀戮。

### 張广建致諸城县吳令电 正月3日（2月20日）

諸城吳令：頃奉大總統袁电。令寬釋民党。該县民党已經保釋者若干名？其拘留未釋者仰即釋放；並將該民党姓名迅速电复。若实系土匪，而非民党，仍应按律訊明从速稟办，以示区别，而肃刑章。

撫院。江。

### 張广建致即墨县宁令电 正月3日（2月20日）

（急）即墨宁令：頃奉大總統袁电。令寬釋民党等因。前次張參議克复县城，除陣斬及訊明正法各匪，由該參議具报外，其交县拘留之民党，仰速查明，分別妥为釋放，並將該民党姓名电复。如实系土匪，而非民党，仍应按律訊明，从速稟办，以示区别，而肃刑章。撫院。江。

### 張廣建致田中玉及各州府电 正月7日（2月24日）

新历二月廿三日，接奉大總統电开：“济南張撫台、吳会办，甫密。号箇兩电均悉。現在共和成立，并無革命可言，所有地方人民，自应恪守秩序，以保治安。如有不法之徒，以兇器謀暗杀者，各依現行刑律，謀杀本条办理。其勾結徒党，破坏治安者，以刁惡之徒聚众抗官論罪。此皆据行为有确証者言之；若防患未萌，以能設法驅令出境为最妥。此次炸彈，仍应严密緝捕。但擎获之后，勿加凌虐，須經审判，然后处置。尤不宜以嫌疑株連，致滋物議，是为至要！凱。养印”等因奉此。合行通电，希即查照办理。 广建敬。印。

###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电 正月10日（2月27日）

烟台胡經翁鑑：有电悉。上月孔軍門以齐魯公报捏报軍情，因將主笔蔡春潭拘留。嗣因共和宣布，于元年二月十六日已經釋放。承詢奉复。 張广建 叩。沁。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正月十日(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政府大總統袁鈞鑑：密。前遵滄電開釋黨人。計釋放省中劉浦霖等，高密王祐等二十三名，已于前電陳明在案。茲據即墨甯令文鈞電稟：“臘月十五日保釋于永盛、孫虎、李兆洪、黃澤元、黃象宇、劉仕濂、陳志誠，江應福、紀學、遲恒祥、刁永卓、袁希倫、袁文佩、李抱范；十八日保釋喬來臨、孫乃文、江存璜、姜法祥、張義卿、門克圭、張義廣、于德順、王立江、王立湖、周炎仲、王春先、盧心會、宋吉清、李如紳共二十九名，均系本縣人”等情，除諸城釋放各名，俟據報另呈外，謹先電陳。 廣建叩。感。

**張廣建致袁世凱電** 正月十六日(三月四日)

(急)北京大總統袁鈞鑑：冬電謹悉。奉示黃總長電，據山東同志電稱：株捕民黨三十餘人，慘受虐待等情。查山東省垣，從未有株捕民黨三十餘人之事，未宣布共和以前，所辦黨案四起：一、劉浦霖等一案，看管者三人；一、湯壽慶等勾結土匪一案，看管者二人；一、周恩慶等密謀起事一案，看管者二人；一、陸軍五鎮逃官張承治等，煽惑軍隊一案，看管者二人。以上四案看管者共九人，飲食居處，均皆特別優待，已于舊曆臘月內一律釋放。宣布共和以後，張承治釋而復反，仍圖起事。發覺後派員將張承治送往北京，丁維汾、候延爽送往青島，皆乘以頭等火車，待遇之優，似無過此。又楊子璋等，因石金聲等約其來東起事，向石金聲索要供給，彼此滋鬧，因而查獲炸彈六十五枚一案，看管者九人，拘留三日，即由紳士汪懋琨等給資南歸，業經分別電呈鈞座在案。統計先後止此數案，均以文明待遇，結束已久。此外則高密縣拘王祐等二十三人，即墨縣拘于永盛等二十九人，亦早遵飭開釋，山東不乏公正士紳可為鐵証。現在國是雖定，危險萬狀，非力保秩序，難圖建設。至無意識之人，造言淆聽，恐有地方之責者，將人人自危，于大局實有關係。謹據實陳，敬乞電達黃總長為幸！ 廣建叩支。

**張廣建致烟台民軍都督胡瑛電** 正月十九日(三月七日)

烟台胡經翁鑑：陽電悉。姜振第、時之俊因勾結軍隊，謀炸第五鎮吳統制，經該鎮營兵連同手槍炸彈一並拿獲，供証確鑿，移交檢

查厅受理，与吳警道無干。現在南北一家，似不应仍有此种举动；建系行政官，未便命令司法衙門，既承电囑，惟有据尊意婉达該厅，法外从寬，余由該厅函达。 張广建。陽印。

## 七 張广建与帝国主义的勾結

按：从下面这些电文中，可以看出張广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是一付奴顏婢膝的面目，並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結，对付革命軍。

### 張广建致青島德提督麥尔瓦克 (Mayerwald'ek) 电

12月12日 (1月30日)

青島德署麦大臣鑑：現聞土匪佔据即墨城池，深恐扰害地方，敝处立即派兵前往，相机办理，借資鎮懾；並加兵保护鐵路，請紓注念。相应知会貴大臣查照，特聞。 广建。文。

### 張广建致青島阿稅务司<sup>①</sup> 电 12月12日 (1月30日)

青島稅务司阿鑑：任密电悉。即墨土匪佔城，敝处立即派兵往办，以靖地方。除电知德署外复聞。 广建。文。

### 張广建致青島阿稅务司电 12月13日 (1月31日)

青島阿稅务司鑑：任密，文电敬悉。承示情形甚为詳晰，足征关爱。馬兵回时，所报如何？仍希詳告为盼！ 广建元。印。

### 張广建致青島阿稅务司电 12月15日 (2月2日)

青島稅务司阿鑑：任密。十五日来电惠示各节敬悉。諸荷費神，莫名感謝！此項党人無殊流寇，最足扰害治安，非大加懲創，莫奠民生。尊处如有所聞，仍希随时見教。为禱！ 广建。咸。

### 張广建致叶長盛电 12月18日 (2月5日)

虎头崖叶鎮台鑑：篠电悉。黃县教士甚夥，自应加意保护。惟砲火进攻，难分玉石，拟請于开战之先，告知附近各教堂，令其避开战線。並飭前敌查明城內教堂方向，攻时留意，建再飭洋务局分电知会可也。 广建。巧。

① 阿理文(E. Ohlmer)德国人，1868年进海关 1898年退休。

## 《辛亥光復蓬萊記事》補正

陳修夫

編者按：本刊1957年第4期，曾發表《辛亥光復蓬萊紀事》一稿，陳修夫先生也是光復蓬萊的參加者，對該文作了補充，並提出不同意見。編者曾以此文就商於《辛亥光復蓬萊紀事》原作者，原作者說：“當時參加光復，限於時間地點，並不能周知全面經過，陳修夫先生敘述大連方面的活動及劉藝舟事較詳，可做補充。但對陳先生所提八點糾正，尚有不同意見：關於第一點在大連買槍情況，以非經手，所以不知，但槍枝由日輪運往蓬萊，非密藏不可，十九號永田丸因運槍事被海關罰港三星期，此事記憶很清。第四點，連承基、徐鏡心確率軍到黃縣，並且身臨前敵，後敗回蓬萊，聲淚俱下為我親見。第五點連承基與邱丕振不能合作，因而憤走煙台，確系事實。第八點邱丕振因為熱心革命，捐助軍餉最多，山東故老都知道這件事，決非虛構。”我們為了尊重當事人的意見，兩存其說，希望讀者提供較全面的資料，弄清事實。

《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內有《辛亥光復蓬萊記事》一篇。與我所知頗有出入，因為我是參加蓬萊光復之一人，特將我所經歷及目睹之事實，筆述於左，以資補正。

原我和劉藝舟等，曾同商震策劃關東革命事，至大連後，就和商震分離。我和劉藝舟、宋滌塵、李慎齋、邱特亭、連紹先（承基）等，負責專籌在山東舉義。因劉藝舟、宋滌塵曾到煙台舉行政變，謀取銷王傳燭假獨立，結果失敗，又回大連，正計劃在煙台附近佔一據點，然後再進取煙台。這時徐子鑑（鏡心）派人來大連，約我們去登州，說那里已運動成熟，我們一到，立可成功。我們問來人，有武裝沒有？來人說沒有。我們恐怕重蹈劉藝舟在煙台之復轍，告知來人說，等我們籌有武裝再去。過了兩天，徐子鑑自己來大連，約我們趕快去登州。我和劉藝舟仍主張先籌劃武裝。我於是向商震商借三千元，擬買槍五十支，並招兵五十人。（我們和商震未分離之時，藍天蔚從上海匯來八萬元



日金，这时还不过十天。)可是商震託辭錢已用完，不肯借。我和刘艺舟商找顏兴旺(外号顏白毛，是渤海地区海盜的总首領，他的部下，全称他为总办。当时顏受上海陈英士委任，为北方向导官)。我倆和顏見了面，就說：“咱們是一家人，今天我們二人，求你一点事，我們打算去佔領登州，”並說明当时登州的情形。向他借一百名武裝力量。他說：“这事我願意帮忙，我的部下，現在此地的，尙有四个头目，可是也得他本人同意，才行，我不能下命令派某一个人去。”顏复問我們住在那里，我說住在長胜棧(顏是这个棧的財东)。顏說：“今天晚上，我叫这四个头目到你那里去，你們当面商量吧。”晚上，那四个人来長胜棧，为侯姓、白姓、張姓、李姓(名已全忘)，我說明上登州的事情，並囑他們要精选好槍，去一百人。这四个人爭着要去，每人都說：“我有一百多人，全是好槍，槍全打得好。”看他們全很坚决，我說：“你們四位全去好哩，我向你总办借一百人，是怕他不肯多借，不是我不願多借。”当时我用白紙写了四个字条，委任他們为山东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个营長。並說明到登州再換正式委任。随后囑諸人到总办处听信。

我初到大連(1911年12月16日或17日)后，日本南滿鐵路運輸課長請我吃飯，他表示願在運輸、存儲、集合人，或器械物資方面帮忙。我說：“你們是營業机关，自然不能白运。”他說：“那是自然，不过，你若沒有錢，可以記帳，几时有錢，再还。不还，也决不向你去討帳。”为了联系方便，他並介紹運輸課營業員大慈弥荣与我們联系。

大慈弥荣来了，我告他这四百多帶槍的在老虎灘附近集合，請運輸課派一只船，明晚开往登州，請他商量一下。不久，大慈弥荣通知明天十二点鐘，派运貨電車到老虎灘把人連槍，运到西崗子，进入倉庫，晚上用漁船运出口外，再上輪船。因为海关还是清朝的，把船开出查驗纜以外，武裝的人才可以上船。可是運輸課的輪船，全都出航了，过兩三天，才有船回来，如果急用，他就給轉租一只，但是船租要我們自己付，其他全可以記帳。我說明輪租需到登州二、三小时再付，先此說定。

第二天下午六时，我們全到了碼頭，有刘艺舟、宋濂塵、李慎齋、

邱特亭、連紹先、徐子鑑，還有一位姓姜的，統共十來個人。（1912年1月11日或12日）。船到港口停住。有一二十只漁船，把我借的這四百多人送上船來，我把這四個營長叫到上艙來，介紹給劉藝舟，說到了登州，給他四人換正式委任，囑咐他四人，以後聽劉先生的命令。我建議劉藝舟和這四營長，佔領登州之後，應立即去佔黃縣（黃縣是財富之區），以便多籌款項在大連買槍。我擬再到天津，把那幾位有軍事專門知識的人約來，好好的編練隊伍。即與劉別，下輪船乘漁舟回來，當晚我就搭火車去到天津。往返共五天，我又回到大連，由天津約到五人：邵仙舟（經理科）、石偉亭（騎兵科）、趙警西（炮兵科）、解芳亭（測量科）四人，皆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周雪亭北洋海軍學校畢業，五人後介紹給劉藝舟。劉藝舟曾三次送錢，每次五千元，每次買槍一百支子彈兩萬粒，送到西崗子存入南滿鐵路倉庫。第三天招集一百人，也在南滿鐵路集合，由運輸課派漁船和輪船，照第一次運送的办法運送到登州。我一面打一電報，一面在這一百人里边，臨時派定一個頭目，拿着我的親筆信，去找劉總司令，驗收隊伍。這樣送了兩次，劉藝州沒有回電。第三次，我自己帶着這一百人到了登州。等到天明，我下了船，帶着這一百名隊伍，先到都督府，一進轅門就碰着都督連承基，他見我說一句“你來哩”，仍然不停步的往前走，手里拿一把軍刀，我問他到那里去，他說到城上去看看。這都督府的里外連一個兵都未看見。我到後院上房，坐下以後，忽然從床上起來一個白面書生，他們給我介紹，這是杜扶東（杜潛）都督。我很奇怪，不過二、三分鐘，就見了兩個都督。我問這軍隊交給誰，他們說這裡沒人管。于是我出來，帶着這一百人，去找劉藝舟，到了總司令部，門里門外，全是海軍陸戰隊（劉從烟台藍天蔚那里借來的），門禁不嚴，出入不問。我到了屋裡坐下以後，劉藝舟從外面來，我問佔領登州的經過，劉藝舟說：他帶着這四百多人，沒遇着一點抵抗。登州清軍分兩部份軍隊：一是水師營，不到二百人，快槍不到一百支，我們軍隊一到就投降了。一是綠營，有一個游擊，已經六十多歲，有兩個太太，沒有兒女，有三百多兵，只有幾十支來復槍（裝火藥），其餘還是弓箭槍刀之類，隨即解散了。我問為什麼連承基當了都督？劉藝舟說：佔領了登州

以后，大伙商量如何組織，他們全是山东人，湖北人只有刘一个，自然众不肯举。但武力全在刘手，他們不能不举刘当总司令。我問徐子鑑事，刘說：徐自以为都督应当归他，可是邱特亭、李慎齋、宋滌塵，全認為徐性情專断，不易駕馭，不如連承基容易支配，所以他們推举了連承基。以后这件事，我又問过邱特亭，邱說：当时徐子鑑和刘艺舟，互爭都督，相持不下。在佔領登州之时，刘拟一电稿向南京孙总统报告說：他已率部光复登州，並立即分兵去进佔黄县，电尾署名刘艺舟，正派人去拍發。徐子鑑把电稿要过来，又把刘艺舟名下，添上徐鏡心三字。我們認為推他們二人之一为都督，恐怕發生事故，所以推举了第三人。我又問佔領黄县的事情，据姜团长說：当天下午，到了黄县，知县已逃走，县內紳商，出来欢迎，黄县遂即光复。第二天，清兵到有两营之众，仅繞城巡視一周，双方均未开槍，遂即退走。又过了五天，滬軍刘基炎司令，亦派一营人，进驻黄县。对地方派款很多，影响我軍筹款。此外均相安無事。昨天早晨，滬軍（刘基炎軍旗号，是滬軍北伐队）並未通知我們，忽然撤走。我軍恐他和清軍有勾結，所以下午也率部撤回登州。

我又問到邱子厚事，刘說邱子厚招了几百兵沒有槍，打算举行政变，夺取由大連运登的槍械，把連承基、刘艺舟赶跑，叫他哥哥邱丕振当都督。連承基遂把邱子厚逮捕，把他那几百名兵也遣散了，邱丕振也就离开了登州。

当天下午，刘艺舟說：南京已来电报，取銷登州都督府，合并到烟台，派胡瑛为都督；胡瑛已到烟台，並有电来，派舞鳳兵艦，今晚来接此地人員，全去烟台。当晚，我同刘艺舟、連承基、杜扶东、李慎齋、邱特亭、宋滌塵等十几个人，全到了烟台。接着，胡瑛任命連承基为山东革命軍总司令，刘艺舟为外交司司長，李慎齋为財政司司長，邱特亭为交通司司長，宋滌塵为稅务局局长，徐子鑑为摠务司司長。徐在登州光复后，不几天，他就上南京去了，这次是同胡瑛一併到烟台的。以后胡瑛又派船把登州我所組織的七百多兵士，連水师营，全接到烟台。把水师营改为水上警察，周雪亭为該局局长。王傳炯得到胡瑛为都督的消息，就离开烟台，上北京投袁世凱去了。这些事情發生

在1912年2月8、9日左右。

到了三月初，張廣建受袁世凱任命為山東都督，他電約胡瑛互派代表到青島商量山東統一問題。胡瑛派劉藝舟到青島談判，雙方全主張取消對方，無法達成協議。於是劉藝舟發佈傳單，指摘張廣建為滿清余孽，不應再掌山東政權。因此青島德國領事認劉藝舟為擾亂租界治安，判出罰金三千元，驅逐出境。劉自此去上海，到新舞台演戲；孫大總統和黎副總統，各送他一張戲幕，全綉着“光復登黃偉人”字樣。其他諸人，在烟台都督府被袁世凱派人接收解散以後，才離開烟台。

根據以上我親身經歷的事實，可以指出《光復蓬萊記事》一文，有以下的錯誤：

1. 原文所說：徐鏡心由旅順買槍七百支，又所帶的人，全在行李內藏有武器又持手槍，中途逼着船長改航道，概無其事。

2. 連承基的都督，不是在大連開會推舉的，在大連我和他們天天見面，果有此事，我決無不知之理。並且我送他們到船上的時候，劉藝舟還問我對推選都督的意見，不用說，還是願意我支持他。我的意思是我們力量太小，不應舉都督，因此勸他們舉一個司令就行了。可証在大連並無舉都督之事。

3. 劉藝舟從蓬萊光復，以至登州都督取消，這期間他任總司令，並非外交部長。到烟台以後，也是外交司長，不是外交部長。

4. 光復黃縣的是姜團長，連承基、徐鏡心始終未去黃縣，更無與清軍接仗之事。至云清軍隨陷黃縣，殺戮甚慘，是否為革命軍退回登州以後之事，那我就不知道了。至於連、徐退回登州以後，劉藝舟復不知去向，則更無其事。

5. 連承基在登州的期間，和劉藝舟一樣，並無憤而走烟台之事。

6. 劉基炎在登州與連承基方面，很少聯系，並且他到登州，比劉藝舟光復登州，只晚四天，可見並非被派援助登州革命軍而來。

7. 杜潛到登州是代理都督，並非胡瑛的代表。至於他到烟台，取消王傳燭的假獨立，並逮捕舞鳳艦長王傳燭及警衛軍統領虞克昌，也非事實。王傳燭從當了烟台都督，舞鳳艦長就換了吳椒如，在胡瑛

来到烟台之前，王傳炯就自动离开烟台，投奔北京袁世凱去了。本市商民欢送他，还給他立紀念碑，这个碑，在一九三五年，我到烟台还見到，在玉皇山东南山根下。何有被逮捕之事。虞克昌是王傳炯的軍务处长兼警察局长，是胡瑛到任后辞职的，並非警衛軍統領，也未被逮捕。

8. 文內說：邱丕振、連承基皆帮助款項，又云登州光复之役，邱丕振捐助軍餉最多，这事也不可解。光复之役，人及軍械，全是我借来的。由大連去登州，船錢俱無，是南滿鐵路公司給賒租的船，到了登州，由蓬萊县衙門取来地方公款，才把六百元船价付去。他們不知何时助款，而光复以后，一切用款，全是蓬萊黃县兩商会筹办的。何有他二人捐款之事。

### 《播变紀略》的作者是宦懋庸

本刊今年第三期刊載《播变紀略》一篇，作者署名为“碧山野史”，編者考訂为黎庶昌。經熊荒陵先生来信指正，作者是宦懋庸。熊荒陵先生和宦家为至亲，据宦懋庸之子宦应清所写《先子行狀》說宦懋庸字伯銘，号莘齋，別号碧山野史，遼义人，道光壬寅年(1842年)生，光緒壬辰年(1892年)死。一生未考上秀才，也未做官。因与遼义經学家郑子尹、莫友芝为亲戚，曾为莫友芝之子的幕僚。一生著述很多，已印行者有《播变紀略》等四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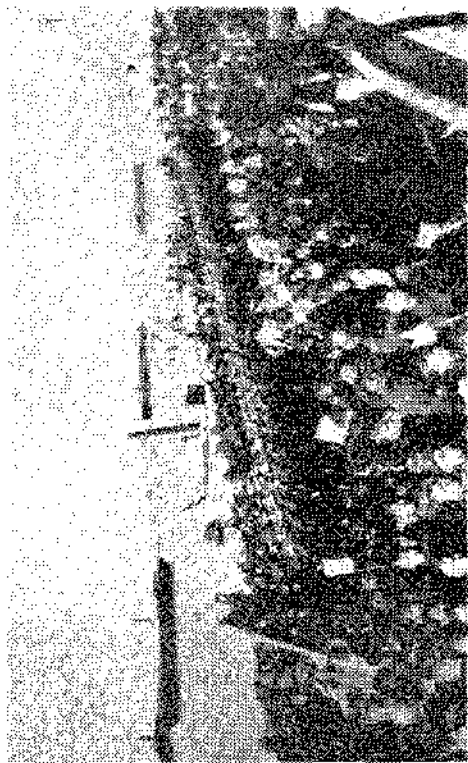
編者

英国在广州设立的贩卖鸦片机关——东印度公司



在自 China, The Sembrery, Architecture, Social Habits, & C. Illustrated; 倫敦 Fisher, Son, & Co. 1861 年刊影印第一版  
此圖為該公司為英國和荷蘭的商館, 坐落於廣州, 自美, 英國, 荷蘭的商館, 右邊為在印商館。

辛亥革命後，軍在燦台登岸



軍自上海高島乘海軍艦上登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材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档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 四、凡保有下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来。惟特別珍貴、数量較大、郵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杂志或單册印行。
-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4

1958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 ZILIAO

1958年 第4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以陽文①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 近代史资料 (双月刊)

1958年 第4期 总21号

---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352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总发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京) 1-5,849

1958年8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元

本刊代号: 2-147